

42



國
立
文
學
館
藏
書

自
傳

天

1165
K835.467-2
3
3

墨索里尼自傳

B. Mussolini: My Autobiography

◆ 佩萱 魏谷 合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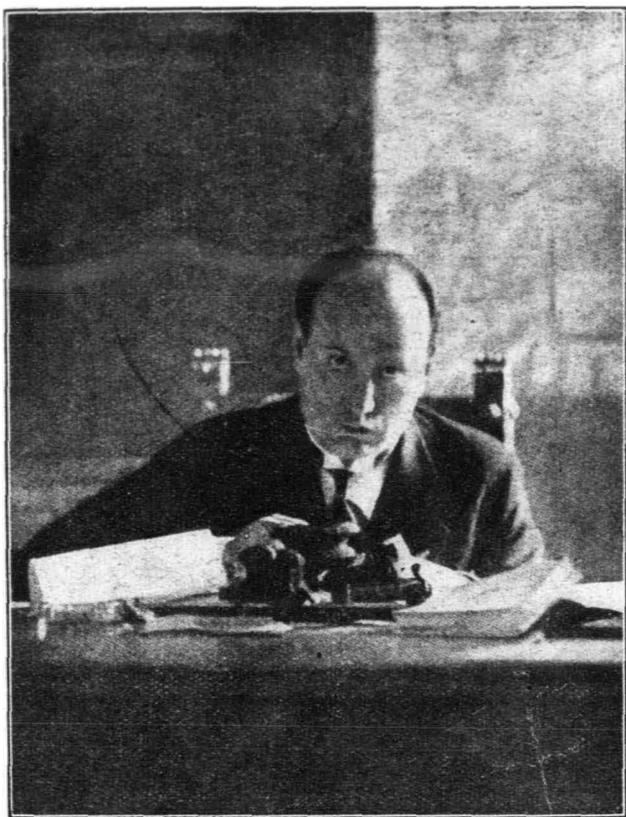


光明書局版

1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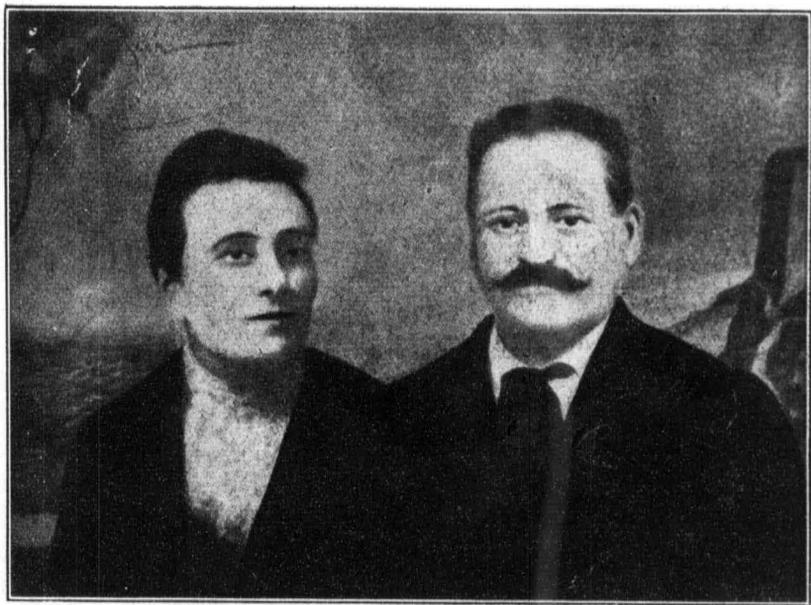
3 2168 6076 1



墨 索 里 尼

(圖示墨氏在外交辦公廳內之態度)

15174



墨索里尼之母(羅沙)

父(亞里桑特諾)

784.58
805

目錄

前言	一
第一章 一塊硫磺質的鄉土	一五
第二章 我的父親	二五
第三章 生命的書	三八
第四章 戰爭對我的影響	四七
第五章 戰後餘燼	八〇
第六章 德謨克拉西之旗幟	一一一

第七章	法西斯	一四六
第八章	奪取政權	一七四
第九章	進軍羅馬	二〇三
第十章	五年乘政	二三七
第十一章	新路	二八六
第十二章	法西斯國家與其將來	三一九
第十三章	前途	三五七
譯者附言		三六一

前言

在這本書中，我是決無意思去琢磨牠的材料，去解釋牠，或增加牠。

因為我是駐意的美國大使，所以我對於這幕劇十分熟習；此中所表現的特出的個性我是十分瞭解，因為他將他自己直接地，簡單地，很有個性地寫出來，而我對於寫這本書的個人私人感情又很好。

對於這自傳我負責任。別人寫的墨氏的傳記也有種種興趣的。

『但是再好不過就是你自己能寫這樣的一本書，』我對他這樣說。

『我自己寫？』他依着桌子很驚奇地拿我的話重複了一遍。



(南)

他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忙的人。可是當我說請他自己寫傳記的時候，他很高興，以爲我不瞭解他。

『是的，頂好你自己寫，』我將我在幾張紙上寫的大綱拿出來給他看。

『好，我願寫，』他用英文說。

這件事很可以表現他的特性。他決事很快而很周全。

於是他起始工作。他口述，別人替他記。我建議這個方法，因爲當他自己寫時，他老是要再三修改。這樣，對他太麻煩了。別人記好後，再將稿子給他修改——在稿子上滿了紅鉛筆的『破折符號』與墨水跡。

當稿子到我手中時，因爲困難問題又發生了，因爲字面的翻譯，將失掉他本人的活力。

『在我校訂時，我將作些什麼呢？』我問他。

『任隨尊便。』他說。『你瞭解意大利，你瞭解法西斯主義，你同任何人一樣的

很清楚地明瞭我。」

但是在校訂時我什麼也未作。這故事很明白的擺在這裏，完全是他自己寫的，並且完全像他自己——這於我們是很幸運的！贊成他或是不贊成他，當一個人讀完這本書時，他會立時就明白了墨氏的爲人，假如他對墨氏有什麼不瞭解，至少他可以稍微明白些。無論喜歡這本書或是不喜歡，這裏面沒有一行不忠實的文字，至少我是找不出來。

當然，一個人寫自傳的時候，有許多事他自己看不到，或者不願說。

他是不願意將他自己的身分表現在歷史的銀幕上。

如果我們將贊成和反對的偏見和學理，主張等等完全丟開，站在無黨派觀念的立場上，就可從下邊的問題，權衡一個人真真的偉大：

「此人對於大多數的人類的影響是如何的深刻持久——就是對於這大多數人類的心靈上，思想上，物質生活上，與宇宙關係上的影響，如何的深刻持久？」

在我們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無疑的預言沒有人能表現像墨氏這樣的永久偉大。

無論你是否佩服他，是否贊成他的哲學，是否承認他的永久的成功，是否承認他是一個超人，總之他是已經對於大多數人類作了一種大的試驗工作，牠表現在應用精神中，在應用的計劃中，在應用的領袖資格中，在應用的理論中，在應用的原則中的綱領比內容所標榜出來的還重要。他不僅是能獲得多數的信仰；他已經根據一種新國家的觀念造出一個新國家。他不但變換人類的生活，他是改變了他們的思想，他們的內心，和他們的精神。他不僅僅管理一座房子，他是建造了一個新的。

他不僅在紙上或口頭上將牠表示出來，他並且立下了基石。

治理一個國家是一件事。一個人能將一個國家治好，便可稱為政治家。重新建造一個國家又是一回事。墨氏已經重建了一個國家。這種事是超乎政治家以上的。

我不是在意大利認識了他，我是在世界舞台上知道他的，並且早已知道他；我認識他，在他投身到政治舞台，在單人獨馬去肅清意國內亂的前後。

但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說知道墨氏的。一個意大利報紙曾經歷賞徵求關於說明墨氏的神祕的文章。相傳墨氏立即寫信到這報館去停止這種競爭，他以為那是毫無意義的，因為甚至他自己都不能參加什麼意見。

雖然他有敏捷的堅定的決斷力，不拔的意志，安排得很好的計劃，這些計劃都是適於任何時候的，但是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墨氏的個性永久是在流動的狀態中，這流動的狀態是適合於世界潮流的。

假如一種事實改變了，墨氏的行動也就隨着改變。一種假設改變了，他的結論也將隨着改變。

這種個性也許是偉大的一種屬性，不過不容易認出來。在普通一般人都是不變的希望將世界整頓好，並希望完成這種工作。一般的政治家都有意將這種希望實現，使有那麼一天他們可說：『好了，這件事作好了。』當這件事作好後，又成了空中樓閣了。他們所造成的橋到現在是無用了，因為這河已經改變牠的水道，人們又

正在要造別的新橋了。墨氏說，世界永不能完善並不是什麼不愉快的事。一個完善的世界將要變成毫無生趣的世界——不可忍耐的無生趣！

一個政治家的幻想是僅及於靜的世界。

一個真真偉大人物的幻想是普及於一個動的宇宙。墨氏是理會出了一個動的宇宙。他時時預備與牠同時並進，固然有時牠將傾覆他已有的建設，推倒他的理論，毀壞昨日的工作，而建造朦朧的未來。

「投機者」這個字是用以譏諷因爲一己的利益而去適應環境的人，據我知道，墨氏在某種意義下可稱爲一個投機者，他相信人類必須要去適合時常變動的環境，不應依照死板的理論，雖然我們已消耗了許多希望與祈求在這理論與綱領中。

他曾經數次領着許多的人向上走，但轉而又退下來了。這位奇特生活奇特思想的奇特人，具有一種心靈上的火——這種精神只是在聖人，勇士，在拿破崙，約達克，托爾斯泰，在宗教的預言家伊鳩梭爾 (Ingemiss) 等人中可以找到的——他曾經

是社會主義者，是世界主義者，是自由黨，是保守派，後來都改變了，他曾經說：「一種主義之所以神怪不可侵犯，不是因為主義的本身；在牠本身之外，如果不能見諸實施，是毫無價值的。一種主義可以在已往是成功，施之於今日或會失敗的。或者在已往是失敗，而在今日是成功。總之，這種機械一樣要能動才算好。」

我用一種好奇的思想觀察了他的物質的及精神的特點。有時他是很鬆懈安閑；但是一種無可名狀的感情永遠激盪着。從他眼中，從他身體快速的動作中，或者從他時時忽然脫口而出的言語中，我們可以看出這種激發的感情的作用，那種情形就如同風打在水面上的景况一樣。

他走路的样子，就像一隻貓巡獵食物的姿勢。他是很喜歡貓的。牠們的獨立性，牠們的決斷力，牠們對於正義的了解，牠們對於神怪自我的欣賞，都使墨氏愛好牠們。他甚至愛獅子，並且常常同獅子在一起遊戲，一直等到保護他的人警告他的危險為止。他最愛的是一隻波斯貓，牠的血統很高貴，牠很驕傲，因為牠不但是

「系出名門」，並且是屬於墨索里尼的。他穿上騎馬鞋，走起路來十分活躍，似乎時時在預備要跳的姿勢，像一隻貓巡獵食物。除此之外，他還有一點像貓，就是他完全的孤寂性。人們可以觀察出來他時常有這樣孤寂的——當他是一個小孩，一個青年的過激派，一個愛人，一個工人，一個思想者時，這孤寂總是不離他。

沒有人能明白墨氏的內心。沒有一個人，或一個婦人，或一個小孩在他的心目中。——除了他的小女兒愛達 (Edda)——所有說到他的關係，他的負擔，他的束縛，他的偏私都是些無稽之談。沒有一種關係，負擔，束縛，偏私是不對付好的。他的經濟情形，有人說他個人利用意大利的工業家以自肥。但這在知道墨氏的人簡直是一個大笑話。他的薪金可以說等於零。他的妻室兒女都不是過的富家的生活。

在政治上，他沒有對不起人的地方。他能覆手翻雲的作一切事。他能盡責和適當處事，能做全意大利任何一個官吏。他並未作政治上的債務。他却修補了一些

過去的弊政；我相信墨氏的輕世嫉人的原故，是由於他對那些因公自肥的人的厭惡。

『我對於一切都要負起完全責任來，』他時常這樣說。他在大庭廣衆之前說這句話時十分堅決；但在私人間談起這句話總是面帶愁容。

他對於每樣事都負責任——訓練，書報檢閱，紀律。因為這些稍不注意，每易流於壓迫和殘暴。墨氏常用『我的！』二字，對於所負責任的事失敗成功皆所不計。這是一種很可佩服的勇氣。假如我願意的話，我能夠舉出許多他對於整個的政府都負責的例子來——有時不是他的過錯，他也負責。

『我的！』他常常說。

自我最初認識他來，他雖然時常有幻滅的悲哀來襲擊他，但他時常保持他的微笑——可以說是一種譏諷的笑——他永遠信賴他的能力去建造一個新的機械——法西斯機械——這個新機械不是根據任何固定的理論，只是墨氏的勇往直前的精神。

使得牠能夠動，能實用，能作事，並能完成一些功績，他希望內容充實。然後才標榜題目，這是與其他的主義不同之點。

墨索里尼的自信心有點近乎神迷了。他也曾經說過。但是他這自信並不用在個人的得失上。如果一個暗殺者的彈子打中了他，他的家庭會馬上陷於貧乏之中。這種情形是可能的。他的信仰是一種命運式的，牠允許他在他生命的末章，他將要完成他新國家的建造，完成一種新的機械——「一個能活動有靈魂的機械」。

我頭次見他是在我的住所，時間是在進軍羅馬之前，我問他對於羅馬將來的計劃如何，他立即回答說：「工作與訓練」。

我記得當時聽見這句話時，我以為牠有點帶宣傳宗教與教訓的意味。但是這句話決非一個僅僅煽惑人心的人所要說的。威爾遜的「公理」「和平」「自由」口號較之莫氏這樣嚴厲的字句要更出風頭，更易流行。就是一個很忠實的宣教師對於他的隨從者貢獻藏身之處還比較容易些；激發一種熱烈的情感去堅持一種主張是很難的。

我們如果將墨氏的偉大分析估計起來，我們應承認墨氏之所以偉大，所以能在他的羣衆中很得人心者，因為他有一個確切的責任標準；這種標準，結果是人們所自願接受的。不但人們自願接受，並且還是用一種非言語所能形容的至誠接受的；當所謂『自由黨』狂翔宇宙像一些禿鷲，並狂喊說世界末日要到了的時候，就是這種熱誠支持了意大利許多年。

去領導人是很難的事。去領導人離開自暴自棄的環境尤其難。去領導人類使新時代的青年有一個新的精神，在他們的骨格中生具一種新的勇氣更是難。去好好管理一個國家用靜的計劃去適應一個靜的世界已是很難的事；要去再造一個新的國家並用動的計劃去治理牠以適應動的世界，其難更可知了。

墨氏——這時他在很奇異的點頭並抬起他的眉毛看着我——已經作到了這件難事了。這在世界史上是很少見的。我又想到『工作與訓練』一句話是一個很好的口號，好像一個空瓶上的好商標。於六年之內墨氏不但將瓶上的商標弄得很好，並充

實了他的內容，他將一種觀念實現了——在他事業的進行中，有一些人拿反對他爲職業，跟着他腳後跟狂叫如同瘋狗一樣，後來甚至到國外去狂吠去了。

在反對他的人很可以說意大利新精神的實現及民衆歡迎心的擴大不過祇存在墨氏自己的腦中，不是目民衆當中發生出來的，但是在許多知道他的人都明白這是不確的。

他時常伸出他粗而短肥的，帶有些鬼氣似的手而笑。很像羅斯福。當一個人同他在一起不久，就不得想不到所謂的領袖人物有兩種——戶外的與戶內的——頭一種從他們的勢力的說起來是比較引人，比較持久，更稱氣，更可愛。

墨索里尼同羅斯福一樣能給人一種很有力量的印象，這種力量是不能湮沒的，牠忽然騰起又忽然落下，就像一種永久沸騰不可遏制的液體。在這種時候，我們可以回憶到他的拉梵蛾命的技術，他的擊劍術，他的遊戲惡作劇的脾氣，他的勇氣的激發，他的和禽獸的接近，他的高唱入雲的歌聲——那些歌都是關於人類與土

地，與四圍的物質環境，與地下的脈路，與海洋的水道等等的奮鬥。在書獃子式的政客的灰色的結論中，在以感情用事的政客的柔情中，我們找不出什麼使人愉快的東西；但在墨索里尼的領袖事業中，則我們可以尋出許多出人意外的事。戰爭變成遊戲，遊戲變成一場噪鬧。要說意大利是呻吟於墨氏訓練之下簡直是無稽之談。意大利是與牠唱着凱歌！牠是勝利了！

墨氏可稱為斯巴達人。在現在的世界我們似乎需要斯巴達人；尤其是以發展人類的勢力與快樂為他的唯一目的之那一種人。

我最後與他告別的時候，我向着門走，他也用平時像貓巡獵食物的姿勢穿過那間屋子。他的愁悶的容顏消失了。那時正是黃昏時候。我們作了半點鐘的靜閒的談話。他緊張的面容也弛緩了。他走到我的面前用他的肩靠在牆上。他表現出十分鬆懈與安靜的態度。

當墨氏初握政權的時候，我記得居崇爵士 (Lord Curzon) 對他很不滿意，並常

常罵墨氏爲「無聊的人」。

時間告訴我們，墨氏既不是一個殘暴的人，更不是一個無聊的人。他不但聰明，並且很仁慈。

世人要經過長久的時間才能知道在陳舊的燭爐中到底拋下了什麼東西。

從永久的根本的對於人類的影響上着眼——無論你是贊成他或反對他——他已經是在現在的環境中，現在的時間中的最大的領袖了。當一個人見了他出來關上門以後，他馬上有一種如同見過羅斯福同樣的感覺，他覺得他甚至可以從他的衣服中竊取一些東西出來。

他對於他自己就是一個不可解說的神祕。

我猜想，假如他有一天明白了自己，他將要發現他自己有點太過了，——太孤寂，太自恃，太幻想，太不可捉摸了，以致別人不明白他——前進罷！

李却華雪邦秋爾特 Richard Washburn Child

第一章 一塊琉璃質的鄉土

差不多凡是關於我的一切的一些書籍，開頭就都很平凡而且很合理的，這或許可以說是我的出身的證明書。那些往往是抄自我的手冊的。

那麼，現在又來一遍了。我生於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出身地名瓦蘭諾地哥斯達 (Varano di Costa)。那是一個很古的小村莊。牠位在一個小山上。牠的房子都是石頭造的，陽光與樹蔭映在石牆上，映在屋頂上，生出變化無窮的顏色，這是我記得很清楚的。這個空氣清鮮，風景佳美的小村，下臨杜維 (Dovia) 村，牠是屬於意大利東北部蒲雷達皮阿 (Pred pino) 省的一縣。

我降生在星期日下午兩點鐘時。這一天正巧是加米諾特 (Caminiate) 教區的老教堂的守護神的宴會日。在這教堂上，有一個破敗的鐘樓，牠很傲岸地，莊嚴地雄視下面整個的福利平原 (Plain of Forlì)，這個平原是從冬雪滿峯的阿彭雷山 (Apennines) 蔓延下來的，一直到瑞瓦爾底諾 (Ravaldino) 山脚，在那山上，夏夜是充滿雲霧的。

從我對於我親愛的蒲雷達皮阿回憶來插寫我的故鄉的環境。這個地方在十三世紀就已經出名了，因為在文藝復興時出生了許多不凡的人。這是一塊疏璜質的鄉土。此地出產強烈美味的葡萄酒，並有含着碘質的泉水。在那平原上同山陵起伏的橫嶺上，有許多毀壞的中世紀的城堡同看台的灰黃牆聳立在慘藍的天空，那些都足以表示過往了的繁華。

我對這個地方十分親愛，因為牠是我的故土。宗族與故土對於任何人的影響都很大的。

至於說到我的宗族——我的淵源——已有許多人爲我研究分析過牠的遺傳的情況。尋求我的血統，這是很不難的，因爲無論何人都可在教區的記錄上找出我生於一個很有信譽的人家。他們是耕種田地的，因爲土地肥沃，所以日子過得很舒服。

再往以前考研，則他就可發現墨索里尼當十三世紀在波郎納 (Bologna) 城是很出名的。在一二七〇年熱阿文尼墨索里尼 (Giovanni Mussolini)，是這個好戰強雄的城的領袖。在這武士興盛時，在波郎納城中，他的政治的同僚是非爾喜雷波綠喜得加波里 (Fulcheri Paolucci de Calboli)，他是出於蒲雷達波河的名門，就是在現在也是有數的世家。

因爲波郎納城的命運同不斷黨派的內爭，又加上不斷的彼此勢力的衝突，最終使墨族被充軍到阿熱瑞士 (Argelato)。從這地方墨族又散佈到鄰省去了。我們可以想到在這個時候，他們的冒險生活是千變萬化的，因爲命運不佳，所以有時他們的生活是很困難的。在十七世紀，墨族無事可供參考了。在十八世紀有一位墨索里尼

在倫敦。凡有天才與努力的意人對於海外冒險從來不猶疑的。這位倫敦墨索里尼是一位樂譜家，我愛梵峨鈴的原故，大概是受了這位墨先生的遺傳。梵峨鈴是我的唯一安慰者，牠從每日的煩瑣事中將我解放一些。

在十九世紀，我的家族關係比較顯明；我的祖父是一個國家衛隊的副官。我的父親是一個五金匠——一個具有很強大，多肉的手的粗笨人。鄰居都稱他阿瑞山杜落 (Alessandro)。他的思想中充滿了社會主義的理論。他的同情心與理論是混合起來的。在黃昏無事時他常與他的朋友討論這些事，他眼睛中充滿了光芒。社會主義的國際運動使他很注意，並與當時意大利社會運動者接近——如安得利亞克斯達 (Andrea Costa)，巴爾地喜 (Balduino)，阿米而克 (Amilcare)，喜蒲立安尼 (Cipriani)，甚至溫和派的熱河文尼巴斯哥里 (Giovanni Pascoli)。這些人的靈魂日夜都在尋找善果。每一種會議對於他們似乎都與世界的運命有關；每一個符咒似乎都是救星；每種理論都是不朽的。

墨族曾經遺留下一些永垂不朽的紀念品。在波郎納城中，有條街叫墨索里尼；在不久以前又有一個塔同一塊空地以此爲名。在某時從官方的記錄上說到一個墨索里尼的徽章。這個徽章式樣精奇。在黃制服上有六個黑色形物——是象徵勇氣，膽力，力量的。

我的朦朧的童年生活，在閃電般的回憶中一幕幕熟習的就可記起來，像芬芳的空氣混着春日雨後的潮濕氣，同走廊上的脚步声一樣。甚至於雷聲也可引起我回憶到一個小孩每日午後在石上游玩的情形，這個小孩現在已失掉了他以往的我。

在這些遼遠的回憶中，我絲毫找不着證據，證明我有許多特長使得父母對於他們的兒子滿意。我並非一個很好的小孩，我既不足以引起父母對於我的驕傲，又不足以引起同學的忌嫉心，因爲我在班上並不出衆。

我是一個好動的人；我現在還是如此。

我時常不明白，爲什麼要去行事之先要延擱一些時候。在現時，我更以爲「爲休息而休息」是毫無意義。

我相信，在我年青的時候，也如同現在，我一天始終是我意志的行動——將意志放在行動中。

回溯我的幼年，我覺得不值一說，也非與一般的小孩有何特出之處。我記得我父親是一個黑髮，好脾氣的人，他很易笑，身體很強壯，但眼睛不很活動。我記得接近我出生的房子有一個小溪，稍遠一點有一條小河；那房子是石的牆，牆隙上有綠的青苔。在這小溪與河中，並沒有很多的水，不過在秋季或大雨時，不期而至的水漲得很高，牠們的急流對於我真是一種快樂的挑戰。我忘不了牠們，因爲是我生平第一次的遊戲之場。我同我的兄弟安拿爾杜(Arnaldo)——他現爲「民報」(Popolo d'Italia)的發行者——時常去築一個水堤，將急流的水弄得起伏貼的。當鳥在築巢的時候，我時常瘋狂般的巡獵幼鳥同鳥卵。在那時代渺渺茫茫的覺得這是天然進程

的音律——對於天然界的神祕及其變遷的一種窺探。我那時是十分酷愛幼年的生命，我急於去保護牠們正像現在保護青年生命一樣。

我最愛的是我母親。他是十分安靜，溫和，強壯。她的名字叫露莎 (Rosa)；我母親不但撫育她的子女，並擔任初等教育。我時常想——在我初瞭解人生時我就想：我母親的工作是如何的忠實忍耐。使我母親不快樂是我唯一的恐懼。於是，我時常將我的惡作劇，頑皮行爲，隱瞞過我的母親，我時常救助於我的祖母或鄰居，因為他們知道我怕驚擾我母親的恐怖心。

起始認字母是我一生對於世事頭次的實驗，我用一種急進的熱忱去學習他。於不知不覺中，我發現我願意進學校——蒲雷達皮阿的學校，有兩里路遠近。那兒的教員是我父親的一個朋友名叫馬瑞尼 (Marini)。我來回都走路，別的同學都討厭我，因為我是別村的小孩，但是這並不足以阻止我上學的心。他們拿石頭扔我，我也當仁不讓的回敬他們。我是時常以寡敵衆的。我也常常敗北，但我很能享樂這充

滿兒童的快樂世界，他們是不打不成相識的。我的勇敢都在我身上的傷痕中表現出來了。我不敢使我母親知道我的傷痕，因為我不希望她知道我那時所處的地位，那在她是很希罕的。在晚餐的時候，我時常怕伸出我的手去拿麵包，否則我手腕上的傷痕將要露在我母親的眼前了。

不久，這種情形就停止了，「戰爭」期間已過，仇視態度也無形消滅，仇敵都變成很好的朋友了。

我十分熱烈地希望去拜訪我的故居。在一個可怕的冰山將要損傷蒲雪達皮阿的居民時我覺得有這樣的感情。我又建造了一個新的蒲雪達皮阿。我對於我的故居十分的熱望。我回憶起我幼時見過的平原，附近有條瑞比 (Rabot) 河，中間有條大道橫穿過去到門杜拉 (V. endola)，並幻想那兒的一個很興盛的市鎮。到現在，那新的蒲雷達皮阿是慢慢在發展；在那石門上雕上法西斯的記號同那些表現我的意志的種種字樣。

當我在初級畢業後，我就被送到一個寄宿學校去了。那個學校在法安柴 (Faen Na)，該地在十五世紀以陶器出名。這個學校由塞爾先尼 (Saleiani) 的僧侶指導。我將起始我的日程，去學習爲人之道。我念書，睡得很好，長得也很快。天一亮我就起來，到黃昏蝙蝠飛時我就睡覺。

這時我頭次突破我的故居小環境。我起始旅行。我一點一點的將束縛在家庭在故鄉的繩索加長。

我拜訪福利 (Forli) 城——一個很出名的地方，我想那地方一定要給我好的印像，但終於叫我失望了。我母親有些親戚住在瑞文那 (Ravenna) 平原，有一個暑假，我同我母親一同去拜訪他們。此地並不甚遠，但在我那時看起來簡直是一個遠足旅行——差不多與馬哥保羅的旅行一樣——翻山越嶺，一直到海邊去——到亞德里亞海去。

我同母親到了瑞文那，我將這古香古色的城的每個地方都很詳細的過訪了。從

此處藝術的寶藏的富足，顯在我眼前的是牠已往歷史上的，名字上的優美與魅力。我在此得了一個很深的印象。我經驗了一個很深刻的很有意義的人生觀，美與文化的掘起。但丁的墓在靜寂的午後給我們以一種靈動；山阿波里納（San Apollinare）的教堂；坎地諾（Candiano）運河，河口的漁船上的點點的帆篷，亞德里亞海的美都深深的感動了我——到達了我的內心。

我離別此城時帶了一種新的不可磨滅的東西。我的腦中充滿了擴大的意識。並且帶回了我親戚送給我的禮物。牠是一隻善於翱翔的野鴉子。我兄弟安拿爾杜同我很耐性的在我家河邊竭力訓練那野鴉子。

第二章 我的父親

我父親對於我的發展感着很深切的興趣。或者他比我想像中還要注意我些。當我身心漸漸的成人，因為我們興趣相投，所以我們二人越發接近了。起初，我被起始用在農場的機器神迷着了。我同父親一起去工作，研究機器，並且實地的驗習，我頭次體會到成爲工作世界的一部分的靜的快樂。機器是一個迷魂者，我瞭解了一個工程師，或者一個火車頭，或者汽船上的加油者可以領略到一個機器也有牠的人格，牠有時十分憤激，有時又表示友誼，但是永遠有不盡的慷慨與賜益，力量與智慧。

我同我父親住在這個五金店內，不但在手工勞働方面我們享受共同生活。就是在政治方面，也免不了要受他的影響而漸漸明白他與鄰人所討論的政治社會問題，那些問題起初對於我是不可捉摸，而終于變成無味的言論。因為年紀太小，我不能領略他們的長篇大論，我也莫明其妙，警局爲什麼要那般的小心防備，並立了那許多的法規。但後來我模糊知道，一切都與那些意志堅決及有作爲的人有關，他們不但支配他們自己的，並且還支配全人類的生活。於是，我那時的思想精神都漸漸趨向於新的政治理想了。

我那時以我很幼稚的眼光觀察我小小的環境，我就覺出生活緊張的不安。人們的心都被嫉忌與不滿現狀的念頭充滿了。甚至中等階級的鄉村紳士與小資產階級的人都有些特權，都給與民衆以一般的擔負。全意都在困苦顛沛之中。我記得當時來與我父親談話的人，都懷着一種憤而不敢言的態度，有些說到當時困苦的事實，有些談到一些具體的新的改良方法。

我十三四歲時，經我父母嚴重商量的結果，我的命運就有了大轉機了。他們並不僅僅希望我作一個勞力者，他們有力量使我更進一步去發展我的天賦能力。我記得我母親時常說：「這孩子將來一定有些作爲的。」

在那時我對於我父母所商量的結論並不感到十分的興趣；因為我並不希望我作一個學者。我並不以爲假如我不進什麼師範學校我就要沈淪下去的，我並不希望作一個教師。但是我的父母的見解也是很對的。我的能力在學校也有相當的發展與增加。

我於是入了福林波波里 (Forlìmpopoli) 的師範學校。我還記得我到達此城的情形。此地人是快樂勤儉，又長於經商，都是些商人。這個師範學校很出名；那時牠正是在瓦爾夫瑞杜，嘉地喜 (Valfredo Carducci) 的管理之下，瓦氏是當時以詩與古典學出名而得榮譽獎章的熱阿雷嘉地喜 (Giosue Carducci) 的兄弟。

我的學程是很長的；要作一個教師，要得一張教師的文憑是要六年功夫的。我

承認我那時是不很用功的。我所以還努力預備作教員的原故是因為我對於教育改良法很有興趣，尤其對於羣衆心理學。

我相信我那時並不是循規蹈距的；我是時常作事不小心。年青人總有一個淘氣的時候。但是我的常是被原諒的。我的教員對我很瞭解並且很寬大。我至終不知道他們是因為我有希望而寬恕我，還是因為我父親那時在道德與政治上的名譽增加了而寬恕我。

最後，畢業文憑到我手裏了，我是一個教員了！許多政治活動家是由教員出身的。但是，當時我所見的只是尋找飯碗的不易，什麼介紹信啦，大人物的說情啦，還有其他的怪現象。

在瑞熱阿，愛米拉 (Reggio Emilia) 省的哥爾替瑞 (Gualtieri) 的地方教員位置競爭之下，我成功了。我還很高興這件事。我教了一年書。在這一學年最終的一天，我口述了一篇論文，題目是『百折不回者成功之母也』，因為這篇文章，一班比

我年長的都很佩服我。

學年告終，學校也關門了，我不願回家去。在家中雖然有我留情的地方，但是我總覺太狹小了。在蒲雷達皮阿一舉一動都覺得好像是很短的繩子拴起來似的。當我自己覺悟了以後，我決定逃開牠。

我囊中十分羞澀，但我有的是勇氣。我願成了一個流亡者，我到瑞士去了。

我的流蕩生活，充滿了艱難困苦顛沛流離，但是我得了一些鍛鍊。這時是我成年後的大轉機。我起始政治活動。我的自信心幫助我不少。我並不是一個無聊政客。我雖十分渺小，但我天賦的自負心支持了我，我對我的內心看得很明白。

「困難」是我的一個大教訓。一個人的境遇總是失意的事比得意的多。但得意的事於我反無益處。經過困難後一個人的意志更是堅決。牠指導我們如何去爲人。

假如在那時我過的是舒適的生活，我一定要以爲很不幸的，我就不能適應於現在這種多事之秋的世界。我也不耐煩想到我前程的阻礙而僅依賴養老金生活的狀

況。安樂的生活，祇是消磨人們的毅力。我的毅力是在我一切的阻礙及靈魂的掙扎中磨練出來的，不是快樂的生活所能作到。

在瑞士的生活，是不斷的艱難。時間雖不長久，但十分尖銳化。我曾經作過普通的工人。我作過泥水匠，我對於建築感覺到異樣的快樂。我將意文翻成法文，又從法文翻成意文。我找着什麼事作什麼事。我對於那時的朋友們感覺興趣，友愛，驚奇。

總而言之，我將我投身在亡命者的政治活動中去想法解決時艱。

在政治中我未曾竊得金錢上的利益。我恨那些吸取民脂民膏的寄生蟲，我恨借政治活動而自肥的人。

我知道飢餓是什麼東西。但我既不借債，又不乞憐於我的朋友和我的同志。我將我的日常生活降至最低限度——甚至過於最低標準——那是我家中寄來的。

因為一種狂熱，我研究社會科學。那時巴瑞杜 (Pareto)在勞山 (Lausanne)大

學講演政治經濟學。我時常希望從每一個人得些什麼。在我勞力之後，勞心也是一些調和變換。我的腦子很接近於勞心的事，並且很喜歡研究。在這裏有一位講師，他是講未來經濟哲學基礎大綱。

在各種講演之中，我從事採集政治的材料。我也有時演說。因為我說話不小心，以致闢罪於瑞士當局。他們曾兩次驅逐我。那時大學的學程也完了。我換了許多地方，一直等到一九二二年我做了意首相後在勞山會議時，我才再見着我舊游之地，但已帶了些暗淡的色彩了。

在瑞士居留是不可能了。我同其他的意人一樣起了家鄉之念。再者，因為強迫徵兵制度的關係我不得回去。我回家了，我同別的出外冒險者一樣，受了熱烈的歡迎，受了家人的詢問，後來我加入了軍隊——在歷史名城維羅納(Venona)的一個比塞里雷(Basseri)的聯隊，在這個聯隊中的帽子上都有綠彩羽，兵士們以善於快步——一種單調匍匐似的大步——出名，並且牠的訓練與精神也是人所共知的。

我喜歡兵士生活。自願的服從的觀念於我的性情很合適。我因為在軍隊中素以好動聞名，所以被目為一個暴躁者，一個過激派，一個革命者。我的上中下三等長官却常用驚奇的口氣不得不爾地誇獎我！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表示我的精神的恬靜與個性的堅決。

維羅納這個地方——即我們軍隊駐防地——自始至終是一個可愛的維尼斯城，她反應出過去的歷史，表現出不可名狀的美麗。就是我的天性中也有些反應她的回憶。我一方對於此地作私人的賞鑒，一方打起精神作軍事訓練。我對於人與人結合成的整個民衆，對於軍事的調度與策略，對於攻守的練習，特別酷愛地重視。

我的能力祇是一個簡單的兵士；但我常常度量我長官的性格，能力，個性，差不多每個意大利的兵士都是如此。由此我知道一個軍事長官必須備有高深的軍事的知識，應當去發展兵士的感覺性，尊重兵士及他們受訓練的意識，並應授受他們的好意，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在各方面我可算是一個很好的兵士。我本可以作一個外委官的。但是我的命運將我自父親的五金店喚出來去作教員，從教員又去過流蕩的生活，從流蕩的生活到兵士的生活，現在命運又決定我不要作經常的兵士。我不得不告假離開。在這時候，我經歷了一個人生最大的憤傷；那就是我母親的死耗傳來。

一天，長官將我叫去。他作出格外的體貼我的樣子，我知道一定有什麼意外之事了。他叫我念一個電報。那是從我父親那兒來的。電文上說母親病勢垂危！叫我趕快回去。我急急的趕頭一次車走了。

我回家已來不及了；我母親已與死神在掙扎了。但自她的不住的點頭中，我看出她知道我回來了。我看出她竭力想笑。她的頭慢慢的垂下，她就死了！

所有我強壯的精神，所有知識的哲學的富源——甚至我深切的宗教信仰——都不能安慰我這鉅大的悲哀。有許多天我竟像心魂不在的樣子。在我心深處我最親愛，最誠懇，最能瞭解我的人離開我了！

一切安慰的言語，朋友吊慰的來信，我家庭的安慰，都不能補償我空虛的心靈，我一切都不能接收了。

我母親因為我的原故受了許多的折磨。她因為我的流蕩的多事的生活而擔心。他預料我的前程。她經歷了過分的勞苦與盼望，却還不到四十八歲就死了。以安靜的態度，她作出超人的事。

她也許到現在還可以活着。她也許還可以在她母性的力量上享受我政治的成功。而今她是死了。但是，我常理想她是活着，並且以她無邊的愛幫助我的事業，這種感覺倒是我的一種安慰。

我獨自回到我的軍隊去。我完成了我最後一個月的工作。我渺茫的未來與生活又开始了。

我雖然一直知道我於教書一道不很相宜，但我又到阿皮里亞 (Opegin) 去作教員去了。這次我在中學教書。過後，我同「民報」的總主筆塞沙，巴弟斯弟 (Cesare

Battisti) 一同走了。後來，他是我們舉國敬奉的偉大英雄之一——他捨掉他的生命在奧敵之手，他又將得安士 (Trento) 自奧人手中奪來。他的尊嚴與高尚的靈魂時常縈在我的記憶中。他的社會主義的愛國熱忱常常給我一種鼓勵。

當時在意奧交界的地方有一個小城叫阿拉 (Ala)，是兩國的邊界，我作了一篇文章堅持阿拉不是意國的邊界。我於是被維也納政府驅逐出境。我是慣於放逐的，所以又成了一個流亡者。我重回福利。

我心中渴望作新聞事業。我找着一個機會作本地一個社會主義報紙的編輯。我相信那時意大利政治生命的癥結非武力是不能解決的。

我變成這種黨爭的好戰的觀念的吶喊者了。這個時候正是刺激我們的靈魂，激發我們的腦力去思想，去行動的時候。不久，我正式宣言我是代表急進的革命社會主義黨說話。我廿九歲那年——即一九一二年，大戰的前二年——我被舉為瑞熱阿愛米拉 (Reggio Emilia) 的「前進報」的指導者。此報是當日唯一社會主義日

報，在米蘭發行的。

在我未就事之先，我父親死了。他僅僅五十七歲。他四十年來的生命差不多都從事於政治活動。他具有一個尖銳的頭腦，聰明的精神，寬大的胸懷。他對於第一國際的煽動者及哲學家都有相當的敬仰。他曾經因思想問題而被捕。

羅門納 (Ramagna) 這個地方——莫族的發祥地——很知道我父親的功績，這個地方是以反抗外來勢力爭自由而出名的。我父親不斷地與一切困難掙扎，他曾將他的小小家私傾蕩了以助友人作政治上的活動。

他在與他接近的朋友中都有一種威信。當時很出名的政治家都敬愛他。他死時身邊毫無積蓄。我相信，他最大的希望一定是願活着他愛子們被輿論所推許。

最終，他明白了舊的傳統的勢力——如資本——是不易以政治革命推翻的。所以在他的晚年他轉向改良人類的靈魂那方面去了。他希望每人都有一個誠實的心，有一個靈敏的友愛。在他死後，世人會有許多關於他的演說與文章；有三千多人會

着他送葬。父親死後，我們的家庭關係也無形解體了。

第二章 生命的書

當我在米蘭編輯前進報的時候，我就投身政治工作了。我的兄弟安拿杜爾繼續研究專門學術，我的妹妹愛地維(Edvige)結了婚後與她的丈夫在一塊到羅門納一個小地方叫卜雷米居瑞(Premilouone)去住。我們的家就四分五裂了。但是我們的心是彼此相通的。我們一直到一九一四年八月歐戰的時候，因為政治和戰爭問題的討論才又再見了。那時世界大戰的風雲與迷霧已經臨到眼前。

一直到那時，我是十分努力使前進報流行並且使閱者有一種影響與威信。數月之勢，此報已銷行到十萬份。

我在黨中已佔很重要的位置了。但是我敢說我並未利用領袖的地位以煽惑人心。我並未諂媚羣衆，或支配任何人；我只常談到犧牲，血汗——勝利的代價。

我同我的小家庭過的很平常的生活。我的妻子瑞琪（Rachel）是一個很聰明很優美的婦人，她耐心地熱誠地跟着我經過許多生命的波折。女兒愛達是我們家中快樂的種子。我不需要什麼。我的一生只是一個可怕的掙扎，我的家是我唯一的甜蜜寧靜的安慰者，好像沙漠中的一塊綠洲。

在歐戰之前，到處都發生了政治糾紛。意大利的政治也變化了。意人的生活很困難。因為奪取土瑞波里坦尼亞（Tripolitania）損失的生命與錢財，真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因為人民缺少政治思想，所以每個禮拜差不多都有暴動。在基阿立地（Giuliste）作總理的時候就有三十三次暴動。每次都有死亡，並且人們更因此懷怨不安。工人的暴動，波河流域農民的暴動，南方的暴動，甚至異教徒的運動。除了日常生活墮落以外，還加上政黨爭權的混戰。

當時我想，我現在也還這樣的想，非得有一個血的犧牲的公共對象才能將意大利恢復原狀，以獲得權利和義務的平等。革命的嘗試——紅的一週期——只是一種混亂，決不是革命。缺乏領袖！缺乏工具！中等階級與資產階級又表示一種無精打彩的精神。

在六月中，我們細察我們自己國內的情形。

忽然塞拉熱勿 (Сарајево) 的暗殺消息傳來了。

七月，戰事發生。

在這時，我工作的程序稍有了變動，我應付的能力也加強了。當我們回顧時，我們應該評量一件事對於一種現行勢力的結果。

在普通一般人的信念中，無論好壞的朋友都於一個人格的發展有關。在我以為這種情形在意志薄弱的人中是實在的，因為他們的轉機是操在別人的手中的。在我的一生，我的學友，我的仇敵，我的政侶，都不能絲毫影響我。我對於他們的話，

他們的建議，他們的勸告都洗耳恭聽，但是當我決斷的時候，我永久是聽我內心發出來的命令。

我不信書本可以對於人有多大的影響。我更不相信關於人生與人性的書的勸誘能給多大的益處。

我的一生，只用了一本大書。

我的一生，只有一個教師。

這本書即「生命」——去生活。

這個教員即日常的經驗。

經驗是比任何理論，任何哲學都更有辯才，更爲力量。

我對於任何人的意見——無論他是自一般普通的方法推測事實，或者那是一些例外的事實——我都不盲從。我用分析的精神，去研究我國古今的歷史。我希望將我國的歷史上高深的民生同民性的元始，揭示世界，並將我們的能力與其他民族的

能力比較，而使其平衡。

我最終的目的是在公共的利益。當我說到生命時，我並不是指我自己的或我家庭的生命，更不是指我朋友的生命。我是無時不想到，說到，計劃到整個意大利人民的生命作爲個大前提。

我不希望朋友誤解我，我十分尊重友誼，但是我友誼的成分是情感甚於我在政治上對於他們的需要或理智。我記憶我學校時的同學。我對於他們的事業都十分注意。我將我戰時的朋友，我的教員，我的長上及我的助手都記在心中。我並不將我的朋友分等級，得勢的官吏與正式的工人在我看來是一樣的朋友。

我的軍隊中的朋友，我與他們曾經過了戰壕生活——又困苦又有趣的生活——他們給了我一些很深的印象。很深的友誼不在學校也不在政治會議中能找出來的。在大危急的前線，在經過了一翻憂患困苦的共同生活中，才能找到健全的友誼，才能決定友誼是否能支持長久。

意大利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所表顯出來的成績很少。每個人差不多彼此知道。我並不將我以前作社會運動的那些朋友忘掉。假設他們能改正他們的過失，假設他們知道我的政治的演進是根據實際生活的擴大而來的，是脫離社會理論的不靈活的構造，那我們的友誼還是可以保持着的。

我的法西斯的朋友更深深印在我思想中。年青的更佔着可愛的地位。整個法西斯的組織都是青年人撐持的。牠有青年的精神，牠也需要青年。這些青年就像一個新的果樹園，將來的出產是不可限量的。

我的對於政治所負的責任雖然一天比一天大，但我永不會忘記與我共患難的朋友——那些寬大聰明的建國者，那些公平忠實的共同工作者，那些法西斯意大利的虔誠的兵士。我寸步都在追隨着他們的命運。

有些人很奇怪的摸不着我在學問上研究的是什麼。我不死釘着任何學派去研究，我已經說過，我不相信書是我們人生的絕對的確切的糧食。

我對於新舊的意大利作家，思想家，政治家，美術家的著作我都研究。對於文藝復興時代的各方面我都感覺興趣。十九世紀在美術上在精神上的對照，古典派與浪漫派同牠們的對比，也曾引起我的注意。我也曾徹底研究過近代歷史道德上與政治上的精髓——所謂意國中興時代（十九世紀）（Risorgimento）。

我曾經很詳細分析過我們自一八七零年到現在的文化生活的發展。

這些研究工作佔了我很多的重要的時候。

在外國作者中，我很喜歡德國的思想家。我也佩服法國作家。使我最感到有興趣的一本書就是哥斯打夫來朋（Gustave Lebon）作的「羣衆心理」（Psychology of the Crowd）。盎格羅薩克遜族的文化生活也很使我特別注意，因為他們的文化生活是很有系統，而他們學者風味也十分濃厚。

所有我研究的書不過是我一個借鏡，牠們不能給我一個很強的印象使我內心分裂。我僅僅借此比較各國根本不同之要點。

我無疑的是一個意大利人，我絕對相信拉丁族的功用。

我詳細研究了德意志，盎格羅薩克遜，斯拉夫及其他各民族的历史後，我才得出以上的結論；我對於其他各洲的历史也並不疎忽。

美洲人民因為他們確切的同活潑的創造的生活形式，使我感覺到。我是一個政府負責人，又是一個黨人。我無限的佩服那種從建設的工作中產出生活的法規來的人，同那些以自己的天才與能力而不用奸計去得着政治勝利的人。我尊敬那些想方使專門技術長進而征服物質使人民生活根基更確定的人。

我不尊敬——甚至恨那些專靠別人生產而生活的人。

美國是建設的國家，她是健全而具直綫式的理想的。當我同一個美國人談話時，我覺得我用不着外交的手段去克服或說服他。美人的精神都是水晶般的。要去克服他們的精神不能用好巧的言語，只能用彼此中間的互相了解。各種的富源都自舊大陸到了北美了，因此世界一般人的眼光都集中在美國，那兒有許多富豪，聰明

的經濟學家，新科學與新文化的學者。我景仰美國人良好的訓練同組織的精神。自然，各國都有牠的盛極的時候。美國現在就是他的黃金時代。我們必須研究這些趨向同結果，這不單是在美國有關，即於世界也有相互的關係。

美洲——我們意大利有許多僑民在此地——一直到現在還稱為新青年。

美國的命運與牠進步的理想保存，都依賴一幫青年，就如同法西斯的意國的進步要依賴一般青年一樣的情形。須常常記着青年是如何重要是不容易的。去保持青年的精神也是不容易的。

在嘉索 (Carzo) 的火線的經驗，於我十分幸運——那是一個可怕的協約國戰線一個要緊的地帶，在那兒會經過一番人生的艱苦的掙扎，我因此也能不至落伍於一般青年之後。

第四章 大戰對我的影響

我現在來寫歐戰與我參加此次戰爭所得的經驗。我寫的也是一般普通的錯誤觀念所謂的戰爭。我寫的是我以為的戰爭。現在，我從兩個觀點來描寫牠——一點自世界的政治出發，一點自我所經歷的所受過苦來的實地戰場。

我不說我國如何加入此次的戰爭，如何的感覺，如何的接受，而只說我在此次戰爭中的發展及其感覺是不可能的。我的心理就是意人的心理。我生活在他們當中，我不能不說。

要說這次的戰爭是忽然發生並且是一種新的經驗，簡直是笑話。

此次的歐戰，爆發於一九一四年當歐洲在一個經濟的道德的和平之中。此次的戰爭在一般樂觀的社會主義者及迷信德謨克拉西的人看來是一種回返到野蠻時代的現象——他們到目前還希望是如此相信——但這是不對的。我們不要忘了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大戰。一九一一年的里比安(Libyan)戰爭。一九二二同一九一三年引起全歐注意兩國前途的兩次巴爾幹戰爭。這些戰爭在這世界舞台上都有牠們的特徵，就如同土耳其的呂爾保加斯(Lula Burgis)的事件與阿德里安諾波耳(Adrianople)的圍攻。

實在的情形，就是那時一種戰爭的緊張的空氣佈滿了全歐，每一個人都呼吸在這空氣中。那種情形是很難於解說的，總之，我們是在一種人類歷史的新的悲劇的開展中。這一頁非常的歷史是開始了——大戰即在我們的眼前了。所有的人類都滾入這偉大的進展中。成千成萬的人迫着到火線上去了，他們在悲慘的衝突的舞台上，用他們的血去得一寸一寸的土地。死，傷，勝，敗，複雜的情感，仇恨的心

息，友誼，幻滅，所有的這些紛亂的感情的狀態，使這次的戰爭在這部自傳中是太難於捉摸，難於下筆描寫了。

僅僅德國已經出版六十種官方對於此次戰爭的書了，其他各國所出版的未出版的更不可計，僅只是想想這種情形，我們對於此次戰爭的思想，簡直要如入五里霧中了。在戰敗國家中，此次的紛亂消滅了疑惑主義，產生了現實哲學。

我現在從我所得的印象與記憶來述說牠。我用方法將我當時的思想與行動雙方並述，用記憶力將那時使所有人類都感受到痛苦的複雜事件寫出來。我也交混在這件複雜的事件中。

塞拉熱勿的悲劇——與太子非迪南大公爵同他的妻子被刺事——使全歐的輿論沸騰。我當時是一個國際社會主義報的編輯。刺殺與太子的計劃弄得十分精密，故奧匈當局防備雖甚嚴，而暗殺計劃還是成功了。那時歐洲是同情於塞比亞的反抗漢堡 (Hapsburg) 皇室的。在奧國併吞了波斯納亞，黑敦各維納 (Bosn. a. Herzegovina)

後，此地人民就沒有一時安靜過。塞比亞人一直作秘密結社的活動，使奧匈帝國感受不安和打擾。但這種騷擾只不過像小小的蒼蠅擾一匹千里馬一樣。

塞拉熱勿的悲劇是塞人的孤注一擲。每一個人都料得到奧國不能就此甘休的。強烈的估計！所有的公使，所有的歐洲政黨都覺出此事的嚴重與牠可怕的结果。他們熱烈的急求解救的方法。我們再往下看吧！

在意大利，塞拉熱勿暗殺事件只引起了好奇心，並且再希望得些消息。當奧太子與妃子的尸身運到得瑞斯特灣(Gulf of Triest)的時候，整夜的火炬照着，但給意大利的印象——甚至在奧國管轄下的意人——不過像一個悲劇的可觀的尾聲而已。

非迪南太子可以說是意國的仇敵。他對於意人十分渺視。他見不到在奧人治下的意人心中的熱血沸騰。他不估量民族意識。他在夢想一個混合三大民族的大帝國。但是，民族是不易歸化的。非迪南不願一切的將他對意的仇恨表示出來。他對於意大利事件感覺興趣，只是要想法來解決教皇的政權問題的。據說，在他國內的

朝席上，同他宗教的顧問商量，想在羅馬建立一個教皇的城，又在海岸找一個出口地。

非太子雖然與我一樣的是一個舊教徒，但是他僅接收基督教的以前專制皇帝的殘酷，放縱，專橫的方面，說不上靈魂方面。在這位小而暴的太子心中，他以為他是上帝特派來管轄許多民族的。他恐嚇他附近的弱小國家。他的死信只是給我們一種驚奇；毫無憂愁。但是我們對於太子妃的死倒很惋惜。我們意人並不是缺乏同情心的。

德皇的一個通電，更使我的印象的程度加深。德國那時已決定幫助奧國，無論奧國對於塞比亞取什麼行動。我們那時都以爲維也納政府將對比爾哥瑞得 (Belgaria) 提出正式的抗議，但誰也未想到奧政府要出那樣一個哀的美敦書以損害比爾哥瑞得的尊嚴與自由。我拿前進報編輯的態度去觀察所有的事實。

那個哀的美敦書的樣式與措辭，全世爲之驚恐，知道戰爭一定要發生了。我們

疑惑於國際主義的是否有成功希望，或是永遠不能實現。我考慮着，最終得了一個結論。

各國的駐外大使都開始活動；各政黨也加緊他們的外交活動的工作。都預備武力以作國際與社會主義者理論抗爭的後盾。

在注重事實的意大利太沈寂了。各種的幻想都如曇花一現。甚至德法社會主義的會議與熱瑞(Jaurès)在巴黎被刺的事都似乎不關緊要。而我以為這些事都是各國利害衝突的關鍵。

我記得在大戰數月之前，我聽說在法國的國會常中有一個帶悲觀色彩的論調，都說法國武力——經濟的戰爭與政治的戰爭——既不足守更不能攻。克來猛梭(Clemenceau)也在此會中口沫橫飛的討論。他說，自他一八七一年作政治家以來，他未見着比這次不致緊張的，在此會中人人都理會到法國的武力不足以經大難的。我們不要忘了，這是一個教訓。

戰爭成熟了，教皇與其他非協約國慈心的國家遲緩的無力的干涉都歸無效。他們不能阻止事實的進行。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中，戰爭開始了。正是盛夏之季。全歐人都浸沒在恐怖的蔭影之中，但是對於戰爭也有點像對蛇一樣的迷惑。

在數年之前，意大利已將三角聯盟的條約重訂了。這是一個沒有彼此尊敬，彼此相信的結合，這並不是因為政治上的需要，只是一種使彼此勢力平衡的策略。這安全的與武力的聯盟很少不同之處。

因為與德奧的三角聯盟，意大利的行動稍能獨立自由。山熱里安諾 (San Giuliano)。那時是外交部長，他對於奧塞的戰事保守中立。事實是如此的：三角聯盟中的任何一國或兩國被聯盟外的國家攻擊時，其他聯盟國才採取行動。但條約是秘密的，局外人不得而知。這正是一個機會使我們脫離聯盟的羈絆。

意大利很大膽地表示牠的獨立與力量就是在他承認以上的一點。同時俄國的幫助塞比亞的行動發生後，法國也與德奧匈宣戰。

我這時的注意力專注在英國。牠對於牠的行動十分考慮；最終因為要保持牠的優越，又加之牠的尊嚴與人道主義，牠調動牠的武器，加緊軍隊的組織，預備自德意志手中攫取歐陸的霸權。

在此大戰中，意大利的輿論因德國侵犯了法國的東部而轉變了方向。對於德國此種侵犯，有很詳細的記述，尤其對於牠不顧一切正道與人道而侵入了中立的比利時攻擊得很利害。法國的軍隊也被迫退了。全世界的未來都在此一舉了。我在編輯報紙的時候，很注意於此。在我們意大利人的感情中，都以我們與法國有共同的文化，以前的不睦都應忘掉。假如意大利當時置戰爭壓迫與不幸下的國家於不顧，我是容忍不了的。

德國開始在意作輿論的宣傳以激起人民的意識。這很使我生氣。他們一個很好的外交家文布羅王子 (Prince Von Buitow) 到意國來指導這項宣傳，他對於意大利和羅馬很熟習。他的目的是來使意大利保守中立。

但意大利現在準備參戰了。我是贊成的。這時意大利的其他政黨都無足道，只有社會主義黨與意國人民的關係還較重，但他們也決定不了他們的態度。他們猶豫不決。大部份的黨人堅持不顧一切的永遠保守中立。甚至有同情於德意志的。我則不然。這時有很少數的智識份子和意志堅強的人問他們自己，假如意大利幫助普魯士，對於整個世界與意大利的將來是否有益。我在前進報上也提出這個問題——這報紙是各階級都看的——這件事是我在新聞界最得力的一件工作。

這樣，一部份的輿論已經轉了方向而同情於英法。我們不能而且也不應忘記，除了實際的原因外還有感情作用，因為自一八八六年與奧國戰後，意奧兩國對於我國東邊的問題常是在衝突中。

在晚上，我走回家時，我腦子裏充滿了深沉的決定和堅持的果斷的緊要的問題。我沒有一時忘記了我的國家。我看出國際主義的破壞。因為牠範圍太大。我曾經作了一篇社論，說到社會主義國家成立後，世界將不因種族問題，及歷史上的衝

突而再起戰爭了的見解是絕對的愚事。

意大利的東境到玉德瑞阿 (Judica)，但奧國非法的管理得安地諾 (Trentino)，拿牠當蘭保地 (Romandy) 與維尼斯諸省的居間者。我們與奧甸的交涉一直未得結果，因為但丁對於我國境的預言都深印在我國人的腦中。他們希望沿着不瑞拿 (Frenner) 同熱玉里安 (Grilian) 的路線及阿爾卑斯山而擴張，並包含阜姆 (Fiume) 同達馬下 (Dalmatia)。

當着這新局面之下，每一個對於政治有興趣的人都在檢察他們自己的意識。每一提及此問題，就很明顯的表出那時國家的意識如何。我自己的思想也在轉換。

『立刻或者永不』，這是塞沙，巴第斯弟的戰爭的呼聲，他的高貴的精神與最後犧牲——被奧國所殺——在我們意人心中留下一個永不消滅的印象。又加以菲里伯，哥瑞杜尼 (Filippo Corridoni) 以革命的精神來預言將來。因為他們的刺激，我將社會黨的一部組織起來擁護戰爭。其他各派的背叛者也同情我，與我一同去為我

民族的不朽的活力作最後的奮鬥。

社會黨的最高會議 (Socialist Generalium) 見着我的行動，立刻不要我再編前進報。我再不能用報紙來鼓勵意大利加入戰爭了。我在會中反對社會黨，於是被驅逐出黨，而我也就另行召集會議。

我組織法西斯蒂黨——一羣勇敢的青年，他們相信意大利能強迫加入大戰。不要疑惑，他們的行動搖震了意大利的一九一四年獨立以前的政治骨幹。我是他們的領袖。

那時德謨克拉西和平黨領袖阿王尼，基阿立地 (Giovanni Giolitti) 在國會中很有勢力，並且是一個奸巧的政治計劃的組織家，他竭力的想法使意大利在領土上得利益而不受戰爭的損失。他說，甚至不打仗，我們都可得着許多的利益。這「許多」引起不少意人的譏笑，這一批人是確實的實行並竭力反對交易式的政治的。

意大利人不希望這種和平運動，也不願意僅僅在國界上佔點小便宜。他們不相

信那是得計的。這不過是政治家的的弱點——妥協。有許多人他們見着自此次歐戰中不僅能得着實際的利益，並能使我們民族優越。時代是循環起伏的，這又是一個時代高潮來到，假如用我們的武力，這是很可提高我們的地位而與其他的列強齊肩。

這是我們的時機。我決不蹉跎牠。這是我思想的集中點。

大戰發生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廿八日。在六十天之內，我與社會黨的關係正式表示決裂。我已不是前進報的編輯了。

我脫離黨後，比較暢快，新鮮，自由了！我擺脫了任何政黨的黨義的拘束，便好預備作我的政治戰爭。但是我明白我如沒有報紙在手裏，我的力量是不夠的，因為報紙是近代各種事的一種很好的武器，牠能攻能守。

我需要一個日報。我渴望一個。我聚集了一些與我會共患難的政治上的朋友開了一個關於戰爭的會議。關於錢的問題，我真是束手無策。當我們籌劃錢去實行

種計劃或去開一個報館，我只是管抽象那方面的事——如同牠的政治上的價值，精神上的質分等。我對於錢是十分憎惡；雖然牠可作出很好很高貴的事。

我的一些熱心的朋友，立刻就找到一個亭子間，那是在波羅達坎諾比阿(Paolo da Cannobio)的一條狹小的街上——近米蘭的波日得爾杜莫(Piazza del Duomo)。在牠的附近有一個印刷所。他的東家答應我以賤價替我出版。我立即就在我的報上發表種種真情——這是意人的幸運！

我們不需要其他的武器。我們只需要一個報紙，使米蘭像一個礮台，我要發表一種社論，使其他的報紙都轉載或者引用牠。

閱者的數目增加得出乎意料之外的快。這是我所希望的。我們的辦事處也漸漸用桌子椅子裝飾起來了。我對於知識的「陋居」與新聞界的「戰壕」永遠是很有情感的，我要自此起始我的戰鬥。我們與那個印刷所訂了一個合同——這個合同如若缺少用費的話，每個星期都有破壞的趨向。但是我們是依理想而生活的。

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意大利民報』的頭一期出現。一直到現在，我還稱此報爲我的撫愛的小孩。雖然是一個很小的報，我所以能在政治上佔上風的原故，完全因爲牠。現在也還是我在指導牠。

這報紙發刊於一九一四年，一直到一九二二年牠都是我的政治的講演台。我要描寫許多關於牠的故事。牠是我成功的工具。這報紙在這本書中將要再三再四的見着。當我是一個政治家，一個新聞學家，一個主戰派，一個兵士，一個意大利人，一個法西斯黨，都與這報紙有關。

我在意大利民報的頭篇論文是使一般輿論都促動意大利參戰幫助英法。

幫助編輯此報的都是法西斯黨員。他們都是贊成參戰的革命青年。他們內中有大學學生，工團主義者——他們對於馬克司的信仰都失掉了。內中也有職業人，工人，他們都能明白意大利實在的需要。

當時，意大利雖尚守中立，我們頭次的義勇軍組織起來了，並開到法國去打

仗。在阿爾剛 (Argonne) 地方，瑞西阿特加里波的 (Risicotti Garibaldi) 的兩個兒子不瑞諾 (Bruno) 和克斯坦特 (Costante) —— 卽大英雄加里波的姪子，加氏是將西利和拿波爾斯歸併與意大利的偉人。這兩位青年英雄的殲儀是在羅馬舉行的，當時的呼聲響遍全意。那時的紅衫黨——以前曾名爲意大利的救星——在法國也表示拉丁族不可磨滅的精神。

以往法意關於地中海的爭論都忘了。與法國在里比亞戰爭的仇恨也丟開了。離也不記得一九二一年正月法國開戰艦馬諾巴 (Manoubu) 與嘉達日 (Carthage) 號幫助土耳其與意國開戰的事。所有的事都忘了。我們只知法國處於危難之中，敵軍蹂躪了比利時又攻擊法國了。我在報上竭力宣傳法國是處於危險之地境。

佳不瑞爾，丹農雪烏 (Gabriele d'Annunzio) 在五月五日，在近熱那亞 (Genoa) 的嘉都得米爾 (Quarto d.i.Mille) 地方講演。此地是加里波的事業起始的地方，他領導成千的北方英雄與愛國志士直奔西利，將西利自布朋氏的手中解放出來的

地方。丹農雪烏用他超越的演說天才勸意大利加入戰爭。

當時全國沸騰。基阿立地的反對參戰，馬上就表決了。意皇因為拘於議會的方
式同朝臣的顧爾，他嚴格的照着憲法解釋，對德皇的代表說，意國既是一個舊聯盟
國，德國此次的事一點不使意國知道，這是對於意大利太不忠實。

意皇——維多，安門呂爾第三 (Victor Emmanuel III) 鑑於米蘭，羅馬，巴多
(Padua) 熱那亞同拿波爾斯各處主戰者的騷動，他只得捨去基阿立地，再召回已經
退職的沙郎得雷 (Salandra) 組閣。這次的勝利我也不無微功在內。我雖是一個未
露頭角的人，但我已有不可阻撓的自由與權力。

新閣促成參戰。基阿立地的主張皆置之不理了；問題就在我們如何去參戰，在
什麼時候去參戰。在此緊張的時候，我們呼吸都感困難，我們預備這大日子的到
臨。時間是一九一五年五月廿四日。任何人也說不出我在此勝利的時候的感觸是如
何的！

在此一章中，我不能將意大利在前線的情形完全寫出來。這是不可能的。戰爭影響我很大。我以一個普通兵士加入這次驚天動地的戰爭。我將一個兵士的與間接的一個政治家的感觸寫出來。

當我再穿上比塞里雷隊的灰綠色制服後，我就決定作一個很好的兵士。這個部隊是意國很好的，當我在徵兵時間我已在內服務過了。我希望作一個忠實的，服從的兵士，將我全付精神表現出來以完成我的責任。

我相信我是成功了。因為我在政治上的地位，使我得了一些特權，但我將牠拋棄了。

我希望造出一個與理想一樣完全的，嚴格的一致的印象。這不是對我自身利益的計劃；這是我的天性，我相信這是我一生的信仰——就是，當一個人成了一個理想的或一個新思潮的主動者的時候，他應該一致的很緊張的過他的日常生活，並且不顧一切的犧牲去為這主義奮鬥到底！

時間忽過了許多事；健忘的精神更是誤了不少的事。經過四十一個月的苦戰的勝利，喚醒了無數的深刻的憎怨。

當意大利宣戰的時候，我立即到軍事當局去要求作一名義勇隊。他們的回答說這是不可能的。這真是一個悲劇。他們根據軍事副律說我沒有資格作義勇兵，義勇兵必須經過醫生的檢查說他能不作正式兵，或因爲別的緣故免了徵兵役的人。我不宜作一個義勇兵了。我必得等待我正式服務的時間來到或長官的召喚。我對於此事感覺鬱鬱不樂。

很僥倖，很快就輪到我作兵的時候了。在九月一日——在意宣戰後的三月——我穿上比塞里雷的簡單的制服。我開到蘭保地的不瑞細亞 (Pescia) 去訓練——此地離飛機隊的襲攻路線不遠。

立即開到阿爾卑斯高處去打仗，我真是高興。數月之中在山上的戰壕內經過了我一生最困苦的時間。我們一直沒有東西來和緩我們戰壕或軍營中的痛苦。我們免

強支持。我們什麼東西都缺乏，但我們還是支持。在頭幾個月中，我們只是忍受寒冷，溼泥，風雨，饑餓。但這些都不足以阻撓我對於這需要的不可避免的戰事的熱誠。牠不能動我一絲一忽的念頭。

我被舉為總部的書記。我坦白的拒絕了。我出去作冒險的事為樂。這是我的志願與希望。我從此可以得些經驗。在數月之內，我因為戰績升任伍長，在長官的任命書中有這樣一句話：『墨索里尼，身先士卒。』

我以往的政治的成績無形之中還存在的；這儘夠使我不至被送到維內日 (Vercinzo) 去受軍事訓練了。在我離開一星期之後，我又回到戰線上來了，我在此又住了數月之久。同樣的狂熱的，冒險的，不顧死活的生活又開始了——最終因為勝熱病我被送到細維達爾 (Civitate) 的後方醫院去了。當我稍好一點，我被送到費雷雷 (Ferrara) 去過很短的無味的休養生活。後來又到阿爾卑斯山的高峯上去了，在午夜從那絕頂上，仰望繁星，覺得蒼穹即在眼前。

我隊奉令進至嘉索——一四四段，取攻勢。我是手榴彈隊之一員。我們離敵人只有數十碼，我們都感覺到將永遠生死在軍火之下了。

不久，我就習於戰壕的恐怖生活了。我熟讀我的報紙。我早將此報交與朋友續辦着。我急促地離開牠——像一個人忽然離開他可愛的人一樣——但我遠遠的指揮，使牠對於意大利盡責任。

我命令：『繼續主持戰爭，一直到底。』

我常與我的朋友通信。但是我並不任意隨便寫我高興寫的，因為我是一個士兵，應該服從。我在戰壕的唯一消遣，就是研究軍官同兵士的心理。後來這於我有很大的價值。

在我粗笨的心中，我對意大利兵士持有一種不變的佩服。有許多被開到東段前線的兵士，他們並不明瞭這次戰爭的歷史背景，但他們絕對服從長官的命令。有許多長官是大學學生。我們不得不驚嘆，當我們看見他們彼此爭勝，並且將我們新時

代的精神表示出來。

在事實上因爲戰爭的重大的擔負與可怕的困難生活，使我們恐怖。戰爭的觀念並不像加里波的那時一樣了。我們很迅速的改變我們的觀念，改變我們戰爭的法制與攻守的方法。見着我們民族的能力與適應環境而生出的驚人的效果，我心中充滿了快樂。軍隊總部與附屬各軍事機關——尤其是軍醫的設備——都加緊工作，這是使人不可忘的。但當我回想我們軍中的政治情形，我心中就有點不快樂了。政客與政黨都集中在羅馬活動，這是使我愛懼的。國會似乎也不會清除它的舊毛病。

非戰與中立的空氣還是在與我們對抗。他們是不甘屈服的。我知道他們竭力在想法減輕我們的戰鬥力。

謠傳與只知坐在咖啡店高談的軍政家，再加上那些有兒子在戰場的人，都是一些反動空氣的製造者。因爲我是一個普通的兵士，我真莫明其妙，羅馬尼亞只有數百枝槍，如何也加入戰爭了。希臘是否因英國舞女愛沙杜拉都肯 (Isadora Duncan)

在波瑞斯 (Paris) 表演的古典派跳舞而引起他們的參戰熱情。

我只是隨着我們的軍隊調動——一九一六依桑日 (Issonze) 的戰爭，阿爾卑斯山的戰爭。我又進入法界，經過達爾達納爾 (Dardanelles) 的戰敗同東段戰線的進展。我永遠以為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雖然戰爭已超過我們預料的時候了，雖然我們經濟力因戰事而發生了困難，但最後的勝利是無問題的。

意大利的軍隊取的連續進攻法，去擾亂敵人的戰鬥力，雖然經過千辛萬苦，但全陣線的陣容絲毫不亂。一九一六年敵人在阿爾卑斯高原的進攻也敗退了。在嘉索的軍隊——我也在內——處處表現他們是精銳之卒。

在此驚天動地的一幕中，成千成萬的同胞喪失了他們的生命，個人的事更是談不上了。

因為政治上的紛亂，我不得不常常在報紙上發表一些關於我個人的消息，此所以去掉一般人的疑惑我隱藏在辦公室內傳達消息，又對於戰爭的最後勝利起了疑

問。我不得不說說我的行動去消滅這種謠言。我在這時已是比塞里雷隊的伍長，自一九一七二月起我一直在前線對抗敵人，但我的信仰却毫不搖動。我時常爲民報作文章堅持主戰的主張，我相信最後的勝利。因軍事上的緣故，我用了另外的一個筆名。我現在處在兩面狹攻的地位——一方面對付戰線上國外的敵人，一方面對付後方國內意志薄弱的人。

一九一七年二月廿二早，在一段的敵人戰線上礮轟之際，發生了一件事——這是戰場每天要發生的——我們自己的一個炸彈爆發了，我們都被泥土所掩，二十人之內死了四個人，傷了許多。

我急速到了龍琪(Ronchi)的醫院——離敵人陣線不遠，比嘉諾尼醫士(Doctor Picae.g. oni)同別的外科醫生十分當心我，我的傷勢很沈重，因爲醫生的忍耐心與能力好，他從我身上取出四十四片炸彈，骨肉破裂。我忍受這不可形容的痛苦；我開刀時都未用麻醉劑。在一月之內，我受過廿七次手術，只有兩次是用麻藥的。

我的傷勢一直到敵人的砲火轟了我所住的醫院的一部分時，苦痛的內心生活還是繼續着。其他的傷兵都避到別處去，因為我的傷勢沈重，不容我走，我只好留在這槍林彈雨，殘礫剩瓦之中。我是絕對沒有保障。

我的傷勢起始痊愈。日子漸覺平安。我收到許多慰問的電報，有次皇上也曾親臨慰問；他對於傷兵與死難的熱烈的同情，我——甚至全意——都不忘掉的。

在數月之後，我又到米蘭的醫院去了。在八月時，我能依杖而走了，但我只能蹣跚，因為我的四肢經不起我的身體的重量。

我回到我的報館作筆戰。俄國出乎意料的失敗，使當時的情形惡化，我們應當想法對付。此時敵人的宣傳很兇。在國會中的社會黨議員造出一句話說：『在冬天未到之前，意國必定退出戰爭。』

這是必需的去壓制這擾亂民情的力量。在兩星期休假之後的軍士，都無精打彩的回到戰線上去，因為城市中的生活是歡宴無虛日的。在這種心理恐慌的時候，我

們應當使人民知道當局的權威。這時政府應該出來鎮壓。

我不願作事後的埋怨。一九一七年時內政的衰疲，國會的無能，社會黨的宣傳都是致亂之源。一九一七十月嘉波瑞士（Caporetto）失了的消息更給了一個大打擊。

這件事與其他大戰的敗績比較起來，似乎不應如此的大驚小怪；但這對於意大利的打擊很重。這條戰線失了，則敵人可深入依桑日地。在戰事初起時，我們會打過阿細哥（Asiago）的阿爾卑斯山。我們戰勝於班細弱（Painisizza）。我們曾在依桑日打過十次勝仗。聽着戰敗消息自然非常驚恐。

這是慌恐的時候。第三軍也在依桑日被圍了，必須立即去救。我們不顧一切的犧牲去保守波維（Pieve）同抵禦芒特，克雷巴（Mount Grappa）的侵入，否則維尼斯諸省要與意大利他部分離了。立即集合軍隊。「鐵軍」在芒特，克雷巴在波維也有軍隊堅持。一種新勢力發生了。在失掉哥內日亞（Gorizia）同比律諾（Belluno）與

玉田 (Tübingen) 二省時，我們與敵人對立死抗。我們大受損傷，我於這危急之時心中的焦急不可名狀。但我們確實知道，意大利所受的危險還不如其他的國家。將我們的遭遇與法國馬須瑞安湖 (Maurian Lakes) 戰敗的失地三省，顧尼斯堡 (Königsberg) 及其他十四處的侵入，與比利時大舉被攻，簡直是大巫比小巫。

我很得意，因為我們的報紙戰時在意國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我提高了我國兵士的戰鬥精神。

我合同殘傷的兵士，發起號召「一個對於『完成戰爭』的運動。我在報紙上要求中央政府制止那些淆亂人心與弛緩戰爭精神的行動。我促進組織義勇隊。我要求注意北意的軍事紀律。我堅持禁止其他的社會黨報紙。我要求優待兵士。我主張加緊軍事訓練。這運動在我的報紙上起始的，其後召集公共會議，在前線上也有關於此項運動的集會。這次的結果是出乎我預期之外的。政府也因為我們的努力而堅持戰爭以希望最後的勝利。

冬天去了。在春日到來時，意人的戰鬥力都放在皮維同克雷巴地方。

最終，一種深刻的活躍的國家團結精神，成了意大利兵士與他們的家族的共同傾向。犧牲與責任的精神成了我們意大利人生活的規範了。

一九一八年在皮維地方我們預備了一隊很好的軍隊。阿爾地蒂 (Ardeiti) 義勇隊帶着手榴彈與大刀開到此地最高處，他們表示了進攻的精神。每個人都希望刷洗波瑞土的恥辱。我們要打回去——因為我們的同胞在那兒等我們援救。尤其是死者的回憶使我們急於攻下此地。敵人想超過皮維是不可能的，那只是一種夢想，因為他們立即就要被我軍覆沒的。

飛機還是繼續偵查與投擲炸彈。我覺得當時意人的精神是振作起來了。時事的需要使人的腦力比較清醒了。六月來時，敵人也開始他的攻擊。

我們的密探偵出敵人發動的日期。遵照很好的戰術，我們決定襲擊，在敵人未動的前幾小時，我軍大舉出動。他們的計劃失敗了。他們搭橋預備渡過皮維未成，

幾至全軍覆沒。敵人想得門特羅 (Mantello) 以爲攻我的關鍵，但我軍固守此地。在數里之外，戰事常有變動，彼此攻擊無停止。敵人曾數謀反攻。在三天之後，敵人覺得此次意軍隊像一座不拔的堅城，再不能攻下了。

近山容 (Zenon) 地方，敵人渡河至德瑞維索的芒納斯蒂 (Monastio of Treviso)，但是一個急速反攻使敵人又退至皮維。此次敵人進攻反與彼有害，因河水膨漲，將浮橋與兵士一齊沖走。在六月二十三日——大戰發生三日後——我們的總指揮告訴國人以此好消息。我覺得這就是最後勝利的預兆。我那時相信，皮維之戰是此次世界大戰最關緊要最可觀的。

敵人的損失是不可計算。在皮維死了近十萬匈牙利人。這件事引起布達佩斯 (Budapest) 人的憎恨。在奧匈帝國中的各民族對各民族的負擔的問題，引起一番討論——每個民族都以爲他們所受的待遇是不可容忍的。

奧匈帝國的消息傳出來，他們的內部的困難一天一天的增加。敵軍還是集合起

來，因為急於需要，他們在所佔領的意土上施行壓制。

在慶祝勝利之後，我發現意國政治上的一種怪趨向。不良的舉動就在發生了。這是應該暴露出來並制止的。牠穿着人道主義的服飾。那是計劃給國家的權利與那些沒有國籍與尊嚴意識的人，與那一世紀以來作工具去壓迫在奧國治下的意大利人的人。勝利之光是升起來了，我們的兵士將打到維也納去，但不要被假情所誤了。

這危急之時使得一般素信民主政治的大人物起始討論民族問題。他們時常幫助我的最大的仇敵。我們國家主義的精神時常被他們的詭辯與情感論文所攻擊，它刺激人們的感覺，和人們的容受性。每個意大利的人都說，每當意人要享受快樂，榮譽，勝利的時候，總有一般人破壞，他們是存心不善的。

夏天又去了，到一九一八年十月時，我們總指揮帶着五十一師意人，——再加上英人三師，法二師，美一隊與一些捷克斯拉維克的義勇隊——決定向奧前線作最後一次的追擊。

這次的戰策是很靈巧的。敵人的陣線深入塞拉略里亞 (Serraglia)；我軍乘隙直入，取圍攻式，左方自德安士進攻，右方自玉田同皮維進攻。因為我軍的熱誠與軍官的能幹，此次的戰事完全成功，敵人全陣破壞。在情報上寫得很詳細的俘虜的數目，槍枝與其他戰勝品都很多。

奧匈軍大敗。海軍亦損失無算。我軍在德瑞斯特登陸，佔領了德安士。

最後的勝利並不僅是一個戰事的勝利。這是一個全意民族的勝利。在一千年後，我們民族又覺醒了，又表現了我們的道德與精神上的活力。我們再生於戰爭的傳統之下了。我們的愛國心又興旺起來了。我們知道將來在新歐洲的有力的地位。後代人將要因為意大利統一而快樂。我們民族所希望的德安士同德瑞斯特現在併入我國的境界內了——這是十四世紀但丁所預言的天然邊境。

各地的教堂的鐘聲為慶祝這休戰日子而響起來了。這樣長久的，擔負很重的戰爭到了終局了！

雖然因為俄國的半途拆台，造謠與專事破壞理想等人的工作，意大利最後還是勝利。每家都佩帶他們已死者或受傷者的記號。寡婦孤兒都很驕傲的將以他們的悲哀與榮耀的記號表示於人。我們在德瑞斯特同德安士。阜姆已經一半攻克了，達馬下還在敵人手中。

整個的意大利都被驕傲與鎮靜的空氣佈滿了。戰爭的延長，已出乎我們料想之外，它減少我們的財富，影響我們的將來。

勝利給我們的心魂以溫暖的感覺。它使我們高興，也鼓勵我們向上，對於陣亡的與生還的都要尊敬。自（一九一八年）十月至十二月，全意好像一個大工廠，一致的工作着力求進步。除了悲愁之外，戰爭留下一種詩意的血脈在我們意大利人的生活中。沒有一個比我更覺得如此的。

在此偉大的歷史時期，在我們經過許多艱難困苦得到的勝利以後，我們年青的意大利——比美國還年青——被欺了。因為我們的信仰心在凡爾塞和約上被愚弄

了。

這是一個可怕的統計，在大戰中，意大利死了六十五萬二千人，殘廢了四十五萬人，傷了一百萬人。在這四十一個月戰爭之中，我國的每一家都爲國家犧牲了一部份。我每天深信着，十年後，這些殘廢者，這些傷兵，這些孤兒寡婦將形成我國人口中的一個很大的比例，而引起一般民衆的尊敬。

我永不忘記。我們內政也經過許多變化——自不斷的行動到純潔的革命，但是——從斯特爾維山 (Mount Stelvio) 到海邊，在我們的時間消滅了的山墓中——那兒留下一些我們人民的和我們國家的幸運的保障，這是我永不忘記的。

我一直是一個堅決的主戰者。我曾經以一個意大利人的赤誠，一個兵士的赤誠爲我的信仰而奮鬥。我現在爲勝利而快樂。我過着戰後不安定的生活。但是，不論是愁是喜，在每件苦樂的事情中，我每每回憶死者，這種回憶好像一個燈塔，它是我們好的勸告與聰明的來源。他們是從各處而來，甚至在外國管轄之下的人自海外

僑民都回來。他們將血與最大的犧牲獻給祖國。一直等到一個國家有權與他國爭雄，她的權勢的表現，他尊貴的名稱，牠偉大的需要等等都是人們拿血與生命換來的。

這就是戰爭留給一個人的身體和心靈的痕跡。

總而言之，戰爭給一個人——一個年青人——一種對於人類精華的瞭解。

第五章 戰後餘燼

戰爭的火焰慢慢搖動，終至消滅。但戰後二年中——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在我看起來是意大利生活最黑暗最痛苦的時期。黑雲密佈在我們的四週。意大利統一的希望是無望了。我靜看着暴風雨的來到。

這些不安定的事已使我們國人恐怖了。關於政治的危機比關於經濟的還多。我回想到一八九四年西西里的「法西」運動（此「法西」與現在的法西斯不同）同米蘭一八九八的流血大示威運動。這兩個運動都是屬於地方的，都是無足輕重的。但一九一九到一九二〇年的事如不好好防備，則將影響於我大國文化的生命。

一切問題都從新考慮。意大利人將所有的問題都提出來了，並且將社會的內部構造情形顯示出來。我們把每件事都論到了，自國王討論到國會，自我們的軍隊討論到殖民地，自資本主義的財產討論到共產蘇維埃對於統一意大利的提議的問題，自學校討論到教皇等問題。我們兵士同戰後殘生者都夢想着自一九一八年十月的光榮勝利之後建立一個和平的協調的國家，但是這種希望終成泡影了。理想之樹的葉子都落下來了。

我覺得我們沒有聯絡的力量，沒有充分的英雄主義，沒有任何紀念，沒有很好的政治哲學，足夠克服或禁制這些分離的緣因。我覺到沉落和毀滅的恐怖。

在戰事當中，社會稍將平靜，一九一九年一月休戰條約以後，社會主義者又起始暴動。市委自米蘭到維也納幫助此地的社會黨。他們打的國際主義的旗子。社會主義者皮多尼(Pitoni)在德瑞士德作改組活動。那時許多在以前與匈資本下的工人都加入暴動。這是一種激發人情感的事。這些只知破壞者同基阿立地的自由派的希

望很明顯的是要將我們勝利的記憶毀去。

這時，德奧的間諜，俄國的煽動者，其他的秘密組織，都在鼓勵我們的人民。在數月之內，他們使意人陷於十分疲乏之中。世界各國的經濟的危機都連累及於意大利。兵士自戰場中歸來，急速趕回家中。誰又能描寫我們那時的感情呢？戰後成萬的軍隊也被解散。在這冬天人們甚至得不到衣食，和平更是無望。

當我們的光榮的軍隊自戰場得勝回來並無有人對國旗行禮，並未得着一些戰勝應得的同情，我們十分傷心。我們覺到一般人並不希望戰爭的結束是真正的勝利，他們只感覺到損失愈少愈好。人們都希望聽國際間的和平，人道，友愛等話。在我們每晚入睡之先，我時常想到我們實無法阻止人們對於勝利的信仰的崩潰。以及對於一個勝利國的利益和命運之否認。破壞的意識深入了人心。自然中央政府對於此事是束手無策了。

政治家，哲學家，因戰爭而得利與失利的人——至少有許多人失掉他們的幻

想——千方百計的打救他們自己；以前主戰者則想法撇清自己；煽動的政治家也在此時想出風頭；各國的奸細與煽動家待時以售他們的奸計；還有受外人金錢指使的走狗，凡此種種，在數月之內，使意大利人民陷入一種精神的危機。我只看見我國家和國民的黑暗就在我的面前。

我看見我國的危機，我的心如沸騰，靈魂不安。我身旁只有很少的有勇氣者。我現在最要緊的行動就是對付一個很黑暗的奸計。一些盲目的意大利人與協約國共謀反對他們的祖國。達馬下原來是意國的屬地——在倫敦會議中承認是意國的，牠熱烈的希望這個機會歸還於意，但現在又從意國手中滑去了。這否認都是外人幫助的結果。威爾遜是理論上的贊助者。他不瞭解意大利人民的生活與歷史。因為他的無意識的幫助，這奸計就成功了。阜姆作示威運動，以示他們希望歸併於意，他們派人來求軍事上的援助，但這時也被聯軍佔去了。我們的另一戰勝品也將從此失掉了——離德瑞士德二十開羅的奧海軍地西塞那（Cassina）竟發生問題了。

像意大利這次勝利所受的各國的拒絕是任何國都及不上的。在一九一九年的開始，意國的政府在尼蒂(Nitti)與阿爾比特尼，沙爾維米尼(Albertini Salvemini)領導之下只有一個希望——就是破壞所有戰利品。牠唯一的願望似乎就是拒絕領土的擴張。牠忘了六十萬的死者與一百萬的傷者。牠使他們的血空流了。這些政治領袖祇知道滿足外人的衝動，由他們亂考研我們土地的來源與亂引用不當的主義。這自殺政策又被一些不正的知識階級與職業的社會主義者從中助桀爲虐。法西斯對於這兩種人以後都十分大量地容忍。

我將反抗那些腐化份子的再起的責任擔起來。我爲我們國境問題而奮鬥。因此我不得將國內小丑羅梁的小政治問題放下。國際問題是比較更重要，在國際的背景上，危機更是高漲。一個人應該盡力於他所能盡力的事。關於內政的事，我知道只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就能很快的將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同其他的擾亂份子制服下來。我知道他們的靈魂。他們在一切任何時期，都好像膽怯的狼同凶暴的

羊。

休戰條約後數月的一天，我在米蘭看見一件很重大很不安的事實。一隊社會主義者拿了無數的紅旗，隨着三十個樂隊，帶着一些詛咒戰爭的標號。成羣結隊的婦女，小孩，俄人，德人，奧人在街上遊行，最終在一個廣場中散開。他們聚集了許多會。他們要求大赦，要求免戰時逃兵的罪。他們要求分配土地。

米蘭是全國工作的表現地。我也曾在此地工作。牠在一九一四年與一九一五年的上年曾經過一些戰爭緊張的日子。牠永遠有一種強的勇敢的精神，牠的市民比任何處的都活動。牠在戰時竭力支持。但是，現在在戰後，這個城市——曾經有一萬義勇隊的城市——也表現病態了！

這個隊伍是糟亂情形的表現，所有的人民都陷入這種糟亂之中了，尤其是那班平民。當這列隊走過時，所有的資產階級——店東，旅館主人——都急迷的關上窗門。他們甚至關上裏面的百葉窗。

我那時會說：『人們的眼睛都帶着憂傷與懼怕的倦態而閉上了。』

自然哪，那一般自命的革命者因為這暫時的勝利而自鳴得意了。沒有一種勢力來制止這種不負責任的舉動——甚至沒有人來干涉。我們的三色國旗也被污辱而取下來了！

我記得在那時候，一個公立區的女教員跑過去擁護國旗。她冒險去抵抗一羣共產黨。這是必然的酬報，當時局平靜時，如其是公正的話，我們應該賜金牌與女人以獎她的神聖的勇氣。

我手創的民報在這時的筆戰很兇，每天都在打。維波羅達坎羅比阿小街上時常被軍警把守。常我們出來時候，所有的職員都被看守着的。我們可以推想政府十分注意我們。當局干涉此報的言論並且鉗制鼓動政治鬭爭方法的文字。檢查制度似乎專為此報而設的。可笑一個討厭的社會主義者的代表也來詢問。

在米蘭游行隊發生的第二天，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從熱河當諾，不瑞諾

(Giordano Bruno) 作的一本論辯的書名上抄下來的——「反對野獸的再來」。

這篇文章是發表於這年二月十八日的民報上的。它的結論是：

『假如現在對已完結並且已勝利的戰爭的反對還藉口而引為一個無知的懷疑，我們——我們直言不諱我們是主戰者——倒覺得十分榮幸——將要大聲急呼：「滾開些，你們這些流氓」。沒有一個人能分開為戰爭而死的。他們形成神怪不可侵犯的一堆，好像埃及的金字塔，上接天空，他們不是屬於任何人的；沒有一個人能將他們分開。他們也不是屬於任何黨派的；他們屬於整個的祖國。他們屬於全人類，那是太複雜，太尊嚴，不能隨意處置。這次的政治行動太無聊了。我們能見着死者受辱而袖手旁觀嗎？啊！杜提！(Totti) 可愛的羅馬人！一個人！你的生命，你的死，是比全意大利的社會主義還有價值。你將許多英雄排列在戰場上，他們都是需要戰爭的；他們知道死的代價——你，德西阿瑞執 (Dezio Raggi)，非尼伯哥瑞杜尼，塞沙巴第斯弟，陸熱羅瑞 (Luigi Lori)，維拿日安 (Venezian) 沙羅 (Caro)，

瑞斯芒地 (Rismondi) · 康地西 (Cantuoi) —— 同其他無數的英雄，造成意大利英雄主義的星座 —— 覺得一些流氓在翻你的骨頭嗎？他們要刮去曾經吸過你的血的土地，並且蔑視你們的犧牲、榮耀的靈魂啊，你們不要怕！我們的事業剛起始呢。沒有什麼東西能傷害你們。我們願意保護你。我們不惜種種的戰爭，要為我們死者盡保護之責！』

這是一個警告 —— 一個號角的鳴聲。許多社會黨聞風而逃。有的懼怕因此大禍臨頭。又有些却在前進報上攻擊我。

這是必需的，將我們的勢力組織起來，討論國際問題，將我們對內勢力堅實起來，預防壞的朋友，反對假冒和平主義者及打倒人道主義者。我們對於各種不良現象加以總攻擊，這各種現象外表雖不同，內容都是一樣的不能瞭解這次戰勝的合理和絕對的意義。

我國駐法大使現在處於十分困難的情形中。那是協約國的政客的能力與不公道

使得如此的。因為我們那時內政的紛亂，所以外交自然無立足地了。戰後歸併意國的土地也在不安定之中，這使我們都很憂愁的。

這是一個危急的時候。僅僅很少數的人在外面活動是不夠的；我們有許多戰線要去奮鬥。因為我們要從內部救意大利，我們要創造一個不可搖動的有力的團體，要有一個公共的信仰為各種不同的人——非戰的政黨，保皇黨，及其他同我一樣的意人。經日夜的考慮後，我於是決定用我的報紙作媒介，喚醒羣衆起來共同平定內亂。

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廿三，我於米蘭起草我們戰鬪的法西斯黨的根本綱領。

戰鬪的法西斯黨的頭一次會是在米蘭的皮日，西波爾克羅 Fiozza S. Sepolero舉行的。開會的地點是米蘭商人聯合會借與我們的。經過與此會經理一番很長的討論才將此地借與我們，條件是不要喧嘩或紛亂發生。在這條件之下，我們得着我們所需要的了。

這個集會完全是帶政治性質的。我在民報上標明我們的目的——爲抵抗毀壞我們勝利與國家的勢力，我們來建造一個新運動的基礎，設立一些方法與行動的計劃，以求達到成功的目的。

我在民報上作社論與演說，以製造空氣。但是，來者並不多。我一個朋友在會場簽名的事。經過兩天的討論，只有五十四人簽名贊成我們的綱領，並發誓對我們這運動的根本基礎永遠忠實。

我說是一種運動而不說是一個政黨，因爲在我的觀念看來，我們的法西斯是應有反黨派的性質。這「意大利戰鬥的法西斯」(Italian Fighting Fascist)是一個很幸運的名目。這對於反對一切意國舊有政策的政治行動是很相宜的。我以爲我們不但只反對社會主義；這不過是我們所要對敵的一種。我們還有許多事要作。以前所有的所謂歷史政黨的觀念似乎只是外觀上好看。他們都變成無用了——不能與政治變遷的潮流齊步，不能適應近世生活的新歷史和新條件。

那些舊政黨對於他們的計劃作了一些無味的掙扎。他們修補他們的理論以盡量適合現代潮流。這樣，牠們自然不足以反對社會主義。去理想一個新的政治觀念是必需的；這個政治觀念必須適合廿世紀的真實現象，克服崇拜自由主義的與民主政治的觀念，最後要克服布爾札維克的暴亂的烏托邦的精神。

總而言之，我以為去創造一個新的觀念，牠能夠在歷史的新時代上建設一個人生的新命運是一個緊急的需要。

去建設一個新文化的基礎是必要的。

經過我日夜對於事變的觀察，我對於我得出來的結論與最終目的要用我全付的精力。我對於我所趨向的最終目的是有一個完全真確的瞭解。問題就在所走的道路，所得的機會，和所取的方式。

我所領導與支配的討論更堅強了我的信仰。一直到現在還很新鮮的存留在我的心中。以後，我也許有機會將我們計劃的演進寫出來。來赴會的有工團主義者，以

前主戰者，解職的軍官，同阿爾地特隊——手榴彈大刀隊。

意大利的阿爾地特隊是大戰時成立的。牠採自加尼波的不怕死與戰鬪的精英，發源於從前意大利各市的義勇隊。這個隊在歐洲中立了首功。他們是攻擊者，是衝鋒隊。他們在戰場中，手拿炸彈，口含短刀，置生死於度外，高唱雄偉的戰歌。他們不但有英雄精神，並有不可克服的意志。

這種組織到戰後還存在。頭一次的戰鬪的法西斯差不多是這種意志堅決的人所組織的。他們是富有意志與勇氣。在頭幾年反對社會黨與共產黨的時候，阿爾地特的老戰士樹立了很大的功績。我數次被舉為他們的領袖，現在還是個名譽會長。此會現變成了救濟的性質了，但他們還是保持他們公民的軍事的道德。

凡是加入戰鬪的法西斯的只要守着很少的信條。他們不用空口說白話。他們的目的十分簡明。就是要不顧一切的去為勝利而戰，紀念死者，對於傷殘者及死亡者的家屬表示敬佩。最要緊的就是反對社會黨的性質，在政治上的希望就是去創造一

個新的意大利，牠能知道勝利的價值，打倒一切叛逆，腐敗，反對國內的腐敗並國外的奸計與貪慾。

有一些人說他們不明白法西斯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有些人說法西斯之在意國如同花草長在無花匠的園子中。我確切知道，我這時應該將我這新運動的緊要旗幟打出來。因此，我作了三個佈告。第一次是：

『三月廿三日的會議敬致意於為爭取意大利的偉大與世界自由而死的意國人；再致意於因戰而殘廢，而有不治之症者，並致意不忘及完成他們的責任的人。法西斯宣稱他們預備用所有的精力支持所有的一切物質的精神的享有。』

第二次宣稱法西斯反對有害於意大利的任何的帝國主義。此宣言接受「國際聯盟」關於意大利的提示。牠宣言要使意邊境在阿爾卑斯與亞德里地海之間的穩定，並要合併阜姆與達馬下。

在第三宣言中說到最近的選舉事。戰鬥的法西斯聲言他們將用全力與任何黨派

奮鬥，取得後補資格。

最後我們說到組織——一種能適合新運動的組織。我並不贊成分部的不坦然的組織。這是比較好些，叫每個城市中的民報作戰鬥的法西斯的分區組織，每小組集合於一個中央。最初的費用——大約數千呂耳——由民報供給。組織中央委員會以指導這整個的運動。

我追憶起來很有趣，這個會差不多沒有人注意。社會黨的愚笨的譏諷與自由黨狹小腦子的朦朧都不能瞭解法西斯的重要。

塞拉導報 (Corriere della Sera)——自由黨的報子——用了卅行地位來說這個消息。

意大利的政治和政策的內幕還是在混亂與動搖之中。

幻滅與理想的破壞發現在每個人中——甚至那些經過戰爭的人。一種疲倦的意識支配了每個階級——每個人。教會在大戰時會取不干涉主義。在此時也活動起來

了。他希望在和平談判中能說兩句關於參戰國問題的話。

至於說到教會與意大利的關係，則牠只是限於組織一個國民黨（或稱爲天主教黨（Popular or Catholic Party））。教會對於一切家庭，宗教，同國家的問題也很注意。他在這時想止住國會制度下的布爾札維克的思想，這種思想正在破壞羅馬同其他的省分。但這國民黨自己也越出軌道，而去與社會黨爭勝。它並且似乎反對法西斯民主戰者。國民黨也與其他的黨派一樣的理想將戰勝的光榮抹殺。

政治的暴動，騷擾與罷工在所有的意大利境內輪流發生。

我在這時應該去觀察我四週的環境。阿蘭多（Orlando）那時是內閣總理，但他既不能支配內政，又不能處理外交。他的工作是矛盾的，是充滿了假的感情，他不知道意大利的眞利益是什麼。他對於法國的事同我們與協約國的條約一概莫明其妙，所以他雖出席於桑尼諾（Sanino），但他在凡爾塞的和平會議上給了一個很不好的影響。威爾遜也是毫無主見，所以四月廿三日我國代表就被迫而離開巴黎。在

五月五日他們回國了。六月因為國會通過，阿蘭多內閣解職。同時注意的兵在阜姆也開始發生了衝突。

繼任的是尼蒂——沒有一個人再比他給與意大利的利益與計劃的損傷還大的。他於任何生活的理想與勇敢的衝突都否認。他長於財政學。他的決斷都很鹵莽。他絕對的主觀。無論他在議會中的地位如何——會長或僅是一關員，他都要把持一切。

他執政後作的頭一件事就是大赦。跟着又大赦二次。頭一次我是贊成的，因為那是根據普通原則的；但是後來那兩次尼蒂鑄成大錯了，因為他皂白不分，將真真的戰時的勇士與賣國投敵的人混在一起大赦了。

所有尼蒂作的事都是社會黨的魚餌。他的野心希望作將來意大利共和國的總統。他的潑煽動性的命令不能阻止那時流血的內亂。他不敢正大光明的反對布爾札維克主義與牠的勢力。他曾經發布已經國王簽名的關於麵包價值的命令；他第二天

又將此令撤回換了一個也是經過國王簽名的別的命令。

關於意大利的各種問題他都提出討論。但是這完全使社會黨得意。當他們看見他們將要在選舉上獲得政治上的成功，他們暗地裏覺得好笑。選舉是要依照比例制度的。經過選舉戰，社會黨將握意大利的政權了！

我覺得這時是夏天的狂風暴雨時代。

一九一九年六月與德國的和約成於凡爾塞。此次的事終歸成了一場惡夢了。不斷的幻滅，德國的抗議與保留條件，協約國間彼此的辯論，都是使各國日夜變心的事件和永久的危機。但和約的結果却使他們都放心了。

在意大利發生了相反的情形，牠的理想全歸泡影了。我們的戰爭是勝利了，但外交完全失敗了。我們除得了日拉(Salò)外，失掉整個的達馬下；在傳統上，歷史上，人情風俗上說，這地方是屬於我們的，並且此地的人民很渴望歸併於母國。阜姆也被拒絕歸併了。至於殖民問題的解決，也與我們希望的相反。像我們這樣一個

有勢力富於生產的國家，應需要豐富的生材料，需要一個海口，需要市場；但是當其他國家分配殖民地時，我們只是得着不關緊要的一些邊界的修正。

不滿意的表示充滿了人們的心中，經過戰爭的兵士更表示不滿。意大利也幾經犧牲人民，金錢，青年，但在和平解決時，我們却一無所得，希望都成了泡影。

帶着悲觀色彩的尼蒂政府一天一天趨向政治與經濟破產那方面走。尼蒂與他的報紙及黨徒都竭力使人民相信這次意大利在凡爾塞的結果是再好不過的。一種卑屈的意識襲入整個的意大利，但是許多人是甘屈服在這種情形下的。我知道那時有許多人在暗中預備蠢動。

在政府方面只知袖手旁觀人民心理的變遷，在實際方面他們不知如何處理好，他們改了選舉制度——比例制。在破壞方面，他們解散了飛機隊，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又發行了關於嘉波瑞士的悲慘事件的審查委員會報告書。

這簡直是「火上加油」！前進報——一個社會黨的報紙，在這時出版於都靈，羅

馬，米蘭三處——竭力攻擊軍隊。因為印刷者的罷工，前進報還獨立的出版了兩月。在示威運動的時候，凡是穿制服的軍士都被攻擊被污辱了。我因為有感於國家的尊嚴，我不將此事描寫出來，我若說出來，就是最不要臉的人也要臉紅的。我們少數的法西斯黨——剛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宣誓之後——這時工作十分困難。他們差不多孤立無援，大受攻擊，社會黨與政府同時探防我們。

關於以前兵士打仗時所受的痛苦，關於義勇隊的高貴，關於我們團結一致的需，關於政府之仇視偉大的愛國的英雄主義等等事，我每天在民報上作文章。詩人丹農雪烏這時住在羅馬，他寫一篇文章表示他對我的欽佩之意。

無論如何，戰勝的榮耀慢慢消滅了。國會就進行討論新的選舉法。政府每天在紛亂之中。國會的辯論簡直不成其為辯論，只是無稽的閑談，他們好像在一個不知道英雄精神什麼都不知道的世界中。

「選舉！選舉！選舉！這就是國會唯一問題！」我那時想。

法意在阜姆已開始衝突，此地的人民對於協約國已公開的表示惡感。他們計劃在此駐紮混合軍隊。於是純意大利的阜姆就被雜色軍隊所佔領了。這件事正是表明他們的缺乏能力與愚蠢。

丹農雪烏不甘冷落，他告訴我他心中計劃要用武力奪取阜姆。除此再無良法了。每件事都似乎失敗了。這位詩人只有很少的隨從的人。但他們都是我們軍隊中的佼佼者。有的是義勇隊的人，有的是法西斯黨，他們在羅馬及其他地方又覺出熱烈的戰爭的勝利。他們武裝了起來自龍琪出發。

阜姆的佔領是很快的並且出人意的——那時英兵正在撤兵——當政府得到此項消息後，要開兵來平定亂事。他們預備採取封鎖政策以抵抗叛亂者。但丹農雪烏同他手下的人已經預備好與尼蒂黨的人挑戰。

丹農雪烏在未離龍琪以前，曾經給我一封信。

「親愛的同志：骰子是已經在桌子上了。明天我將以武力奪取阜姆。願上帝撥

助我等！

「我從床上起來，有些發燒。但要遷延這次的行動是不可能的。這次又是精神打败了肉體。請將民報上要發表的文章概括起來，並盼完全發表。」

「在我們奮鬥之中請堅持到底。我祝福你！」

丹農雪鳥 一九一九，九，十一。

經過長時間的壓制與屈服，因為丹農雪鳥的舉動，意大利的空氣又爆發起來了。友愛的感情與熱烈的空氣又在我們四週了。一九一五年五月的景况再現了。在尼蒂政府解放之下，人們都覺出一種自由的美的空氣。

出征阜姆的軍隊中，也有許多法西斯黨員，對內他們還抵抗一切新舊的非戰者。海外的殖民——他們對於凡爾塞的談判有一種憂慮的，恐怖的觀念——兌來大批銀錢幫助丹農雪鳥。在這城中人民都表示一種狂熱的高興。勇敢代替了不公平；此城已把持甚堅，決以武力抵抗尼蒂同國際間的干涉。

尼蒂——內閣總理——這時在國會上取一種暗昧的態度。他鼓動罷工以抗議這件事。因為他的模稜不清的言語，以致引起傾向社會主義的，尤其那些社會黨，與那些過激者去煽動示威遊行以反抗丹農雪烏的行動。

在尼蒂與狄哥斯拉夫的公使德倫比克(Trumbic)談話以後，他覺得他的計劃完全被一些勇敢的孩子們破壞了。

尼蒂的思想和行動完全受驚恐心支配了。他因受此打擊，千方百計的想法抵抗卓姆的軍隊。他宣佈那些兵士都是逃犯。他實行封鎖政策，使那地方的人民備受經濟的壓迫。國會閉幕，實用比例制的選舉將要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舉行了。

因為選舉的原故，其他的事件皆暫時停止。每黨都在度量民衆團體。社會黨利用人民在大戰時受的不幸同丹農雪烏所要引起第二次戰爭的恐怖，他們在選舉中很得勢的。教會歷來在政治上是一種暗昧的態度，現在也叫牧師在各地鄉村活動，使得國民黨(即天主教)在國會中能活動。其他自由黨，民主黨同一些激進派各另成

一派。但後者的勢力不一定，他們既無理論的根據，又無一定的目標。他們是我歷年來所知道的無用黨中之一。

我希望法西斯獨來利用這選舉的機會。我們並不與其他黨派連絡——甚至與我最接近的國家主義者都無關係。四週的空氣於我們都不利，但我們不得不出頭。這是必須的——經過選舉——去知道這戰勝的意大利的道德的破壞與恢復的程度到了那一點了。我開了一個選舉委員會，手段雖然缺乏，但勇氣是豐富的。我在意大利的重要城中召集開會——米蘭也是一個。

皮田的會議到現在還活現在我腦中。它是如何大的榜樣啊！這是在米蘭一個很僻靜的地方，在火炬之下，我對着一羣十分擁擠的人演說，這些人不僅是米蘭人，還有其他地方的人。波郎納，都靈，羅馬，拿破爾斯的法西斯都派代表來參加此會，以便規定在這次選舉戰中所採取的戰略。

我在此會中宣佈一些法西斯的原則。牠們是我一生政治行動的領導者。

我以為革命在事先是不可否認的；它可以討論。意大利決不能抄襲布爾札維克主義，我們在我們自己政治鬭爭的歷史上有我們自己的偉大思想的原素。這些是給我們意大利的天才的力量，同勇敢的性質。

當時我說：『假如我們意大利發生革命，必須要使它完全表現意大利的個性，根據馬志尼 (Mazzini) 的思想同開羅皮沙坎 (Carlo Pisacane) 的精神。』

我心中已有一個很清楚很堅強的意見要去反對現存老朽的國家，這個國家將要不知死所了。

十一月十六日的選舉舉行了，法西斯一敗塗地。我們完全敗了。我們之中沒有一個被選入國會。有些羅馬的國家主義者成功了，在後來的紛亂中，他們最能代表我國民的思想。在米蘭我的票數也差得很遠。我們的記錄說起來可憐得很，但事後想起來也很有趣，並且我們都要永遠記住牠。

我們的不安是漸漸深了。民衆都是反法西斯的。在他們面上，侵入了一種悲愁

的幻影；在他們胸中，黑暗的希望也搖動了。布爾札維克的來到！奪取生產工具的計劃，意大利蘇維埃的建設！

前進報已經將大概計劃很詳細的發表了出來。我的失敗一點不使我沮喪。這使我更明白我處境的困難。這個社會黨報曾經寫過一段關於我的事。「一個尸身自納維喀里亞 (Naviglio) 河撈起」。傳說在那晚上，在分米蘭爲二的納維喀里亞運河中撈起一死尸，他們認爲是墨索里尼的尸身——他的政治的尸身。他們並未說他是死不瞑目——的向前看的。

在社會黨勝利後的宴會之中，他們並未忘記舉行殯禮。這個隊伍帶着一個棺材及許多火炬經過長街小巷。空氣充滿了咒罵的歌聲。這個奇異的列隊正表示他們的不幸與淺薄；他們在米蘭城中往來游行——米蘭這時已是社會黨的所有物了。這個列隊經過我的窗戶，我的家人十分恐懼，空氣充滿了戰慄。我還未忘記這件事，但是我從實質上看出他們的不幸與淺薄。

這次選舉的結果，社會黨在國會中佔了一百五十位。他們自己也被這意外的成功所嚇着了。這種局面稍被南意人所緩和——他們是盡忠於人比忠於黨要甚些。

因為這選舉的勝利，社會黨於是進一步希望支配政治，以使他們的勢力擴大。無數帶着紅旗的人在街上游行，他們的罷工原來的意義不是爲的抗議，而是用來作慶祝的表示，這種情形一直經過了一個禮拜。

在米蘭，有三萬人要求將紅旗掛在市政廳上。在此初期勝利之時，所有的制度，所有的規律及日常生活都淆亂了。

沒有一個人想到工作。什麼都完了！僅僅少數的法西斯黨——阿爾地特同阜姆的份子抵抗這種狂醉態度。因為這樣就觸怒他們了。他們擲炸彈，我們之中有的被殺，有的受傷了。一個社會黨的國會議員團，在其領袖非力伯杜拉第（Filippo Turati）指導之下到米蘭政府去請求捕我及法西斯黨首領。

這就是一件無益而有害的政黨活動史，只表示當局他們的弱點與恐懼。他們就

要滿足社會黨的慾望。但我一致的清楚的，政治行動對於這些不正的勢力是不怕的。我坐了一天的獄就放出來了，出來之後，就立刻與我的同志商量以後進行的事。我們現在將作什麼呢？在意大利還未不可救藥的程度以前，我們應如何進行呢？

這選舉的事，將我們中央委員會破壞了。許多人被捕；許多人因恐懼而隱藏起來了。鎮靜漸漸復原，我在民報上又重新將我的線索理起來，再將我們機關組織起來。在每次的會議中，我都將意大利現在危急的情形解說與他們聽。我將我們法西斯對於時局的態度也特別說明。

社會黨的勝利簡直是一個危險的事，並不因為牠本身的原故，而是因為那些柔弱無能者見於社會黨的勢力的後退。社會黨的勝利壓制了自由派與民主黨。在某一個時候，有一種不高明的關於戰敗的德奧的文學宣傳。這派文學都是敘述如何一個大學教授逼而爲人作僕人作廚役，如何俄國的公主作了一個舞女，如何一個將軍逼

得在街上賣火柴。凡此等等再加上社會黨的勝利，使得各階級都有了一種恐懼心，這時的國家的糜爛與政治的不可救藥都是很明顯的。所有的舊政黨都被社會主義打下去了。這種社會主義是無目的。牠所以勝的原故僅僅因為別的政黨的怯弱及人民的不安所致。牠並不是因為宣布了絕大的信仰而勝的。

我並不將我已張的旗幟捲起一角。我的辦公處的現象一天比一天可憐了，看我的報的人一天一天比較少了，但是我還是每天勸告人民向這種惡勢力抵抗！抵抗！抵抗！

我就拿我這小小的報館作我的砲壘。我的報紙每天都要被檢查，被停版；雖然有許多困難並且缺少經費，我還竭力維持牠的生命。我被貧窮所困了。我本可出賣牠的，但我終於維持牠下去了。

我本可退出新聞界的，尼蒂政府數次派人來勸我到南俄去研究自治共和國。我知道他們所玩的把戲。他們對我也像他們對付丹農、烏一樣，他們叫他自羅馬逃到

東京去。但是丹農雪烏現在還在阜姆支持；我呢，用我的報紙重行召集已散的法西斯。我時常開會。我一時都不停止我的活動。我不是沒看見那般野獸得意的面孔。

一天，因為郵政的規矩，我個人跑到米蘭郵政局出納處去。我是去取海外殖民匯兌來接濟阜姆戰事的款子。在這中央郵政局的大建築前我們還能看見選舉的餘痕——人們彼此的細聲的討論，壁報都還留在那兒。我同兄弟安拿爾杜到出納處的窗戶口。

布爾札維克的書記帶着譏諷的口氣說我應該聲明我是誰。他說他不知道什麼墨索里尼。因為一個短短的爭論引起別的布爾札維克也來加入，他們異口同聲的說不知墨索里尼是誰。這個辯論激怒了一個郵局的老書記，他出來干涉他們的爭論，他是一個忠心於國家的人，他自然是未被社會黨勝利所迷惑住的。

他說：「拿你們的匯票給我，不要胡鬧！墨索里尼的名字不但這兒知道，就是將來全世界都要討論到的。」

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是很公平正直的。

對於社會黨勝利的反動徵象已經引人注意了。有一天，我正在報館中，因為鑒於我同志的憂慮，同無甚心肝者的猶疑，我決定了我的希望與信仰，我以為這是必需的。

「不要恐懼。意大利會自己醫他自己的病的。但是，假如我們不注意牠，這痊愈的希望就會絕滅的。我們應當努力！努力！我敢這樣說；真的，在兩年之內，我的機會將來了！」

第六章 德謨克拉西的崩潰

所有的無效率的政黨與所有的國會制的政府以同樣的原因而消滅，並且他們消滅的方式也是一樣，這一點我絲毫不疑惑。

我看見過我們的政府漸漸消滅下去，並且聽着牠噎氣的呼吸。但這正是我們有爲之秋。我們眼看着紛亂的景象，惡勢力的表現從我們眼前經過，這種惡勢力現在形成一種奔跑的情形，看起來覺得可笑，在愛國者的眼中看來，尤其悲慘得不可形容的。總而言之，這種惡勢力非常瑣細，非常不忠實。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的選舉，足可表示意大利那時的政治生活，那是帶一

種假鎮靜。沒有一個急於要解決的關於內政及外交的重要問題是詳細研究過的。每件事都是在政黨混戰中浮蕩。時常有一種關於新內閣的組織的不關緊要的預言的呼聲。

社會黨現在把持政權。凡是關於對共黨的態度，他們一直的支配政府。

在第二十一次的立法會議中，國王將有一番演說。在這個儀節當中，尼蒂有點煩惱了。他想轉制那些社會黨。但是他們對於國王的仇視是表顯得明白。我在事先聽說，他們準備不到會來聽國王的演說。

在開會的那一天，當國王進來時，一種什麼現象出來了呢？那些社會主義者形成了一排列，鈕釦上帶着他們的紅色花，後來成羣的走出去，口中唱工人歌與國際歌。共和黨，獨立派，左派諸人與他們排在一起，這足以表現後者的政見的曖昧。國王的演說並不明顯的反對這些亂黨的勢力，那種勢力是於全意都不利。話中並未提及阜姆的事——那是民族精神的唯一表現。在他的演說之中甚至捨棄了在外

國所享的特權。他分出一部分皇家產業以賜與那些身經百戰的兵士，那些受傷者，因為他們也在不安定之中。當着對外政策紊亂與經濟危機十分嚴重的時候，我沒有看見一些別的舉動，除掉了國會中一些小的變動。

尼蒂內關於頭三箇月中，在國會中失敗三次。牠的命運是注定還要持久，他才

能繼續牠的生命。

『斯坦巴』是皮得孟的一個老報，它是帶點自由派色彩的，這時起始詛咒戰爭。它想號召從前中立的領袖基阿立地到他們的旗幟之下。教會與國民黨也想乘此變亂時候得些利益。而社會黨又表現他們對於選舉勝利後一點預備也沒有。勝利只是將他們放在泥濘的池沼中；他們不能將共產黨與極右派的勢力弄平衡。在一方面要顧着國家，另一方面要顧着政治——空頭政治。

同時丹農雪烏在阜姆一方抵抗潛入的政府秘密代表的誘惑，一方面又要抵禦政

府的封鎖政策。法西斯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的選舉失敗，又起始組織他們已

散的黨員，但是空氣中充滿了自私，怯弱和渺小的氣息，前途更是不見一線光明。

但是，我們覺出我們的路是走得通的。

去重組我們的法西斯黨是不難的，因為我們的戰鬥的法西斯是受過很好的訓練並且十分熱誠；我們不能因此次選舉失敗而沮喪。在佛羅倫斯的地方我們的一些領袖又起始顯身手了，在一九一九年十月於此地開戰鬥的法西斯的頭一次的國際會議。多麼有意義的一個會議啊！會員不得不以手槍來維持這集會的自由。佛羅倫斯素來是以仁慈和藹著名的，但現在也仇視法西斯。不意的攻擊，惱怒，都加之於我們身上。終究，我們的會開成功了。我們的黨員自能控制這地方。但是我們爲對付我們敵人的壓迫和暴力而用的精力也實在不少。

在佛羅倫斯會議中，我作了一篇文章將意大利政府的重要問題都說出來了。在十月九日我作了一個不事修飾的演說。我將我國現在惡勢力都告訴了大家。第二天，當詩人馬瑞尼地 (F. T. Marinetti) 作了一篇尖刻的演說後，秘書巴斯拉 (Pa-

個決議是一個很清楚很方便的政治綱領，目的是在建設一個絕對新社會新經濟的國家。

我解釋并執行這個目標。假如我所尋求的最終目的是啓示了我們要走的路——那條路是領導過個人的發展的——在此嘗試實驗和錯誤時期中，我願作一個試驗品，這樣也許可以找出我們的領導的標的。

法西斯的政治綱領是要人贊助的。這時，法西斯統治的徵象已出來了。統治問題最要緊的還有關聯到工團主義者的問題上。因為這個原故，在十月十日午後的談話會中，我提出一個議案，在此議案中宣言：『連合經濟解放與工人自治運動』。我們致意於『所有無產階級與工人的團體，他們是不願屈服於大小中產階級的政黨下，這些中產階級只知剝削麻醉民衆去得自己的名譽與薪金。』我不知其他各國有沒有這種同感。

此會的精神還是堅持以前戰爭的不可克服的性質，閉會時會爲阜姆而歡呼。

我是自阜姆坐飛機到佛羅倫斯的。我在阜姆會與丹農雪烏作了一個很長很親密的關於意大利前途的開心置腹話。在我歸途中，因爲大風發生，我乘的飛機，不得不在玉田省的愛羅 (Aiello) 飛機場停下來。我因怕遲延，故又改乘火車到佛羅倫斯，我恰好趕到開會，我大事活動，以抵抗我們仇人的暴亂。終究，我精神弄得十分疲倦。因我在民報上每天作激烈的文章，攻擊布爾札維克主義，故在羣衆的眼中看來，我是一個愛國者，是一個抵抗暴力的宣傳者。這會是依法西斯方式閉會的；我們發誓彼此再見；我們發誓不顧一切以得最後的勝利。

我自佛羅倫斯乘摩托車到羅門納。開車的是居杜潘加尼 (Guido Pancani)，他在佛羅倫斯是出名的義勇隊，並且善於駕駛飛機——一個體育家。在同車中有他的妹夫康斯士加文尼 (Gastone Galvani) 和里德羅阿爾卑拿地 (Leandro Arpinati)，他們都在波郎納鐵路上作事，後來他們在政治團體中都很出名。由我們到了法安

日，我們的車在阿爾非安(Orphanum)咖啡店停下來了，在那兒我過着一些老朋友。我們再繼續趕路，因為車的速度太快，於是挾在一個火車道交叉的地方了。因為我們過分用力擺脫，以致軌道也斷了，我們的車也摔到別的地方去了。除了開車的以外，我們都被擲到數碼以外去了。我並未受傷，阿爾卑地受了一點輕傷，我和他一同去喊人來救我們的朋友，他們呻吟於痛苦之下。人來了，將受傷的人放在車上，以牛拉着，將他們送到法安日的醫院中去。在施手術的期間，我竭力幫助這兩個病人，我盡力安慰他們。後來，我坐火車到波郎納去了。這次的意外之事，我本可大受損傷的，但命運幫助我；我似乎覺得我的敵人的仇恨正是我的護身符。

我以前曾經述過，自從一九一九年選舉失敗之後，我的朋友有許多被恐嚇住了，有的來告訴我說我逆流而行是無用的。他們說——這種心理是常有的——最好與反對派講和，因為他們在政治上在國會中都很得勢。妥協，談判，和約都貢獻給我。

我坦白的拒絕任何和約。我甚至不能想像我將與那些以前曾反對意大利加入戰爭，現在又在破壞牠的和平的人一同開會。瞭解我的人很少——甚至與我最接近的人也不瞭解我。民報的兩個編輯也要離開我。他們托辭他們的家遷走了。他們控告我在選舉的時候，利用本報爲阜姆事聚集金錢而自肥。我自此得着一個經驗，我必須時時防備我那般朋友。

我出席於蘭堡地的新聞記者會，要求給予我對於此次被控的旁聽和解釋的機會。我的辯護是很豐富而又正確。此會因此不得不對我主持公道。後來，不等我最後的勝利，以前曾經譏諷過我的人都向我道歉，承認他們自己的錯誤。

同時，社會黨同國民黨借口此次的事來攻擊我。他們派遣獵狗一般的人來偵探我。他們賄賂兵士與警察。對於我的日常生活，我的行動，我的信仰都秘密打聽。一些被引誘的，被拒絕的，不得意的——這些人都曾經被我以公正的及堅拔的精神攻擊過的——都聚集起來反對我。但是他們不能傷我一絲一毫。雖然他們翻天覆地

的偵查我，但抓不着我一點破綻。關於阜姆戰事籌款的處置，及其他的謗，我在我的報紙將所有的文件與證據都發表出來了，這種文件與證據是沒有問題的。

這篇文章的結論是我一生所要保存的。因我的辯護並無不妥，故無人再攻擊我。在政治工作上，牠的價值是可增可減的，人們可以打倒我或捧高我，但關於道德的事就不能如此。人的生活應該與他所信仰的一致；應該不存任何私見。真誠人在政治方面應有一種仁愛與熱誠的意識；他們應該對於他們的人民有一種深刻的認識和相當的眷愛。所有以上的好德性，不應被假貌爲善，花言巧語，或妥協與奴性的讓步所敗壞。在這一方面，至少，我自己還驕傲得起來，因爲我並不被人疑惑到這些上面——甚至被我自己——我覺得我的靈魂是不可磨滅的。

我相信，這就是我的力量和成功的唯一原料。

一九二零年的起頭，意大利的外交陷於十分困難的地步。在巴黎的外交家正在劇烈地辯論，達馬下的創傷還未痊癒，阜姆的問題也還未解決。加以丹農雪烏也還

在阜姆。社會黨雖然勝利，但一天一天的證明了他們無能並且不能去維持他們政治的尊嚴。在他們之中，左派很得勢。列甯的魔力在他們的當中。自由黨完全將他們所享的特權讓出來了。這時內閣就在一般奢求無厭者和想獲得特種權利者的慈悲之下討生活。國會中只見騷擾，街道上也只見政治性質的喧嘩。

在這種情形之下，雖然不能操勝算，我們也應該掙扎。我在這一年之初，作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讓我們航駛』。在此文中我說：現在世界上兩種宗教在彼此爭勝，以期統御宇宙——紅的與黑的。聖諭皆自兩個教皇宮裏頒布出來的——自羅馬與莫斯科。我們在此兩派之中算是異教徒。我們不會被牠們所同化。這彼此的爭鬥的結果於我們是不甚要緊的。倒是這爭鬥的本身還有點價值，雖然勝利不一定到手的。世界上真也有與反天主教的朱利亞 (Julian the Apostate) 相同的情形。像披紅頭髮的喀立利渥 (Galileo) (譯者按：此指耶蘇) 是否將再勝利？或者這勝利將屬於列甯 (Mongol Galileo of the Kremlin) 呢？所有的勇敢與英雄的思想的顛覆將要實

現嗎？

『這些問題都縈繞在我們一般人的腦筋中。

』但是，同時我們應不顧一切地去航駛我們的船——甚至逆流而行。甚至有覆舟的危險。』

這時似乎無暇作這些空口的辯論。事情一天一天的變糟了。在正月裏，經過嚴格的討論，鐵路罷工是不可避免了。不久，郵電的罷工也跟着發生了，經過了六天的功夫。這不但於市民利益有害，並擾亂了國家的交通。這甚至將思想的流通也打斷了——尤其在國際上的。社會黨機關報前進——該報我曾任主筆——在這時發表文章說：郵局，電話，電報是現代的奢侈品；在古代沒有這些也很方便的。誰知道他們是在開玩笑或真真是左派愚笨的思想在作怪？

上述的行動的原因常常是經濟的，但是實在說起來完全是政治的；他真正的目的在給當局一個大打擊，並反對中產階級及現存秩序，而去建立蘇維埃政府於意大利

利。這是他們假面具後的真目的。他們沒想到各種紛亂的合併是容易使專制的少數人把持全國——控制牠的交易與交通與城市。

在這困難，怯弱，呻吟，無能，幻滅，無聊的評論當中，我獨大膽作文說：國家的工人，縱使他們的觀點以為政府是無能力是對的，但是他們對整個國家的觀念却錯了。去作無味的罷工加重人民痛苦，去侵犯全體人民的權利，即是領導近代文化生活回返於原始部落的鬥爭。

在一九二〇年正月十五日我的報上，我發表一篇文章，內中說：『這種內訌是發生於政府與社會官能之中的。受苦的——他們已有了擔負了，但是擔負還時時落在他們身上——是意大利國家。——「國家」二字的意義是人類集合的名字。』我再加上一段『物質上的損失是不可計數的。但是國內外的道德上的損失更大。在這時罷工只是利於聯合的帝國主義。這時是我們在巴黎開談判最要緊的時候。在這時只有一個問題——去找着最終的和平。為什麼我們的郵電工人不再等兩個星期；等到

尼蒂自巴黎回來以後再說呢？爲什麼他們對政府的哀的美敦書要在十三日呢？是否這哀的美敦書是正寫好？是否牠是很重要非在這時發生不可？總之，所有的行動，只是表現不良的政治性質。」

上帝保佑，在正月廿一日郵電工人復工了，但在十九日鐵路工人又罷工了。這個罷工是無用的。紅色工團主義的領袖不顧一切的宣布罷工，甚至不顧工人的感情與利益。我以爲這個罷工是『一個反抗國家的大罪惡』。全國都在荒廢之中。意大利完全在暴力與紛亂的爪牙之下；外國游歷者也避走一空了；對於銀行的不信任也成了。一個普通的現象，同時不好的謠傳佈滿在國際間，使得我們的外交談判更形困難。

在這自我主義肆無忌憚的中間，法西斯黨在罷工期間竭力服公務。我將永不忘記我們的人，因爲他們信仰的鼓勵，在此暴亂的時候，完全盡了他們的責任。他們拿他們的勇氣對抗其他罷工者的侮辱與恐嚇。

不久，此舉觸動公憤，許多社會黨膽怯下去了。他們想拿這責任完全放在宣布

罷工的領袖身上。在這時，我於廿一日的民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太晚了！』。我暴露社會主義的真實情形——這些話都成了預言了。

『杜拉第派 (Turatiens) —— 這個字是指非力伯，杜拉第的黨徒，他是社會黨右派的領袖——應該早就醒悟了。現在的情勢如同一個車已經到了一個懸崖邊了，改良派的關鍵也要破裂了，但他們還不懸崖勒馬；他們絕不，並且還耗盡他們的精力去一直錯到底。在這懸崖的底下有一座崇厚的牆，車一滾下去，只有粉身碎骨的。真理將要自這毀敗之中出現了。法國寓言家拉，芬天 (La Fontaine) 說：『有時不幸未始非福，至少可以啓示愚者 (A quelque chose malheur est bon: à mettre un sot à la raison)。』

『假如這些愚人恢復了他們的理智，不要將他們的國家擲於毀滅與不幸之中，這是再好不過的。』

鐵路罷工延長到正月廿九日，在這時候，外交討論的結果，使我們的外交政

策，不得不取一種妥協態度。在這階級爭議的乾燥無味中，有件帶理想色彩的事發生了。就是打算將受困的阜姆的人民運到米蘭來。他們已經夠受經濟封鎖的困苦了；他們生活於他們自己困苦之下。我們仇人的子孫維也納人在米蘭已能得着很好的待遇。誇來諾（Quarneri）的意大利的子孫要得着愛護與憐惜，倒是不可能的嗎？這件仁慈的事的消息——法西斯得着阜姆指揮官的同意帶來的——在意大利全國響應。在他們的旅途中，每個車站都有很大的歡迎羣衆。報紙檢查官禁止我們寫關於這件事的成功。這只是當局的一種政綱，有系統的來毀壞我們的精神，這種政綱在尼蒂的政治手腕上，就像鉛的食匙上印上一個很難看的記號。

尼蒂因為要掩飾他失敗的外交，在會場發表關於阜姆的話，他公然偏向着斯拉夫人，這時正是威爾遜想實現他的奇怪計劃，將阜姆與日拉劃爲孤立不相連屬的自由市，由國際聯盟來管轄。

第二天——正月八日——我的報紙上頭一頁載有下列的標題『蝸牛先生 嘉果亞

(H. E. Cagola) 的驚人的言語」。這個外號是丹農雪烏送與尼蒂的，後來此名就無人不曉了。在這個標題之下跟着我的一篇短社論，題目是『不幸』。在這篇短文中，我將巴黎談判的可慘的歷史稍爲說了一些，然後來個結論：

『這實情是這樣的：尼蒂又預備回巴黎了。他要回巴黎將他的襯衫都送給人。在這強梁的猶哥斯拉夫的不可克服的精神之前，我們的蝸牛先生除了喊叫哭以外，什麼都不知道。他所說的話是不可思議的卑陋。就是在戰敗的德奧也沒有像這樣一個卑屈的公使。卽如有一個，也不會讓他作下去的。尼蒂是一個背職公使，一個自毀公使；他是一個孟地喀里安尼 (Montigliani) 公使，只知和平，不顧利害。他並沒有忘意大利人的目的是德瑞士德同德安士，但我們蝸牛先生自願幫助猶哥斯拉夫的抗拒。

『比較起來，一八六六年的和平是一個很可觀的事了。這次再去巴黎，我們的蝸牛先生又將再讓步了。是日拉？是瓦龍納 (Valona)？誰又知道？這都是很可能

的。就是放棄哥內日亞(Gorizia)也不是不可能的。甚至於孟法爾孔(Montefalcone)。這樣，沿達喀利亞門土(Tagliamento)一帶也要保不住了。因為像這樣我們才能保持與猶哥斯拉夫的友誼呀！

『在這種污辱之下，我們覺得我們甯願作諾斯喀(Nozze)下的德國人民，比較作鳩牛先生下的意大利人民要好得多吧！

『我們的前途只是悲痛與羞恥；比在嘉波瑞士事件發生時情形還壞，甚至比阿巴，加瑞馬(Aba Carina)的日子還難過。

『我們將要恢復我們的精力，但是在未恢復之前有一個人應強迫補償。』

政府現在所採行的內政與外交也引起了許多別的報紙的強硬的討論，這些報紙是意大利生活的各種不同趨勢的反映。在上議員佛雷沙蒂(Frassati)領導下的斯坦巴報是我攻擊的標的（佛氏這時被任為駐德公使）。我猛烈的攻擊他所採取的綱領。他虛張聲勢地自以為他的報紙是我們祖國的救主。我們不要忘記佛氏是反對我

們意大利加入歐戰的。意大利在過流血悲慘的日子時，他永遠站得很遠的。這樣，他自然不能在這戰事告終的和平時代作一個祖國的救護者。

塞拉導報是代表並解釋自由派的公意的，這時也反對威爾遜所提議對於卓姆同達馬下不公平的仲裁，因為仿照沙爾維米尼和尼蒂的不良政策，而阿爾巴提尼（Albani）也贊助這仲裁。紅色的前進報利用惡辯論及譏諷之辭來反對我，在大眾輿論之前辱罵我。國民黨的報紙也幫助他們抵抗我，但這都不生效力。最要緊還是他們的反對法西斯的興起同戰爭的勝利。

罷工都成了軍警市民之間暴亂與侮辱的衝突；國會中無窮的討論中只見着磨拳擦掌的現象。這種可悲的現象不但是我們人民的羞恥，並且是我們政治生活的羞恥。

在數月之間，內閣三次發生變動，但最終還是尼蒂得勢。現在的民主政治已與其他的原理妥協了，所以現在發生的問題只是互相作很大的讓步。這些是不幸而又

無益。但沒有人想到在我們的國家中再去重建一個社會制度，這個國家是已經過經了一個血戰，並且是生活在動的現實的世界裏。

法西斯這時如同一個在強弱，妥協，朦朧，紅色理想的海中之燈，她起始戰爭了；盲目的羣衆的勢力就可克服牠的。我這時成了尼蒂政府的眼中釘了。他將他手下的走狗都放出來對付我，同時他的新聞記者又不憚煩地記下我在政治上的矛盾。社會黨因鑒於我道德與物質的力量之偉大，也想盡服仇方法排斥我。但是，他們只在遠處咆哮。他們非但膽怯，並且不知事實的真象。

當米蘭還在流氓手中時，有一晚我一人在皮日街咖啡店內，這裏是城市的中心。我正在喝東西，一方面在等候米捷，班琪 (Michèle Bianchi) 的時候，一羣社會黨與流氓在此咖啡店起內訌，他們開始罵我，侮辱我。我是被他們認出來了。我看他們想打我一頓，以洩他們心中的積怨。這羣人愈聚愈多，其勢洶洶，於是這店裏的女主人將店門也關上了。她請我趕快離開此店——在這紛亂的時候，照例是此如

的——因為我如此於她店舖很不利。我不等他二次說情，我就走了。我時常對抗這些流氓而一點也不恐懼。他們的人愈多，愈能試出一個人的勇氣，這種勇氣對於有些人簡直是一個嗜好。我對於這羣流氓也不能說不願對抗他們。

我面對着他們爲首的說：『你想對我怎麼樣？打我？好，開始吧。但是請以後防備好了。因為不論什麼侮辱，什麼攻擊，以後都得加倍賠償的。』

我還記得當時那些狐羣狗黨的怪現象。他們立刻鴉鵲無聲了。他們彼此暗地裏傳遞眼色。最近的先溜走了，於是一種忽然襲來的恐怖傳佈在他們當中，他們漸漸走開；他們退散了，僅僅在遠處繼續辱罵我。

我所以要寫這件事的緣故，就是因為我們法西斯黨一生的遭遇有許多如此的。但必須知道，其他情形的結果並不像我這次一樣的——結果常常是打，刀刺，手槍，暗殺，殘忍，慘刑和死亡。

在這時，尼蒂與地日將軍 (General Diaz) 中間又起了衝突。

倫敦條約——曾經允許意大利以利益的——現在也破裂了。亞德里亞沿海地也完全不穩了。在外交團中生出一些無稽的謠傳。猶哥斯拉夫人要佔整個的亞德里亞海岸的危險，使得羅馬陷於悲慘的地步。學生，教授，工人，市民——一切代表份子——共同向閣員同政治家請願。因為達馬下的原故，意大利各地都派代表參加此次的請願。在意大利加入大戰的週年紀念時，所有的這些人組織一個達馬下遊行隊，表示他們對祖國永不消滅的忠誠。

在羅馬，發生一件意外的事，一直到現在還在我腦中活躍。這件事引起衆怒。御衛隊——一個新的警備隊，是尼蒂用來作他的爪牙的——襲擊了這個遊行隊。他們開槍射擊，許多人死了，還有五十個受傷的。這是一件羅馬許多年來發生的最可恥的事了。這樣慘殺以後似乎還不足，凡是加入此次游行的人許多又被捕了，甚至女人也連坐。很少的人膽敢起來反抗這件事。要死的犧牲者與驕誇的當局似乎是當然的事。在國會中，有少數人——國家主義的作家陸熱西西里安尼 (*Luigi Stilianu*)

埃熱爾伯土，瑪提(Egilberto Martini)也在內——臨時提出質問，但是未得響應。在民報上，我將我的輕視遠近傳播。我咒罵現在侮辱人民的制度。我的吶喊在上議院得着回響了——在上議院中，在歷史上，常常有人起而爲意大利的尊嚴，爲公正，爲高尚而奮鬥。

一羣上議院議員——爲首者是地日，提出以下的動議：

『上議院對於政府容忍缺乏訓練之國家御衛隊以損傷我軍尊榮之勝利與人民反抗精神之舉甚爲抱歉。此於我國家的統一運動與文化的演進的種種合力工作皆有妨害。以武力壓迫五月廿五日之愛國運動並遞捕達馬下與阜姆之人民爲違反我國歷史的傳統之舉動。』

在署名之中，除了地日之外，還有著名歷史家阿體里阿何體斯(Attilio Fortini)與達翁得瑞維爾(Thaon de Revel)，還有其他在意大利文壇上著名人物。署名者共六十四個，其中四個曾任上議院的副議長。

這個動議喚醒意大利歷史的遺傳，是有方又有生氣，卑視對於此次意大利戰勝的褻奪。其中的領袖是地日將軍。他得了維托瑞阿維乃士（Vittorio Veneto）無上的尊榮。他眼見着美好的高尚的軍人軍官的理想一天一天的消滅了。

尼蒂政府——同他的不值一錢的政黨與無用的國會制度——只知討好於人，只知攫取政權，既不顧國家，又無勇敢的理想，因此又第三次倒了。

基阿立地便捲土重來了。

經過許多屈辱與搖動之後，國會與政治制度表示出牠們不能管理或領導人民的命運。在尼蒂第三次倒閉之後，以首相為職業的基阿立地又上台來了。他這次的再來，給我們一種印象，他似乎在破產的情形之中來接收這個所謂自治政府。

我們不得不承認基阿立地私人生活的公正；但是政治上我們就不能承認了。他是一個被破壞者。他永遠對於意大利生活的理想的發源及其發展沒有深刻的信仰。在政治上，他將意大利所有的問題都付托在假的不自然的民主政體的國會的制度上。

因此，他的氣質使他在大戰時反對我們加入。現在，在這戰爭勝利之後，他再上台來，好像一個人來結束一種商業似的。他所清算的事業在我們全民的歷史上是很可能，很艱難，並且很成功的一件事。

基阿主地內閣的主張可謂還不錯。在尼蒂政府的亂政以後，只要是換新人物，人民沒有不歡迎的。外國的代表與一些誘惑份子，因為得內政的幫助，起始鼓勵阿爾邦的人民反對我們。此地離巴瑞（Bare）只有十二點鐘的路程，牠是受我們文化的影響，並且牠近世文化生活之所以放光彩，完全是因為我們的努力——現在完全起來反抗我們的駐防了。自從一九〇八年以來，我們有衛生委員會駐在瓦龍納，自從一九一四年起，我們就在那兒駐軍隊。我們築城市，醫院，馬路，在一九一六年塞比亞的軍隊曾經自此路通行。我們在阿爾邦耗去無數的金錢，犧牲無數的兵士，來維持這小國家，使牠將來能夠很好的生存。

我知道並且告訴別人，要希望基阿立地來解決阿爾邦問題是不可能的。繼續不

斷紛亂的內政使他沒有精力與腦力來對付外交。這時斯佛日 (Sofia) 是外交總長；這樣儘可以完成亞德里亞問題的失敗了。這時，我們在瓦龍納駐軍因為政府的不良，迫而退出來了。

我們又遭遇一次失敗了。

一九二零年鐵路工人採用一個有系統的行動，拒絕鐵路輸運軍警。有時甚至拒絕牧師。我獨自竭力反對這種濫用威權的事。意大利人民對這些人爲着對於機會的誤解，爲着對於勢力與驕榮的盲目，已經受盡苦了。誰要膽敢反對或批評政府的政策，則殺身之禍就不遠了。

這時，發生一件事關於克雷末納 (Cremona) 的一個站長叫伯爾剛若尼 (Bergonzoni)。他命令他手下的人將一個兵車掛在火車上運到皮山日 (Piacenza)。因爲這事，被社會黨操縱的鐵路工團要求公共工程部長解伯爾剛若尼的職。此項要求被拒絕後，米蘭鐵路罷工相持了十三日。九十萬居民的米蘭現在與外界的交通完全絕斷

了。現在不得不用以前的馬車及摩托車了，甚至在納維喀里阿河用小船交通。

我們近世大城市米蘭現在處於無政府的狀況了。這時的軍隊本可攫取政權的，但他們乞憐於地方當局之下。他們甚至向地方當局乞麵爲兵士作麵包。附近的車站的堆房充滿了貨物；自然啦，這種貨物堆在那兒讓牠慢慢腐爛了，或者由人搶去。終究，在十三天後——六月廿四日早——經過一番會議之後（在會議之中，人們動武，死傷甚多），鐵路工人被全市人民的憤怒所屈服了，他們相信最好是復工好了。這時政府是已經死了，只等着埋葬了。

基阿立地內閣，現在又困於經濟問題當中了。他因爲希望取悅於社會黨起見，他計劃將所有因戰事而得的利益都充公，並計劃收很重的財產繼承稅。第二個方針完全是社會主義性質，牠將要消滅傳襲的家族觀念。這將要損壞以財產傳與後人的權利。這不只影響於經濟，並且於社會與道德也有關係。資本制度現在不過在幼稚時代；正當的處置，是必須去賠養這達到有希望的，人類福利的，促進文化的工具。

的功能與發展。

在外交上，外長斯佛日收結斯巴和約（Agreement of Spa），簽了地雷納條約（Treaty of Tirana），放棄了瓦龍納與阿爾巴尼亞，又與土耳其訂塞維瑞條約（Treaty of Sirves），並預備去解決阜姆的糾紛，最後一個問題在雷巴羅條約（Treaty of Rapallo）中將牠解決了。

規定將達馬下劃歸意國的倫敦條約的實現，現在也成了問題了。上議員西羅亞（Solario）在上議院中說倫敦條約「一直被意大利人自己弄糟的。」

我堅決的相信，這時必須想法補救外交政策的腐敗了，我起始使用法西斯黨同民報。我試試築堤防止這未來的大難。但是去防止這濁流是很難的。現在有一種向共產主義的傾向了。列甯的勢力好像一種神秘的東西在人心。這俄國的獨裁者，正在支配民衆。他沉迷民衆。正在使得民衆迷得像受了催眠術似的。後來因為俄國大災荒的消息，同到俄國去研究布爾札克主義委員的報告到後，人民才睜開他們的

眼睛看見俄國的海市蜃樓的虛假。他們的熱誠也漸漸減退。最後列寧不過成了玩弄政治者的旗子與口號了。

意大利飛機場也關閉了，飛機都束之高閣了。有人想試試從事於民航。這時在維羅納發生一件最不幸的驚人的事。一個自維尼斯旅行回來的飛機，落在此城中了。十六人因此身死，駕駛者在內。在此十六人之中，有幾個是米蘭的新聞記者。此悲劇影響了全意大利。各處都表示悲悼。但是最可怕的當局借此機會停止討論飛行問題，將飛機都毀了。

正當這時候，我要去學習駕駛飛機。這次在維羅納（Verona）摔壞的飛機的駕駛者瑞杜爾飛（Lieutenant Ridolfi）正是我的鄰居。他的尸身被抬到福利的教堂去了。我正在那兒與幾個政治上的朋友休息。我的故鄉對我很冷淡，甚至仇視。我希望得到他們的喜悅，又想學習駕駛飛機——在瑞杜爾飛因駕駛飛機死後——的努力都成泡影了。在當時，凡是沒有物質的價值的事似乎都是無價值的。人心都是苦痛

的。因爲同樣的原故，丹農雪烏預備在阜姆形成一個永固的形式是不可能的，因爲他沒體會到這時的人心。

但我並不捨棄我原來的主張。我屢次飛行。我與民報的職員飛過孟第亞 (Manifa)。我要以我的行動表示我們將來意大利的興盛與進步都非飛行術不可的。我個人開例在此，我的朋友也跟着我行事。

被迷的羣衆的趾高氣揚同政府的柔弱無能，在九月的開頭簡直達於極點了，五金工人便相機佔領了工廠。這正是表示布爾札維克主義的行動。這主義就是要取得生產工具。幼稚思想的工人和煽惑他們的領袖以爲他們可以直接管理工廠，不要有什麼預先計劃，所有的工廠，所有工廠的生產手續，甚至出品的販賣，他們都要一齊管理。在事實上，他們一點未實現，他們什麼也未作，只造些兵器，如刺刀與短劍之類。他們過了廿一天的安閒日子，作了一些充滿仇恨與弱點的游行。

在佔領工廠之初，工廠主，經理，雇員，都被工人封產了。商標與工廠的招牌

都拿去了，在工廠的屋和門戶頂上，象徵蘇維埃的鑊錘的紅旗飄揚在空中。在每個社會共產主義的規律之下工廠都設立一個委員會。發出電信以恐嚇那些不加入此次運動的人同反對這種怪現狀之人——民報就是其中之一。

工人用種種暴力來佔據工廠。在皮得孟舊都都靈地方——此地有輝煌的帝皇的與軍事的歷史傳統——的法院，無所不為。馬雷奧，桑日尼(Mario Souza)——一個國家主義的愛國者——因為他加入了法西斯黨，工人就將他逮捕了，並且給他一個很殘酷，很奇怪的革命方式的審問。他被槍彈洞穿了，身體被扔在水溝內。有人想到將他扔在鎔鐵爐內，但那時的鎔鐵爐就像那時的工業一樣的冷清，於是又有人想到將他踢打一頓以了結他的生命。他的罪僅僅是因為他加入了法西斯。其他的人也有與他同一遭遇的。這種不幸也落在婦人頭上。這時，很清楚的，男女都被狂妄所迷醉了。

前進報在此時，報告這件殘忍的暗殺案如下：

「一個國家主義者，一個加入法西斯黨人，一個回復社會秩序的，都要有同一的命運被捕而且處以死刑；這是命運的平均遭遇。」

別處也有工人佔領工廠之事，這不過是一種機會表現暴動而已。在孟法爾孔，同其他的城市中死人無算。

我們海外的債權像吹熄的洋燭一樣的消滅了。甚至在戰爭結束以後，也沒有人想到恢復我們的國家。人人都覺到一種崩潰的意識。印刷所發行許多鈔票。我們一方面必須設法叫他流通；一方面又必須阻止我們的經濟生活不致走入絕境。在十年後，我們還覺得這不幸的時候的負擔。

這意外的財政的恐慌，使得情形更陷於崩潰。我曾在報上關於此事的危機與精通財政學的國會議員麥達 (Mada) 辯論。我敢說，在此混亂期間，沒有一個人能為意人指出一條清楚的道路；在財政上，我們完全在向破壞那方面走，再加上外交的失敗，斯佛日 一步一步的在那兒讓步了。他已到雷巴羅了，從此阜姆成了一個分離

無助的荆棘滿途的城市了！

十一月四日，慶祝戰勝週年紀念中顯現出了一些復蘇的氣象。羅馬與米蘭都有擴大的愛國的游行。意國全地都舉行着。我也加入了。

但這種好現象是暫時的。不久禍事又發生了——波郎納的達居西阿 (D'Accurtino)，法雷雷的埃斯坦斯 (Estense)，同阜姆三處都發生流血慘劇了！

在波郎納有很少數的法西斯黨人，爲首者是阿爾比納地 (Arpinati)。我們知道社會黨在這紅色城市，預備大的游行示威以慶祝波郎納新政府的成立——內多紅色份子。在十一月廿一那一天，無數紅旗在市政廳同私家建築物上飛揚。他們又計劃放鴿子傳遞他們的消息到其他各處的同志中。全市都被掌握在社會主義者的手中了。他們準備採用蘇維埃的憲法。這時市政府的少數人同一些法西斯黨人也到會了。那些共產黨就以爲這是我們的挑戰。

波郎納的法西斯黨人——此地的總部在馬沙拿 (Marsala) 街——組成幾個小

隊，他們要不顧一切的維持秩序。午後，敵方增加人數。法西斯黨宣布決不畏縮，並警告婦女不要出門。在波郎納的街上要發生慘劇是預料得到的。法西斯堅決的態度驚動社會黨了，這不但是他們覺得他們不敢爲所欲爲，又加之他們領袖的恐懼。我看得很清楚，意大利社會黨的特徵就是恐懼與懦怯。

當時有三十個法西斯黨人組成小隊，要想自獨立街穿過，在空場上有許多社會黨人，紛亂，叫囂。一部分被驚的羣衆湧入市政廳內庭中。社會黨人在此築壘把守，他們被恐懼嚇昏了！以爲進來的是法西斯；他們怕市政府被法西斯所得；於是，他們在羣衆之上投擲炸彈。

羣衆更恐怖了。許多人都逃走了，將社會黨的本來面目也忘了。

當內庭中發生不幸的時候，在市議會廳中也發生了悲劇。共產黨知道法西斯黨侵入了，他們都往門的出口擁擠。有的混入羣衆中，有的反過來與會中守舊派搗亂。於是槍聲動了。衛隊自己先躺下了。少數議員——內中有辯護士熱阿達尼(Sto.)

rdani)，阿維喀尼阿 (Oviglio)，比熱 (Biagi)，克里瓦 (Colliva)，門納瑞西 (Manara) 數人——還不動他們的地位，他們爲恐怖所鎮住了。有人又放槍了，打在阿維喀尼阿身上。第二發射在熱阿達尼副官——他是比塞里雷隊中的，在大戰時變成了殘廢人，共產黨因此恨他。同時，暴動的領袖還拚命的在內庭的羣衆中放手榴彈，他們甚至殺了許多社會黨人，因爲他們誤認爲法西斯黨人了。這次屠殺真是十分恐怖！

同樣的事發生在法雷雷的埃斯坦西的歷史上出名的堡壘中，社會黨在那兒舉行游行示威運動。一隊法西斯黨人到他們開會的地方去，他們於是開槍射擊。我們死三人，傷多人。紅色的法雷雷——所有的省縣都在社會黨手中；此地的地方長官也有被捕的危險，法雷雷於是終日都在過不安的日子。同樣的狂熱充滿了尊嚴的埃斯坦西。我覺得，在革命之前的許多不幸事件，僅僅是某種革命的序幕而已。那麼這是什麼革命？

我召集各處法西斯運動的負責領袖——波河，上部意大利其他城市鄉村的代表——到米蘭。蒞會的不多，但他們都是堅決能冒各種危險。我使他們知道，只借報紙的宣傳與舉例是不成功的。我們必須在暴力的戰場上去打倒我們暴亂的仇家。

我如同得了一個啓示，我知道意大利將要被一種歷史的作用所救——在一個不完善，而又不能完善的世界——一個公正的勢力。

我們以前的民主政治已經死了；牠的遺囑也已宣讀；牠所遺留給我們的唯一東西就只是混亂。

第七章 法西斯

在某種情形之下，暴力也有一種道德的深刻意義。

在意大利，所謂領導革命的階級，不但未出現，並且未產生。自由派將所有的一切都讓與社會黨了。我們沒一個堅實的，現代的，國家的統一單位。

愚昧充滿了工人與農民羣衆的胸中。要想用好話，或用宗教式的勸告是無用的。最需要的就是一種合時的，懇切的，對英武的暴力的承認。這唯一的方法是『卽以其人之道，而治其人之身。』

跟隨我們的人，都是明白戰爭的意義的。『意大利戰鬥之羣』(Italian Bundles)

(F. F. White) 就是他們組織成功的。有許多是從大學校出來的。他們因理想的鼓動，離開了他們的學校來隨從我們。

我們知道我們一定要勝利——推翻以往怯懦與奸滑的時代——我們所走的路是需要暴力，犧牲與流血的；我們必須建立社會秩序與紀律，這些都是羣衆所需要的，但我們絕不能用乳水難融的宣傳方法，用言語——國會中與新聞界無聊的鬭爭。

我們起始我們復活時代。雖然這時死傷遍地，但意大利再生的曙光已在我們前面了。

不幸的一九二一年，還來一個更不幸的結束——阜姆事件的解決。雷巴羅條約以後，阜姆成了一個獨立的地方，意大利在阜姆的反抗更是堅定了。丹農雪烏宣言，無論如何，他決不放棄這個地方，因為他爲要保守此地意大利人的清潔靈魂，他已受了很久的困苦了。

我也是置身於此事件中的。在此事的起始的一天，丹農雪烏同我就是很好的朋友了。現在有一年多，我常常接到他很親切的信。這些信將卓姆的消息同感情都帶給我。在佔領此城的頭一天，丹農雪烏已經決意堅持到底。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四日的信上就可知道他一個最勇敢的消息，供我在報上發表。

『我親愛的墨索里尼：

『這裏有兩行很重要的急信。我工作很久了。我的手同眼睛都在痛。我叫我兒子嘉不呂里諾 (Gabrielino)——他是一個勇敢的人——送這稿子與你。你看有什麼需要改的地方沒有，謝謝你。這不過是我所要達到的目的的掙扎之頭一步。假如報紙檢查太嚴，就請你將信發表，省略的地方以空白表示出來。這樣我們也就夠傳達我們消息的了。

『我還要給你寫信的。不久也許可以見到你。我對於你這種善於應敵的堅毅的有力的指導，十分欽佩。讓我握你的手。

你的丹農雪烏。』

自七月到十二月，阜姆情形十分不佳。因為對付丹農雪烏的堅決的態度起見，基阿立地——他對於斯佛日所訂的雷巴羅條約十分忠實——決定封鎖此城。封鎖的結果似乎不甚佳；於是政府又決定以武力佔領此城。他們選定聖誕節，因為在這時候新聞界有兩天休假。意大利的兵遣去打意大利的城，去打少數勇敢熱烈的意大利兵士。血染城市，尸橫街衢。全意大利因此都震怒了。

此後，雙方都有後悔的意思，而想彼此讓步。於是定了一個公式：丹農雪烏將他的權勢給與市民組織的委員會，他自己離開阜姆。他在此地執政已十六個月了。現在他將此地的命運交與本地人民同將來的正在發展的事上去。我在這時寫了一篇文章得了全意的同情。

『在一切文字的描寫之下，這次的事可謂很完善；你也可以說是可怕，但確是完善的。在一方面是國家冷靜的理論堅決到極點；在另一方面是理想的熱烈的理

論，豫備作一種至高至大的犧牲。假如請我們選擇，我們這不安的過慮的少數人一定要很鎮靜的選擇後者。」

一九二一年正月四日，我作了一篇熱烈的文章以紀念龍琪部隊之陣亡。這篇文章的結論是：

「他們在大戰中是犧牲到底，但他們之死是重於泰山。意大利的三色國旗在爲他們歡呼，意大利的國土掩蓋着他們。他們的墳墓等於一個神座。所有的他們中間不同的政黨與支部都消滅了。由喀納羅 (Carraro) 的死者可證明阜姆同意意大利是全國統一的，他們具着同樣的血肉和同樣的靈魂。外交家的筆墨永不能消磨我們以血換來的事業。

「致敬於龍琪部隊，致敬於他們的將領丹農雪烏，並致敬於那些生還的同永不復還的戰士。

『兵隊現駐紮在納瓦沙 (Nevoso) 的雪山上。』

暴力的需要是我們已決定好的。我們每人都覺得如此。現在，我們清楚的意識與一定的方針的行動的時間到了。我所決定的小隊與戰鬥單位也組織成功了。我給他們正確的指導和工作的分配。他們起始訓練與復仇的工作。

我們的暴力帶些猛烈性。牠是訓練得很忠心——像加里波的的軍隊——並且有武士氣味。「意大利戰鬥的法西斯」的中央委員會是在我指導之下的，同時作省縣地方執行委員會的工作與行動。有許多勇敢而又生氣勃勃的份子是從學校來的。這些學生離開他們學校，來過政治生活，來就法西斯，意大利的學校因此更是尊榮了。一些孩子，一點也不後悔，一點也不搖動，離開他們快樂的生活，來過這種反抗賣國者的危險生活。後來，因為這些年青勇敢的孩子，我吩咐制定一種榮譽獎章；他們犧牲了血來救他們的國家的。他們之中，有些意大利的模範青年，他們是充滿了魄力，以他們有紀律的有方法的行動去消滅其黨份子，使不致貽害人民。無論是激怒，搶掠，勒索，恐嚇，騷擾等等都有法西斯小隊的行動出來干涉。黑衫

——艱苦的象徵——是我們戰鬪的制服。

自由民主政府時妨礙我們的法西斯運動。他們大體是依仗禦衛隊——一個盲目反對愛國運動的工具。但是我們以勇氣，方略，能力去抵抗這襲擊，陷阱與死亡。我們不但未入牢獄，我們等着審問，許久也無動靜。我對我的勇士有一種神祕的影響。他們視我是爲祖國復仇者。他們臨死時都說，『將我們的黑衫就作我們的殮衣。』他們死時還不忘他們的祖國與他們的領袖，這不能不叫人感動。愛與歡歌放葩了。意大利青年復活了，他們充滿勇敢，男性美，充滿對於那些不負責任者的恨怒，他們暴露社會黨恐懼的心理，他們清算自由黨的賤昧。在這復活時代，在我們國家精神恢復時代，戰爭的歌聲，民族覺醒的歌聲，處處高漲着。

我們的死傷是不可計算的。政府的人，共產黨，泥水匠祕密社團 (Freemason) 都恐懼於法西斯的興起。他們千方百計的想打倒我們，襲擊與陷阱一天一天的進步。在大街與田隴中每天都有血戰發生。星期日，假日，任何集會的時間，都有關

爭發生。

我將我們用的暴力嚴厲的限制。我將這意思告訴我們的人。他們是服從我的。他們時常想到被殺的同伴，但他們自願並且完全服從我的命令。假如我是希望的話，我能命令他們去死戰。他們正在追求機會；他們拿我的話就像他們的法律。

因為他們對於我這樣的親熱，我覺得十分奮發。我心中因此生出一種深的責任意識。我記得尼古拉佛斯加瑞伯爵 (Count N. olo Rosari)——一個二十歲的青年——的死，他是被共產黨所刺的。經過了兩天的痛苦才斷氣。在他痛苦呻吟之中，頻於絕命的時候，他將我的相片放在他身旁。他說他死得有價值；因為我，他才知道如何去死。

在政治奮爭中我是無情的。我不惜加以每種的戰鬥。我也知道內爭的痛苦；但是在政治危機之中，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在數月的暴力與行動之後，大見成效，所有以前五十年在國會中的損失，政治策略不清的損失，因為自私與個人的野

心造成的不幸的損失，政府不良的損失，我們差不多都補償了。

一九二二年在政府的掩護之下，我與我們的仇人試訂了一個政治鬭爭休戰和約。社會黨與自由派的無知是不可理解的。我的大量寬宏的態度，更使情形變得烏煙瘴氣了。這休戰條約是社會黨署名的，並不是共產黨。後者受前者的幫助，還是繼續鬭爭。要想和平是無用了。社會主義毀壞了意大利。在短期的休戰以後，對峙又開始了。這次是一九二二年大鬭爭的開始。

我不願將那時的傷痕都寫出來。那是已過去的事了。我們每個現在生存者的壁爐上都點上一盞長明燈，以紀念死者。一個法西斯黨人在每個時間與每種情形都是存在着的。在勝利不可期的時候，有許多就死去了，但公正的上帝將要領導已死者到永遠的光明中，並將酬報那些誓願為他們的信仰而犧牲的生存者。

一九二二年的頭一個月在波河流域有激烈的暴力發生。社會黨甚至在法西斯黨的聖葬中也要開槍的。這種情形在羅馬也有。在這時，社會黨在賴洪 (Leghorn) 開

會。他們的黨從此分化了。自治的共產黨於是出生了，此黨以後在意大利的政治舞臺上作了許多不良的事。我知道——雖然他們隱藏着，但是差不多每人都知道——這新共產黨是受莫斯科的供給與指導的。我們也如別處一樣的被這種勢力侵入了。

在德里士德——一個每位意大利人都關心的地方，此處佈滿了熱誠與忠信的火焰——開了一個法西斯大會。為首者是熱安達(Granta)，他是一個國會議員，而又是一個很勇敢的法西斯黨員。在各種情形之下，他有方法一方抗拒外人勢力的侵入，一方對付當局的愚笨行爲。會是在羅西蒂(Rosetti)劇場舉行的。我在此作了一篇演說。我將我們的根本原則說出來，這原則不單是爲法西斯的，是爲所有關心意大利政治的。在觀察了整個外交問題後，我要求將斯佛日同基阿立地所訂的雷巴羅條約撤回。我承認，在這時我們不能抵抗這個條約的不幸的結果，因爲這是我們政治不良所致。我最後說：

『這條約的過失，並不在談判者最後的失敗；在我們的國會中，在新聞界，甚

至在大學校一些教授作的書上——自然，在日喀不瑞亞 (Nagahria) 翻譯出來了——都自以為達馬下不是意大利的。

達馬下，這曲悲劇，完全因為無知，缺乏信念，朦朧所致。我們將用未來的努力改正這個錯誤。我們將要去知道，去愛，去保護意大利的達馬下。

『這條約已經簽了，但這不能免掉以下兩件事中之一件發生：外戰發生或國內暴動。但這兩件事都很無意義。激起人民去反對經過五年血戰的和平條約是不可能的。沒有一人能作這不可思議的事。』

『在意大利鼓動一個革命去加入大戰是可能的，但是在一九二一年的九月要鼓吹一個革命去取消十分之九的意大利人所接受的已訂的和平條約——無論他的好壞——是想都不要想的。』

在將意大利及阜姆事件不穩定的狀況，及現在革命的必要失敗等情說完後，我立即將法西斯一九二一年的政治綱領堅決的規定出來。

『依照這普通的原則，我們的鬥爭的法西斯應當要求：

『(一)所有的和平條約應再事審查，將那些不適合，或能引起仇恨與新的戰爭的地方都修正；

『(二)阜姆與意大利經濟的歸併同達馬下居住的意大利人的保護；

『(三)發展本國的生產力，使意大利漸漸脫離歐洲各富國的拘束；

『(四)對於奧，德，保加利亞，土，匈諸國用一種尊嚴的態度提出質問，同時要求擔保我國南北邊界的安全；

『(五)與遠東近東諸國建立友誼的關係——在蘇俄治理之下的也在內；

『(六)承認我國的殖民政策；

『(七)改良並撤換駐外代表，這種人必須具有大學專門的訓練；

『(八)利用經濟同文化的機關及便利的交通，建立地中海與大西洋的殖民地。』

我用熱烈的信仰肯定結束我這篇演說：

『這是注定的，羅馬將再成西歐文化的領導地位。我們要將此種希望傳與我們的後代；我們要將意大利造成一個人類未來的歷史上最重要的國家。』

一九二一年是但丁百年紀念。我以但丁的名義夢想到：『將來的意大利是自由，富足，快樂；海洋天空充滿着牠的艦隊與飛機；土地的出產也很大。』

後來，在蘭堡地的法西斯會中，我指出我們爭鬪的目標。我還告訴米蘭的朋友們，法西斯竭力預備一般人才去作將來偉大的事業——使意大利成一個統治國家。

因為我肯定的說辭，大家都在預備用合法的行動與非法的行動去奪取政權。

社會黨與共產黨一方面彼此作理論上的辯論，一方面彼此爭勝去反對法西斯。共產黨於此舉並不猶疑。他們一天一天的表示他們對於法律的輕視，表示他們對於仇人力量的不顧。

在佛羅倫斯一個愛國游行運動中，共黨又預備騷動。擲炸彈，追殺法西斯。當時一個很年青的法西斯叫比達者 (Berta) 被殺了。他是在阿爾諾 (Arno) 河的橋上被

襲擊了，他被打成血餅，他們再將他從欄杆扔到水裏去。這個可憐的孩子，爲自救起見，用他的手指抓着欄杆，共產黨衝上前去，擊他的手，一直等到他血漿的手鬆了，身體落在阿爾諾河內，在水流中旋轉。

只是這件凶殘的事就可證明共產黨的怒氣是深入意大利了。但是，似乎他們以爲這還不夠，安波里（Ampli）的屠殺又起了，在此有兩大車水兵同馬鎗隊。這些無辜者的尸身就是共產黨凶殘的證據，他們對待這些不能動的尸體，就好像深林的野人對他們的無辜者的尸身一樣。

這種事並不是發生在一省內。在這時加沙爾，孟非雷士（Casto Monferato）的屠殺又發生了。死者之中有兩位老沙地尼亞（Sardinian）的鼓手，和勇敢的同伴西沙馬雷德維琪（Cesare Maria de Vecchi）也受傷了。在米蘭，單行的法西斯總是要暗地裏被襲擊的。我們的最親愛的黨員阿爾杜塞得（Aldo Settè）很野蠻的被刺死了。

三月廿三日，發生了一件極端恐怖的事，其結果十分可怕。共產黨在地拿（Di

劇場放一炸彈。內中許多人都是來看歌舞劇的良善的市民。二十人立即喪命。五十人因此殘廢。全米蘭都在痛苦憤怒與敵愾之中。羣衆的公憤無法禁止了。法西斯的小戰隊第二次攻擊前進報館，並且將牠焚燒了。別的要攻打工會，但被軍隊所阻止。

我們的行動隊在城廓外又開始活動，此地本來是共產黨與社會黨的根據地，法西斯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將這些擾亂秩序的匪徒趕出他們的巢穴。這時當局是毫無勢力的，他們不能制止任何騷亂。三月廿六日，我召集全蘭堡地的法西斯，他們排列成隊，走過米蘭的大街市。這是一個不能忘記的有力的示威游行。後來城市生活的保護者，維持秩序者，都隨着我們游行。這時建設精神又復活起來了。地拿同法西斯的無辜犧牲者給了我們一種最善的鼓勵，全體民衆可在里士瑞阿 (Lithorio) 之下，一致聯合起來，受意大利青年的指揮——他們曾奏過凱旋之歌，現在又要取得和平的精神，道德，紀律，工作與友愛等的酬報。

這個爲地拿炸案的游行示威是不能忘記的。自那天起，意大利的搗亂份子一天被破壞被壓制下去了。他們好像鼠子被驅入小洞，他們都被困在工會與地方俱樂部之內。

我過的是一個非常緊張的工作的生活。我一方要經營民報，每早晨我要作政治論文，這樣，米蘭及其他各地的人方能尋着我的政治的路線。我以堅決的手腕領導法西斯。我的命令是很嚴厲的。我探聽到米蘭來的關於各處組織的消息。我觀察我們敵人的行動。我要把持我們黨內一致的目標。我要維持組織內相當的自由以適合活動的彈性。我不願將我們如此清潔如此強壯的信仰混淆或弄污了。我不願將我們法西斯精靈——可愛的青年——與那般交易式組合性，國會妥協式，自由派的假仁假義中的份子混雜。

在此複雜生活時候，我學飛行術的希望還是未克服。此時雖然十分擾亂，十分緊張，每早晨我騎着自行車，往返十八哩去學飛行術。我的先生是熱塞伯瑞達里

（Gius. ppe Radelli），是一個很謙恭很勇敢的飛行家，他嗜好飛行，他很喜歡得有機會教我去作一個好的駕駛者。

某晨，我同瑞達里一同坐飛機中。頭一次飛時並無意外事發生。誰知第二次飛時，當我們正要往下落時，摩托機發生阻礙，飛機自離地四十米斜傾而下，將我直摔在田中了。駕駛者前額稍有微傷，我頭上也有傷數處，非兩星期不能痊癒。在田內施了一翻救急法後，我就到波達維納日亞（Porta Venezia）的喀地亞麥地加（Gnar dia Medico）經過醫士李納杜巴里瑞（Dr. Leonardo Palleri）一番醫治。這次的事我本有生命的危險，但經我私人醫生安不瑞熱何斑達（Dr. Ambrogio Pinda）的細心調度，得慶更生。

這次的事給我一個機會知道當時有許多人隨着我作飛行。差不多全國民衆都同情我此次的事，我因傷休息數日，立即到報館視事，因為我知道國人現在很注意我的活動。

在地拿炸案發生那一天，羣情憤激，那時波安比諾（Piombino）地方的無政府主義者派遣馬西（Masi）到米蘭來謀我的性命。他來到我家，按門鈴，很勇敢的走上我的樓梯。他的形貌特別。我女兒愛達替他開門的。

這位不知姓名的人要見我。他被送到我報館去，但是他只在佛羅那拿巴特（ro Bona parte）的公共廣場等我。當他看見我時，他起初很快的走到我跟前，後來慢慢的搖動起來了。他用顫動的聲音問我是否是墨索里尼，我說是的，他說他要同我談談。

這個人的奇異的行動，我想他一定是個瘋子。我告訴他我不在街上接待客人，我說我准在報館等着他，他半點鐘之後來了，要求見我。我立即答應。馬西——他是一個很年青的人，眼睛似乎在燃燒着的——見了我有點進退維谷的樣子。他說他要同我說話。他的行動十分奇特，我叫他立即告訴我他所想說的話。

在一陣猶豫之後，他告訴我在波安比諾的無政府主義中，抽籤以手槍謀殺我，

他抽着了。後來，經過一番猶疑，他決定將所有的事都告訴我，並且將謀害我的武器也交與我，由我處置他，我盡心的聽他，但我不說一句話。

我將手槍取過來，立刻與我報館經理桑特里亞(Sant'Elia)打電話，將這不幸的人交托他——他是被無政府主義者所困，而又被他夢想的結果所駭着了。我要桑特里亞伴他到德里士德並寫封信介紹他到法西斯黨人熱安達那兒去。後來，當他走後，警察不知如何又捉着皮安比諾的無政府主義者了。這件事是米蘭暗探在這時作的最好的工作。在地拿炸案發生了兩個月之後，他們都不能找出放炸藥的人是誰。啊！不知有多少人正在想謀殺我呢。但是愛總比恨要偉大些。我時常覺得有一種勢力克服了事實，克服了人類。

基阿立地這時在國會中的情形很困難。在政治的水平線上又發現一個大的星座——法西斯。因為這個原故，他以為這正是時候用國會選舉去度量各政黨的實力，他於是宣佈五月選舉。

在一番討論之後，各派加入競選的政黨，因為要抵抗共產主義起見，決定合爲一個整的選舉團體，此團體可名曰國民團 (National bloc)

這個團體的中心——唯一有激發性的，有鼓動力量的——是法西斯。其他別的政黨是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破壞者。社會黨因共產黨的分化，勢力也非常薄弱，宗教性質的國民黨是單獨行動，牠完全依靠各鄉村的牧師等的活動。

爲使我自己熟悉我們黨的實力起見，我起始視察各省，我四月在波耶納——社會主義的防地，波河流域的重鎮——受了熱烈的歡迎。他們以歡呼，游行，吹喇叭，演說等來歡迎我。阿居西阿的屠殺還在他們腦中。法西斯這時在熱烈的感情之下；我這次的來自然不難激起青年人的堅強的意志，及希望與信仰。

自波耶納到法雷雷——又是一個社會主義根據地。在此地我又見着他們有力的示威運動。波耶納同法雷雷是兩個很大很富麗堂皇的城市，牠是我國農業的唯一中心。在當時，用我的幼稚的眼光與熱知的學識，我看出此地工人的心靈，思想，及

希望恢復秩序的心。我知道他們失掉了心中思想，但並未受紅色宣傳的支配。總而言之，他們的心靈是聰明而值得嘉許的，在這時局不定的時候，是意大利命運的堡壘。

選舉競爭直到一月後才止。在這時候，我只演說三次——在波郎納，法雷雷，米蘭三處各一次，正與一九一九年的選舉相反。我們不但在米蘭得了大多數。在波郎納法雷雷也成功了。此消息傳出後，各處舉行游行以表示快樂。其他各參加選舉的法西斯黨都得勢。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選舉我的票數不過四千。在一九二一年的選舉票實增至十七萬八千。我被選入國會的消息傳出後，我的朋友，我的同僚，及我手下的人都表示快樂。我記得一九一九年失敗後，我告訴我的副編輯等——如熱里尼 (Griinari) 甘尼 (Gairi) 羅加 (Roca) 莫喀尼 (Marguini) 等——我不出兩年，我必雪此恥。這預言現在實現了。在民衆的各階級中，佈滿了一種新的德氣。雖然在國會中的法西

斯不多，但在意大利的命運中，他們表示了很大的力量。

在蒙特西士瑞阿 (Montecitorio)，在國會中的法西斯，依着會規，組織黨團。人數只有三十五。在數目上雖然很少，但都是肝膽照人的份子。

在開會期間，我說的話並不多。我想我只說了五次。我竭力使我的演辭中充滿精神，力求實際。我總不說出乎我們國民福利的話。我將歷來國會政客所耍的把戲都拋棄了。

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的演辭中，我不客氣的批評基阿立地內閣的外交政策。我將關於北意上愛地日 (Aeigl) 的問題的堅決的，實際的基礎提出來。我將政府及在此數省執政者的弱點都指出來。克瑞達羅 (Credaro)——負責人之一——是被假的自由主義的『不朽規範的政治工具所束縛了』——這就是說他被控制於那時意大利一種帶有國際思想性的秘密團體 (Masonry 即 Freemasons) 之下了。於是，我肯言的說：『因為基阿立地政府既是對於沙拉達 (Salatò) 同克瑞達羅在上愛地日的

政策是負責人。我現提議否決他。我們對在此的德國代表宣稱我們現在在不瑞尼界，我們誓必死守此處。」我再將阜姆同達馬下的熱烈的理智的問題提起。我竭力的攻擊斯佛日的可恥的外交政策，那種政策是使我國趨於屈服與毀壞的。

我又說到我們的內政。我將社會黨與共產黨的假面具揭開，讓他們來反對法西斯。我以譏諷的口調提出共黨領袖喀雷日亞得 (Graslatel) 當他是社會改良派時，就是我的敵人。我暴露一般的加入黨派活動的人，他們並無理論，只是爲小小的權力與個人的利益。

我這演辭的目的是給與法西斯黨以破壞敵人的政治理論與方法的政治行動一種暗示。出乎我意料之外，牠給了一個很深的印象。在國會之外也得了響應，最終，基阿立地內閣下台，他也像別人一樣，糊裏糊塗下台了。

此次在國會中的掙扎並不是我一個人。我們的黨團竭力幫助我。下議員非得若尼 (Federzoni) —— 後來是法西斯意大利的重要人物 —— 這時起始審查基阿立地內

開的外交總長斯佛日所辦的工作，尤其對於亞德里亞海的政策。開了許多很重要的會議，不但按照法西斯的意思與理論去嚴格檢查外交總長所辦的案件，即國會所同意的一切公私談判條約，都經過一番檢查。

經過國會中的變動，基阿立地內閣終竟倒了，波羅米（Bonomi）繼任。他原是社會黨。後來因某種原因，成了一個民主政治者。他在國內保持和平主義。他對於法西斯與社會黨的休戰十分注意——這次休戰的結果前面已經述過。在波羅米正打算發展他的政治的時候，沙爾日納（Sarzona）的屠殺事件發生了。法西斯黨死十八人，接着莫得納（Modena）的屠殺又起，御衛隊開槍射擊法西斯黨人，死十人，多人受傷。內政還無頭緒，簡直不能說是有安定的希望。我經常地發動着我的工作，一方面擔任黨的領袖，同時又是新聞家和政治家。

我與西哥地斯克日斯（Giocchi Scozzese）發生了決鬪——他是一個低職的新聞記者。他是近於意大利的祕密社團派。他除了別的毛病之外，還有身體上的怯懦。

我們的決鬪證明他是如此的。在數回之後，醫生便阻止我們的交戰，因為我的仇人忽然有心病了。換言之，就是他駭怕。不久，我與副官巴斯日阿 (Mayor Pasaggio) 因在國會中口角，又決鬥一次。

我相信我具有些劍術家的長處——至少我是有勇氣的，因為這兩樣，我在此刻的時候總是佔上手。在這些戰鬥中是有武士性質的，所以我竭力的注意我的態度。

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我在羅馬召集一個全意法西斯會議，此時是法西斯頭一期的在野的政治活動性質而轉入一個新形態，在這新形態之中，我們的政黨——牠是用堅強的政治堡壘與日漸增長的中央與地方組織而造成的——應使牠結晶。

「意大利戰鬥的法西斯」是被一種激急的精神所激起的。牠可以說是一種戰爭的組織，不能說是一種黨的組織。我們現在是在第二期，我們預備繼續政黨去指導公共事業。在奧格斯塔 (Augustineo) 的會中——奧格斯塔的墳場，現在是羅馬的音樂會場——大家共同要成立一個新政黨。在此會中我們決定了我們的組織與黨綱。

那是一個可紀念的會，因為黨員與討論爽快的原故，牠將法西斯的精神都表現出來了。「意大利戰鬥的法西斯」現在變成「法西斯國家政黨」了，此黨在各處有省組織與較小法西斯區，在牠們之上，有最高會議，我要借此機會將我黨的個人性質去掉，以前法西斯因我的意志的薰陶，是有這種毛病的。但是我愈是想要各黨部有自治力，我愈考出一種事實，就是：假如我的黨離開我的指揮，我的領導，我的鼓勵與扶助，則牠必不至產出，同時也不會勝利。

羅馬會議正是表示我們法西斯的基本力量。特別是我個人的力量。但是有幾件不快事件發生。有些人因此被殺了。羅馬的工人區對我們是仇視的。因此次的會議是法西斯的發展表示，在會散後，所有的法西斯排成列隊經過羅馬的街市。這使得每個人注意法西斯黨，牠是成了一個政黨，並且是一個具有戰爭及保護的心志和手段。

波羅米內閣在此萬難之中發展他們的和平政策。這時各方情形更壞。一九二一

年的難關使每個政治家都要戰慄。在天邊上，似乎有一線光明，但是天還是被烏雲遮住的。

在這光明未見之前，又發生了經濟界的困難，此事使全意都在憂愁之中。這事就是「意大利國家銀行」的關閉，南意的無產階級受影響更大，因為他們的儲蓄多存在這銀行的。這個大銀行是戰時產生的，在戰爭期間於我們的實力幫助不少，但在戰後，牠不能擔負牠的任務。於是這雄大的銀行——南意與上意的工人十分注意於此——破碎了，應響於所有意大利戰後的財政問題，引起一種不幸與失敗的意識。無知？愚蠢？過失？輕浮：誰知道那一種原故造成這種情形？

我們的債權與再新的資格同別國比起來是更不如了。內政的不修，又加上經濟的困難，世人都看見了。

在財政紛亂的討論之中，法西斯獨具卓見。牠並不去考慮過去的，只是為意大利去決定一個健全的有先見的幣制政策。

我頭次遇着財政問題。

這對於我好像一個新飛機——並且在此找不着一個有能力的指導者。

第八章 取得政權

假如一個人要擠負建立國家及救人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責任，那末就不應忽略財政——一國的資本的適當使用，金融的流通，及銀行組織的發展。

意大利的國家銀行倒閉，將我們的經濟組織的弱點都暴露出來了。戰後，許多銀行與工業都無法維持，差不多都要消滅而別的經濟制度要代而興起了。

在各資本家的團體中又起了競爭。現在中等階級的輕世疾人的態度就是因此而起的，同時他們又恨沒有廣大的計劃。我們需要一個堅強的資本的傳統，一個激烈的經驗；在這紛亂之中，當壓迫來到力量試驗過後，我們不知道誰是對，誰能救他

們自己。

別國的財政家都冷眼旁觀，並且對於意大利的經濟生活作了許多不祥的預言。政府對於此事簡直不知如何是好，同平時一樣，他們並不找好方法——起始印行鈔票。這樣，使已壞的情形更壞到不堪言了。

一九二二年正月國際協會 (Inter-Allied Conference) 開會於南法的坎來 (Cannes)。那是一個很好的宴會，法國的良好款待更使人們滿意。我因民報關，我也到會了。這是多麼好的一個機會去分佈我們對於內亂的輿論啊！我們可以澈底的明瞭國際性質的問題了。

在坎來會議中，我希望見着世界上的政治家——負責人。我希望得着機會，經過充分的觀察，將意大利的輿論宣布與正在進展的國際關係中的人物聽。坎來會議是熱那亞會議的先聲。意大利自會酌定他自己的政策。這政策必不與歷史的利害關係相衝突，又要合於我們政治的需要。

因爲這種原故，無論如何我都要到坎來去。我聚集一萬呂耳爲必需的用費。我兄弟安拿爾杜去替我換成匯票，合法郎只五千二百。此次國外匯兌，使我得了一個很深的印象。牠使我瞭解一個尖銳化的事實，意大利的錢比法國的錢的價值少掉一半！這是一個不好的現象。這是一種羞辱。這是對戰勝國的自尊的打擊；這表示我們往破產那方面走！我想，法西斯必定要起來救治這種情形。這是我們的一個好機會；這不妙的情形還未使得我們的政府及各政黨與國會去想法救治牠。突然的膨脹只是給人一個幻想的，矛盾的，不自然的與旺的意識。

坎來會議並無重大關係；牠不過熱那亞會議的一個前提。漠不相干的空氣充滿在會場中。國際會議一個按一個的在歐洲盛地開討厭的會議，似乎那些地方是最適宜開會的。後來的一些會完全失掉興趣，不但不重要，並且作了新聞紙上取笑的材料。這次坎來之行，我從一個直接實地的人與事的觀察，得出一個根深蒂固的結論。

坎來會議，引起法內閣的搖動。白里安——我在現在還時常看見他——不等下議院的否決，自動辭職。在我一九二二年正月十四日的文章上，題目是『坎來會議以後』關於國際情形未解決的問題，我加以相當的度量，結論如下：

『這些未決的問題，彼此間的猜疑與挑戰將無窮盡的發生。現在我們很可以得到法國政治危機的一個很重要的教訓了。這是一個痛苦的教訓。這可以使受道德與經濟壓迫的民衆在他們心中說：『這羣紳士們是沒有什麼良心的，或者他們是無能而且不穩定的。他們不希望和平，或者不能得到和平。歐洲在現在精神與經濟恐慌的情形之下，必要往前進，否則就要沈淪下去了。將來的歐洲，四分五裂，也許要變成殖民地。其他二洲現在在歷史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高了！』

這種顯現在我眼前的全歐情形，再加上我們各國的國內困難，一天比一天壞。我可以說是兩個不同的意大利的新聞記者，政治家，代表。一個意大利是自由而不受任何人支配的。他是尊貴，驕傲，忠實，並受血的犧牲的供奉的，牠決定要

作頭等國家去爲全意人保護他們的正義，特權與名譽。還有另一個意大利，她對尊貴與勢力的意識是盲目的，於我們的原始及傳統是漠不相關的，被迷障的主義所束縛的，是傾向淡漠無情的奴婢，對於勇敢的美德是冷淡，自私，無能，對於犧牲是死一般的恐懼。

在千里困難之下，在各種奮鬥之中，這兩個意大利都在彼此衝突，在法西斯與他的仇敵猛烈的血戰之中表示出兩個意大利的相反。因爲要看清楚牠們的對敵，我們不得不觀察一些事實。

在皮斯托愛 (Pistoia) 一個勇敢的軍官非得列克佛羅瑞阿中將 (Lieutenant Federico Florio)，他曾經在大戰時很勇敢的效勞，並且參加過丹農雪烏的阜姆之役——被一個無政府主義的逃兵叫加非羅陸琪西 (Cariero Lucchesi) 的所刺死。這確是一個懦夫殺一個勇士的罪惡。這件事激起法西斯的憤怒。這位勇士的臨終的言語是非常簡括嚴重：『我很抱歉，我將不能爲我的國家效勞了！』沒有別的話了。於是頻絕

的呻吟痛苦臨到了。我覺得這種犧牲，更是使我們法西斯團結不解。

在我報上，我曾寫過以下的話：「這是一個可驚駭的「水門汀」！牠團結法西斯的羣衆；牠是一個神怪的，不可捉摸的鏈鎖，將我們與里士瑞岡連起來。犧牲者是成千的。有青年，有成人，在意大利近世歷史上，沒有一個黨，沒有一種運動能比上法西斯的。沒有一種理想是及得上法西斯——牠是青年人的血所供奉的。」

「假如法西斯不是一種信仰，牠如何能給與牠的羣衆以一種勇氣與不怕受苦的精神？就是因爲信仰才能如此，就是因爲信仰，臨死的非得瑞克佛羅瑞阿才能說出那樣的話。那些話可以說是信條，可以說是聖約，牠們簡潔而尊嚴得像福音上的言語。」

「我們全意的法西斯黨人應當在靜默中接受並且深思這些話，但是同時要不停止地，堅決地走向我們的目的地！沒有一種阻礙物能阻止我們。」

我們從死者身上都會覺出一種使命與激勵。當信仰自死者的心中流出時，牠負

帶一種不可抗禦的尊嚴的印象，將牠不朽的偉大的象徵印在人心上。

法西斯黨的組織，他們的會議，他們的游行，他們對於國家的服務都有他們的犧牲者——理想的領袖——他們是法西斯信仰與熱情的武士。我們用一種堅定確實的聲音一個一個地叫他們。呼到每個名字的時候，我的同志立刻就答應『到』。這是一個簡單的儀式；但牠有一種誓言的價值與肯定。

這兩個意大利的另一個的表象，是很清楚地給兩個上議員克瑞達羅同沙拉達所玩的政治表現出來了——他們二人都是政府駐邊疆的最高委員。這兩位先生似乎在向着那兒的非意大利的人求憐與容忍，因為他們二人是意大利人。德國人在此的要求，他們沒有一件是以爲不公平的。因為這種怯懦的，奴顏婢膝的政策，我們義勇英雄以血所換來的權利，也漸漸放棄了。一九二一年六月——此事以前曾說過——我在國會之中，決不支吾的排斥，譏笑，克瑞達羅同沙拉達作的事。但他們的破壞與腐敗的行動還是不改。法西斯黨因這種無恥的弱點，他們都激怒了；他們用很暴

烈的言語痛責他們。一九二二年，正月十七日，法西斯黨在德里十德會中，要求撤回沙拉達。並彈劾邊境新省中央行政處的舉行。此舉後來就成功在事實上，他們二人終究被撤了，雖然他們以後又恢復了原位。但是因為他們二人錯誤行動的結果，曾招致長時間的痛苦。在其他不同的方面，我們黑衫黨用尊嚴與驕傲把守不瑞尼和納瓦沙的界限。

在此雙方彼此攻擊與彼此辯論之中，同時歐洲的情勢還在暴風雨的時代，教皇班奈迭特十五，熱哥摩第拉契沙 (Pontif Tenedi t XV. Giacomo della Chiesa) 死的消息傳來了。他死於一九二二年正月廿二日。他在大戰最騷動的時代，依照比耶斯第十 (Pius X) 的政策統治教會——比耶斯是維尼斯的仁慈的大主教，在他任期中，他竭力的抵抗政治的和宗教的現代化的熱狂。

班奈迭特十五，在我們靈魂中並未留下一些同情的記憶。我們不能忘記——假如我們試試想忘記的話——在一九一七年人們在掙扎之中，正當俄皇退位，東部俄

線潰敗，俄國革命發生的時候，他這時用悲傷的語氣將戰爭下了一個定義：『一個無用的屠殺』。這句在這種恐怖時候不可思議的話，給那些爲信仰而犧牲的人，同希望以戰爭改正歷史上根深蒂固的不平的人一個大打擊。又因爲此次戰爭是我們造的；天主教會永不參加不是他所引起的戰爭。而當時教皇對參戰國的模稜兩可的態度，在現在一般熱烈的人——一般缺乏批評能力與歷史意識的人——看起來，是最公平，是最客觀的。

這種態度與這種表示，於我們意大利只有一種價值。它在意大利形成另一種情形——這就是說，意大利在戰爭時，教皇在羅馬的位置。因爲這種原因，班奈迭特十五死後，將來繼位的問題，在這時候爲着未來是特殊地重要的。

在意大利有種傳說，這種傳說是應用於最奇特的事的，就是說最複雜的事可以變成最簡單的事。用言語表示出來是：『當一個教皇死了，另一個又已預備好了』。在這簡單的語句之中，沒有什麼註解。但是去繼聖彼得的位置，去成一個耶穌聖徒

的皇子的一個很有身分的承繼人，去代表耶蘇在世界的神權，是一件事；一個自國會選舉出來的結論的重量與其價值是另一件事。從意大利國家與教會的關係的觀點上着眼，我們很易瞭解這裏一定有許多原因，去理會並且注意這次教皇選舉的結果。這時全世界的天主教都將他們的眼光轉注羅馬。在歐洲的大理寺中都激起很大的煩惱；各處都有祕密的勢力侵入；他們彼此爭勝。

在預備選舉教皇的時候，當全羅馬都在聖彼得宮等候選舉結果的時候，所有世界各國的旁觀者及外交家，都被這複雜的情形所迷惑住了。

同時在意大利引起一個關於班奈迭特十五在政治上的影響的辯論。關於他的繼位者又作了許多猜想；新聞紙這時最熱鬧不過。許多重要關係的問題，都是很膚淺的對付過去了。

波羅米內閣之倒，在表面上說來是因爲內政不佳，同意大利國家銀行的破壞，其實是因爲他不能在國會中通過紀念教皇班奈迭特十五的原因。

我在各種機會之中，都告訴我們意大利精髓的法西斯：我們的宗教信仰是我們最重要的道德性質。我們應反對那完全幻想的觀念，無聊的，不自然的，虛偽不正的非宗教性。這種傾向不但我們與其他的民族比較起來在道德上不如，並且要將我們意大利的宗教分成許多思想派別。並且，這種反宗教行動只是將我們暴露於那些腐化凶惡與不正勢力之前，這種勢力如同國際的政治形式的秘密社團（Masonry，即Freemason，起初爲一種泥水匠之秘密結社）的勢力一樣——盎格爾斯薩克遜諸國的秘密社團有別的。

我早就告訴出意大利的國家和教會之間的關係是容易解決的，而且還要說明在一度鎮靜的，明確的，客觀的檢討之餘，爲要使意大利人民獲得宗教信仰和城市生活和諧的一種生活基礎，則理論的空氣也是必創造的。

法西斯黨人——他們都是有知識的人，並且值得生在他們的時代——都受我的宗教政策的影響。我們誓死反對意大利的秘密社團。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戰爭，法

西斯一致決定堅持到底。

我們不要忘記，這些意大利秘密社團(Masons)，不但代表政治生活的邪道，並且代表不入正道的道德的觀念。此秘密社團的全力完全以之對付教皇的政策，但這個爭鬥是沒有真實的，深刻的理想在內。自實際上着眼，這秘密社團是完全一種彼此奉承，互相利用，同惡劣的偏私與溺愛所成的一種結社。他們利用自一八七零年起的自由派政府的弱點，於是變成很有勢力，並且作秘密行動，在各處的政治中，在官吏中，在教育界中，在軍隊中，牠都要擴張牠的陰謀，而去支配全國的生命，在二十世紀中，牠的祕密性質，牠的神祕的會議——與我們美的，光明的，愛真理的社會是有害的——使這個團體帶一種腐敗的性質，一種不正的人生觀念，牠沒有黨綱，沒有靈魂，沒有道德的價值。

我在很年青的時候，就厭惡這個討厭的祕密結社。一九一四年，那時社會黨在安克拿(Ancona)開會，我曾經提出一句雙關語：「社會主義者？抑或是祕密社黨」

員？」雖然社會主義的祕密社員反對，我的見解是完全勝利了。

在法西斯主義成立後，我還在取同樣有力的態度。我更因此膽大了。我服從我良心的命令，並不取任何機會主義。我的態度與捷修益特派（Benito）反對這祕密結社的精神不同。他們只是爲保護自己。終究，他們宗教團體的內部組織差不多沒有。

因爲我的直接的，有方法的，一致的政策，我現在還是恨這祕密結社。這種式樣的祕密結社在意大利已被打倒了，但是牠還在國際反法西斯的假面具之下工作。牠絕不能打倒我。牠試試向我扔污泥，但是這污辱終不會達到牠的目標。牠想法陰謀暗算，但牠所收買的刺客不能得我的性命。牠造謠說我的弱點，說我身體有病，但是我是更有生氣，更強壯。

這是一個沒有營房的戰爭，我在這戰爭中是一個老練兵士。當每次我要救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困難情形時，當每次我要給與政治人員以一種忠實，坦白，有道德

的公平時，我必定要反對這種秘密結社。但是這個昔日很有勢力的組織現在被我打倒了。牠不能勝我，意大利人爲我戰勝了牠。他們想法救治了這癩病。

現在，我們在意大利吸到新鮮的空氣；生活是在光明之中了。

當波羅米倒了之後，國王與各要人商酌善後辦法。我也兩次被召進「規內拿」(Quirinal)——他的行政的宮殿，議會在此開會。因爲慎重起見，我並未將我知道的告訴國王。此次的政治變動是一個變態的情形。我們都在暗中摸索，在政界中能在國會中得少數的擁護者的人都沒有幾個。他們轉眼望着阿蘭多再望着得，尼古拉(De Nicola)，但是在現在的情形之下，沒有一個人願意組閣的。他們不得不再起用波羅米，當他赴國會時，又被二次慘敗了。

又發生了一些新的會議，新的建議。提出來的人老是那幾位：阿蘭多，得，尼古拉和波羅米。這種情形已到了一種絕望的程度了，這種絕望已害過許多民主政治的國家，並且使各國競爭彼此的謙恭屈從，彼此無恥的誇耀他們政府與內閣的更

換比年代還多得多！他們對於領袖資格的需要還是未改變——他們需要一種將國家的根本原則，甚至土地與人妥協的能力；用一種媚術與外人開談判，以致又產生一種搖動的組織使那些不良制度永遠維持下去。這種制度對於那些空論家或許是很好的。在實際上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國民黨——即天主教派，還依照他們的政治的本能，在街上游行與在國會中是革命的，但內容是特別守舊的——拒絕基阿立地再起。民黨的態度是奇特的。不幸他們在國會中的票很多。他們拒絕任何人來負責，既反對基阿立地，又不願捧波羅米。雖然這時組閣是一時之計，但他們都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了。

雖然不斷的商酌，所提出來的人總是這幾位。這是所有不健全的民主政治的結果。此種專將政治理論，普通知識，並且不幸連意大利都撕成粉碎了。

最終法克達 (Facco) 內閣組成了。這次的平庸的議員的選擇——基阿立地幾被選——是可笑的狂妄的唯一救濟法。我們的尊嚴一天一天的低落。因為這種情形，

因爲法克達來擔這人人都不願擔的累贅，我立即在我報紙上稱言，這無色彩的新內閣也許可能達到某種目的。我預備說它可以至少使得日常的行政不至發生問題。但是一個政府不能作出一點任何日常行政以外的事已經夠壞的了；假如連普通行政都不能，則此種政府更是不可容忍了。

法克達是國會中的一個老戰士，我確實知道他是滿被舊法束縛着的一位紳士。在他那種年紀，他那種尊敬第三流政治道德的人，只有一個崇拜——對於他的先生基阿立地。法克達以前曾作過很小心的度支部總長。他期有——甚至他朋友也承認的——力量與威權在此危急的時候組閣。他不能對付各派的黨爭，國民黨的要求，法西斯漸增的勢力及國際情形種種的烏煙瘴氣。

這「自由」派的意大利常常是用老方法：問題總是從小處着手，小的國會的爭論，走廊中，換衣室中，休息室內，咖啡店裏的小小陰謀，爭個人的權勢，反復的政治變動，新聞紙上的筆戰，所有的這些將真真的意大利破壞了。意大利，現在有

牠的在掙扎中的合作社，牠的不合適的鄉村銀行，牠的微薄無力的經濟法則，牠的無效能及無計劃的慈善事業。意大利，現在在奴顏婢膝的地位，拿着擦布在國際會議中替着旁人擦嘴。生產豐富勢力雄壯的意大利能供給勤勞的工人去使別國的土地，別國的氣候，別國的城市，別國的人民蕃殖的意大利！這就是牠的領袖資格，她所處的環境。

法克達是十足的一個舊世界的代表。他很驚奇爲什麼有那許多人崇拜他。他常常說，他不懂爲什麼他會作政府的領袖。這怯懦的議員忘了圍繞他稱讚他有權力有勢的人，都是自由民主派的餘孽，他們是不能生活的，是過時的，是沒落了，他們抓着自由派的最後一塊支板而企圖自存罷了。

但是法西斯的強大的機器是在工作了。牠不容任何人插足來阻止牠，因爲牠有一個目的：爲意大利造一個好政府。

在此時，有些人想試試退出法西斯，或在內成小組織。我輕輕的就將這些事壓

卜去了。我並不因此煩惱，但是在阜姆發生的一件事倒是比較嚴重。有一個叛逆禍國的意大利人日納拉（Narolla）要陰謀意大利。法西斯嚴厲的懲斥他。他被迫走出這與意大利相依爲命的不幸的阜姆城。

正當這時漢堡朝的却爾斯（Charles of Hapsburg）死了，他曾經二次想奪取聖斯太芬（Saint Stephen）的皇位，但幸未成功，歷史上的懲罰完成了他的工作，使漢堡朝復位的一線希望都絕滅了。漢堡朝在意大利歷史中表現着一個很不幸的影響。這常常引起政局的不穩固。

在不知不覺之中，既未引起人深刻的注意，又未引起知識界的興趣，正在政治搖動，悲歡無常之時，熱那亞會議產生了！

五一是慶祝勞動節的日子。不幸，這個節日的特色只是增加了社會黨與共產黨的暴亂。甚至五月二十四日的宣戰紀念日也被血所渲染了。意大利所有各地都開嚴重的紀念會，但羅馬的共產黨敢向着爲尊敬安瑞克士第（Enrico Toti）而舉行的游行

羣衆開槍射擊，死一人，傷二十四人。安瑞克士第，羅馬人，他在大戰時不但捨去他的生命，因為抵抗他逃亡的仇人，甚至拋開了他支持身體的拐杖去打他。

似乎他們以爲這還不足，勞工聯合會(Alliance of Labor)——一個反法西斯的混合團體，宣佈了總罷工。

這太過分了！政府毫無動靜，我立即下一個全法西斯動員令。我拿我的名譽擔保，誓將這紅色的烏合之衆打散。「我們確可一下子將這野獸擊碎。」

因為中等階級及政府的怯懦的行動，這種勇敢的決定——經過了充分的分析，具着充分的決心與責任心——對於社會黨與共產黨好像一付清涼劑。法西斯的總動員好像雷電般的來到了。

當天，罷工停止。

在大街，公共廣場和田野，都由法西斯維持秩序，在國會之中，還是以前的一套把戲。所有的計策與綱領是搖動不定的。有人提議獨裁制，有人提議與共產黨合

作。在此普遍的敗壞之中，七月十二日度支部總長皮諾 (Peano) 有一報告，使得我們大爲焦急。

『國家的預算缺少六千五百兆。』這個數目於意大利是很可怕的。這種情形是我們的經濟組織所不能擔負的。現在除內政外交以外，再加上財政的困亂。內閣總理法克達以打破紀錄的速度，處處表現他的無能。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九日，我在國會中會作一篇演辭，很精巧地，坦白地將法西斯所投法克達內閣的票撤回。這時社會黨需要與政府合作，好從中挾制，而國民黨以爲他們是現在情形中的最高的統治者，我將此種他們不清楚的態度都指出來了，並且以一種明晰的尖利的話對總理說：

『法克達總理先生，我告訴你，你的內閣不能再維持下去了，從每點上看來都是不相宜的。雖然你的朋友爲慈悲的原故而捧你，但是你的內閣還是不能生存，我最好說牠不能再抱「得過且過」的主義以維持壽命罷。並且你所依靠的人，都是和你

一樣的無用之徒。總而言之，你的贊助者現在試驗你內閣的性質，你自己是頭一個驚奇爲什麼你會作總理。」

我考查法克達政策的可痛的錯誤，我的結論說法西斯退出國會的多數黨是完成了一個至高的政治和道德的謙恭態度：『在國會中充作多數黨是不可能的了，同時法西斯不得不在外面活動，現在必需按照法西斯主義而活動了。』

這些話引起一陣嘈雜的語聲，驚嘆聲，我再往下說，這種情形更甚了：

『法西斯將要各行所是。或者牠將宣言牠要成一個合法的政黨——一個政府的黨，或者牠將作一個亂黨。在後一種情形之下，牠就不能作政府的多數的部分。這樣牠就不宜再在國會裏佔取一席。』

我所以如此說的原故，不獨爲要倒的法克達內閣，並且給以後來組織政府的一種有力的藥石的警告。我將我的招牌明打出來，並且當衆宣布。

在這一天法克達內閣被推倒了。他們立刻又在暗中摸索了，想找一個繼任者。

但是他們心目中的人總是那幾位：阿蘭多，波羅米，法克達，基阿立地。

再三的推演，終究想到麥達身上了。他是米蘭國民黨在下議院中的議員，並且是其中的領袖，因為他的祕密的，陰凶的策略使他能控制每一個內閣。他本是閣員之一，現在他拒絕組閣，因為他駭怕。在這種田牧師，過激派等組成的憲法秩序的時候，誰也不要起來負此政府的責任。無論是抱的自由派主義，或民生政治，誰也沒有有人來窺視政府。

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黨竭力搗亂國家，同時法西斯沈靜的修養意志與武力，去為國家的尊嚴革命。

當國會正在慢慢尋找救濟的方法，而又無能力組織政府的時候，意大利的情形變成不可思議的狀況了。左派的全付精力——不但共黨，還有勞工聯盟會，社會黨在國會中的黨團，民主派，共和派——造成一個全意總罷工。牠完全是反法西斯的性質。牠經法西斯為壓迫人民的自由而為牠作解救。

這個雜色的政治組合是不值一顧的，這些無生氣，無用處的，無希望的雜色分子在以前曾經鉗制過人民的自由，蹂躪過我們的道德，和平，力量，和社會秩序，他們對法西斯，對意大利的人民再不能作比較這些更不合理，更不公平，更可厭惡的事了。

我在這些惡勢力橫行的日子決定了我的主張。我們的發展對政治與軍事方面都有強大的實力，所以才有進軍羅馬奪取政權的成果。

因為對付這反法西斯的總罷工起見，我立即又下一個法西斯的總動員的命令。「戰鬥的法西斯」便組織成了永久的一個。法西斯的專家我們都請來繼續服務公共事業。「法西斯小團」(Gruppi)就去驅散各處的非法組織。米蘭法西斯攻擊前進報，因為牠是我們仇人的巢穴。他們將辦公處燒了。他們佔領了街車的車房。雖然罷工已經宣布，他們還使公共服務照常工作。

禁止罷工是現在政府沒有能力辦到的，但是一種新勢力却代替了政府的責任！

全付武裝的法西斯佔領了電氣公司，以阻止他們的破壞工作。我們必須去破壞所有的擾亂秩序的神經中樞。法西斯就是如此作的。

在米蘭就有三個黑衫黨因此而死，內中有兩個大學學生。其他受傷者甚多。

實力的試驗，算成功了。意大利的仇人被暴力所屈服了。他們以筆來彼此推諉此次事件的負責者。意大利的人民生活又反於常態了。法西斯表現了牠的雄厚的實力，這種實力能統治將來的意大利——不僅僅在勢力方面，並且在決策，在基本的知識，而且在性質與無私的愛國主義方面。

我們的仇人是戰敗了，他們迷亂而屈服在我們之下了。一個自命自由思想的闢發者承認——好大方！——法西斯現在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勢力。塞拉導報，在米蘭還可以說是很嚴正可佩的報紙——牠是氣息奄奄的中等階級的說話機關——在以前曾經捧過社會黨的領袖非力伯杜拉第。牠現在也覺得應承認法西斯參預政府的權利。但是不定的局面還是延長下去。我又被國王召喚。我曾見過阿蘭多數次。所有

混合內閣的計畫不成功了，並且棄之如屣。到底，因為無法可想，只好請法克達再來。他派來一個密使，徵求我的意見，問我在什麼條件之下才答應接收新政府的地位。我回答法西斯要政府很重要的地位。

別人勸我加入此次的內閣，但這簡直是笑話！自然我應置身度外，這樣，我才能保持我批評的自由與其他必然的行動。對於我要求法西斯加入的事未免評判得太過了。這命運不妙的法克達內閣沒有我們是不行的，祇是好像一隻過險的船，國人所賜的唯一的安慰，就是輕視與冷漠。

仇敵與朋友現在都傾注法西斯。牠現在是意大利人民生活趣味當中最要緊的一個成分。

我決定我自己來領導黑衫隊。我已集中我的思想於進軍羅馬。

這種情形實無他法可以解救。

十月十六日我到羅馬去拜訪一個大將，他是很宜於現在的情形，並且很相信法

西斯。我將法西斯的軍政的組織仿照羅馬的軍隊編好。所有法西斯黨人都分爲隊同排。經過上級黨員的酌商，我們造出標語，制服和口號。我知道每處法西斯與非法西斯的情形。我將沿着第里尼安海（Tyrrhenian）進軍羅馬。在南方，我們有波略里埃（Puglia）同拿波爾斯的組織聯合我們。唯一的阻礙就是仇敵的地帶，牠的中心是阿克拿。我召集阿爾比納地同別的法西斯的軍官，命令他去將阿克拿自共產黨手中奪來。這城本來在無政府黨手中，我們以完善的軍事方式調度得來了。此役死傷都有，這是不幸了！但反法西斯的遺痕因此剷去了。反法西斯的勢力現在集中於羅馬；牠終於又被驅回到孟特西土瑞阿——國會在此。

一線新光明普照了意大利人民。我們能好好呼吸了。法西斯以牠全付的力量隨着高潮而起。所有的輿論界，世界著名的歷史家，各處的學者，都以興趣的目光注意我所領導所統治到勝利之路的法西斯運動。

我在報上時常作社論以對付那些懷疑派。我說：『法西斯現在是在牠初期生活

中：耶蘇的時代。不要作急；聖保羅時代要到了。」

這時我正詳細預備進軍羅馬，奪取政權。我並不是爲個人的權勢，又不是爲了其他引誘，更不是因爲個人在政治的支配慾。

我是抱的博愛主義的人生觀。我曾在黑暗中尋求過理論，我不是因爲要救我自己，而是爲有益於人類起見。我曾經奮鬥，但不是因爲我自己簡接的現時的利益。我的目的是爲我國的最高福利。我最終就是希望法西斯爲意大利的光榮，意大利的佳運而統治意大利。

因爲某種原因，我不能夠將此時的各種策略——甚至很簡單的——在此討論。有些是秘密的，政治的性質，保留是絕對必需的。

民報現在是我們進軍羅馬精神上物質上預備的總部，牠存心避開外人及仇人的注意。牠是我們思想及行動的輪軸。這時軍事及政治雙方都受我指揮。我度量每種計劃及建議。在我決定自己的計劃之後，我立即發施號令。我的初步行動便起始了。

，佔領德安士，阿克拿，波郎納——這些地方都是於我們的策略大有關係的。

我希望我自己對國人宣布法西斯的思想及牠的能力與決心。於是我在意大利各處作了四次的演說。在這演說之中，我把將來的政策指示出來。我說出我們法西斯最後的目的。所有這些都是很坦白的說出來的。這也算是奪取政權。我並不希望討好民衆，我是常常以坦白的忠實甚至以嚴厲對人民說話。這是與以前的政黨專事討好於人民的地方大不相同的。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七日——在進軍羅馬的前一月，我在文章上說，我們應當自「德謨」們所建立的台上，將「羣衆陛下」推翻！

我所到的四個法西斯的會是在北意的玉田波河流域的克雷末納，工業區的米蘭同南意中心的拿波爾斯。我希望同這些地方的人接近，我在每處都被歡迎。這是很使我高興的，但是我並不因此驕傲。我覺得我更強有力，而山一般的軍任也落在我身上了。在這四個城市中，雖然牠們離得很遠，並且大不相同，但同一的光明照着

牠們！我有了誠懇，良善，潔白，精誠的民衆幫助我。

我召集「戰鬥的法西斯」的中央委員會，我們最終商量好了一個行動大綱，牠是領導黑衫黨到羅馬勝利之路上的。

在米蘭的塞克羅西沙（Circolo Social），我對我手下的心腹人說我們到底來到『自由主義沒落，而新意大利法西斯的曙光開始』的時候了。

第九章 進軍羅馬

現在，我們是在歷史上有名的進軍羅馬的前夕。

我在完成了對於各省的觀察與估計後，在聽了各處黑衫黨領袖的報告後，在選定行動計劃並且決定一般方針後，我立即召集佛羅倫斯的法西斯運動的同小行動隊的領袖。內中有米捷斑琪，德邦諾 (De Bono) 意大羅巴波 (Italy Balbo) 熱瑞亞地 (Ghirardi) 及其他諸人。在秘密會議之中，有人提議，黑衫黨在十一月四日戰勝週年紀念日總動員。我拒絕了這個提議，因為這革命的行動將毀壞這慶祝的日子。

我們必須使我們這次的運動有絕好的機會，並且要使牠暴發。又要必須去估量

軍事情形同政治的影響與價值。我們考慮也許有暴力的壓迫，或者計劃錯誤了而遭失敗。我不得不預先決定我們如何進行，在什麼時候進行，決定我們的方法細則，決定用什麼人，什麼目標，我們法西斯的攻擊才能很靈巧的得心應手。

拿破爾斯的法西斯會議，在表面上我們稱牠爲法西斯第二次大會，我們所表現出來的紀律與言語都是掩蓋我們開始總動員的情形。在一定的期間，所有的行動隊都武裝起來了。他們應即佔領重要的地點——如城市，郵政局，知府衙門，警察總部，火車站及兵營。

法西斯的部隊沿第里尼安海進攻羅馬，這些部隊的首領，都是以前的勇猛的軍官。沿着亞德里亞海也有同樣的舉動，這支軍力係從下羅瑪納，馬琪 (Maché)，阿不雷日 (Abruzzi) 出發。照着這個計劃必定先自共黨手中攻克阿克拿。此地既下，則拿破爾斯已經召集好了的分部自中意進攻。喀雷杜納 (Cardonna) 領導着的騎兵也加入這支軍團。

當法西斯的動員及戰爭起始時，法西斯的戒嚴令，及臨時法規在軍官中及私人中都強迫執行下。

政府的勢力現在被四面進攻軍的四軍團（*Quadrumvirato*）所困，四軍團的統兵者爲德邦諾，德維琪（*De Vecchi*）意大利波巴波同米捷斑琪。我指揮此四人，並且擔負此四人的責任——我不但是爲法西斯，並且是爲全意大利負起一個責任。

我們選擇安不瑞亞（*Umbria*）的都會卜瑞熱亞（*Perugia*）作我們的中心總部，此處交通四達，並且容易近攻羅馬。假如我們在政治上或軍事上失敗了，我們可越過阿彭甯山，退至波河流域。在歷史上，每次革命運動，都以此處爲關鍵。我們在此地的統治是絕無問題的。我們選定我們的口號，決定我們行動的細目。我坐在民報的公事房中，由各處都來報告消息。法西斯黨的探子，像蜘蛛織網似的將消息密佈連貫起來。我整天的發號施令。我還要寫宣言。我們自忠誠的朋友那邊得來的消息，他們說如無其他意外事發生，軍隊決守中立。

在拿破爾斯會議中，經過我說了一篇關於法西斯行動的綱領並尊稱拿破爾斯爲「地中海之皇后」的公開演說後，普通討論還繼續發生，目的就是在延長時間。這會的領袖是米捷班琪，他是四面進攻羅馬軍團中總指揮之一。他在這時代已表現了政治頭腦。統治部隊的德邦諾同巴波現在去連合卜瑞熱亞的總部。

我自拿破爾斯會議回到米蘭。在旅行之中，我遇着許多朋友，相與增議不少的準備工作。關於米蘭的隊伍，也與人商酌過。因爲我不願引起軍警的注意，我故意作出漠不關心世事的態度。這是很難的，因爲我要節省時間的原故，我的車在街上來回跑得很快。在晚上，我還到戲院，我借口我報館事很忙。

立刻，當我知道每件事都預備好了，我在米蘭的民報上，獨立的出版物上，其他報紙的通信欄中，發表了我的革命宣言。這宣言經四軍團總指揮的署名。以下是這宣言的原文：

「法西斯蒂！全意大利！

「我們決戰的時候到了！在四年前的這時候，我們國家的軍隊，放鬆了他們的攻擊，而得到最後的勝利。今日黑衫黨乘着這已殘餘的勝利，一直到羅馬，將勝利又帶與這古城。自今日起，法西斯全部活動了。法西斯的臨時戒嚴令成了事實。首領的命令，所有的軍事的，政治的，行政的職務，都由四軍團的人以獨裁的勢力指揮。

「保護國家的軍隊，將不參加此次的戰爭。法西斯對於維托瑞阿維乃士的軍隊特別尊崇。法西斯不反對警察，只是反對懦弱無能的政治階級，在很長的四年當中，他們甚至不能產生一個好政府。國內的生產階級要明白法西斯，並不要他們擔負什麼，不過希望他們嚴守秩序與紀律，法西斯幫助他們產生一種使意大利更興盛的力量。在工廠，在農場，在鐵路上工作的人們，不必懼怕法西斯的政府。我們將要保障他們的正當權利。我們對於無軍器的仇人也要取寬宏態度。

「法西斯拔劍來斬斷那束縛人民生活的百結不解的繩子。我們請上帝與五十萬

已死者的精靈來親視這鼓勵我們的唯一的衝動與熱情——保障我國的安甯與偉大的衝動與熱情。

『全意的法西斯！』

『要不愧是一個羅馬人，鼓起你們的精神與筋力！我們一定要勝利，我們將勝利！』

『意大利萬歲！法西斯萬歲！』

四軍團總指揮』

在這天晚上，我得頭一個克雷末納血戰的消息，接着埃里山得瑞(Alessandri)，波郎納的消息，攻打軍工廠與營房的消息。我寫的宣言用的十分簡短並且有反應性的方式；他給了全意大利人民一種深的印象。我們的生活都陷在革命的緊張空氣中了。各處的戰鬥消息，經報告者一番描寫，給革命以一個動人的刺激。國家的負責者都說這次革命的結果必定要產出一個有力的政府，能夠統治並且維持國家尊嚴。

羣衆都很驚奇地自他們的窗門中望出來。

這時沒有一個社會黨，沒有一個自由派的領袖出頭。他們都被恐懼心迫得鑽進洞了。他們都很明白這是我們得勢的時候。每一個人都確切知道法西斯的戰鬥必得勝利的結果。我在遙遠的地方都發出這種感覺。空氣裏充滿了這種感覺。風中也吹得有。雨中也帶得有。地球也是吸滿了。

我穿上黑衫。我防禦民報被襲擊。在米蘭的灰暗的晨光中，另有一番新的，狂熱的景象。沈默的空氣，使人覺得在歷史的過程上的大事將來到了。

城內只有御衛隊在巡守，他們單調的脚步聲，在這杳無人煙的街上返應出一種不吉的聲音。

公共事業差不多停止了。法西斯攻打兵營同郵政局時開排槍擊射，好像內戰就要發生的景象。

我將所有豫防攻擊的東西都安置好了。我知道，假如政府當局希望去證明牠的

力量的話，他們必定首先攻擊我的報館。在清晨的時候，我看見機關槍的口對着我的辦公處同我。牠急速開火。我裝上我的來福槍，並且下樓來把守我的門。我的鄰居把守他們的入口同窗子，並要求我保護他們。

在開槍射擊之中，子彈時常在我耳旁擦過。

御衛隊的官長要求休戰，因為他想同我談話。經過幾句談判之後，我同他商定了一個和約，御衛隊退出二百米，機關槍移出街心，移置於一百米遠的十字路口。

十月二十八日的起始就是這樣的一個休戰條約！

當夜，一羣下議員，上議員，同一些米蘭的政客，蘭保地國會中最出色的人物

——中有上議員康地 (Conti) 克雷士皮 (Crespi)，下議員德加皮坦尼 (De Capitanis)

——來在報館的辦公處要求我停止這次的鬥爭，他們說一定要因此引起暴動的，嚴重的，擴大的內戰。他們拿中央政府來換一個停戰或休戰條約。他們說，一個內開的變換，也許可救現在的情形與國家。

我以笑面回絕了他們，因為他們是天真無知的。我回答他們的話如下：

「親愛的先生們，這次的問題，並不是一個輕俏的政黨或改換內閣的問題。此次的事是有牠更廣大的更嚴重的性質。在三年以來，小戰鬥及小劫掠，使得民不聊生，這次，我決不放下屠刀，非要得着全部勝利不可。我不但希望改變我們政府的方針，並且改變我們意大利人民生活的方向。這並不是國會中政黨競爭的問題，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希望知道，對於外國，甚至對於自己的事，我們意大利人民是否能過自治的生活，或是我們只能作我們自己的劣蹟的奴隸？戰爭已宣布了。我們要繼續牠，使牠有一個結果。你們瞭解這些嗎？現在，內爭普遍了全意，青年人都武裝起來了。我是列在領袖的地位，是前導，不是副從。我不願將意大利青年復活的一篇歷史以妥協來沾污了。這是最後的一章。牠將完成我國的歷史。牠不能因妥協而中天。」

於是，我將黎明時得着的丹農雪鳥的信給他們看。我曾經送過一封公文與這位

阜姆的拯救者，他是在我們最艱苦掙扎之始就與我們共患難的。這封文書是熱安皮得羅 (Giampietro) 和杜愛特 (Doubet)，還有優金尼阿科塞爾琪 (Eugenio Coselini) 送去的。丹農雪烏——那時有些政客對於他有些非份之想——立即回他一信如下：

『親愛的墨索里尼：

『在我一天勞苦工作後，我接見了你的三位使者。

『在這本文書中——看時中間數次被停止——是充滿了真理，我這一隻眼睛的人，在安閑和沈思之中將這些真理發現了。我想，意大利的青年必定能認識牠們，並且以一種清潔的心而跟着這真理走。

『我們必須集中我們所有的忠實份子，起始向我們意大利命運所定的目標那方面走。

『因為勇敢的忍耐——不是因為騷動的浮躁——我們定會得着救援。

『使者將以我不帶任何色彩的意見與希望告訴了。

『國王知道我現在照舊還是一個忠實的熱烈的意大利軍人。』

『讓他反抗不良的命運，那是不久就要消滅的。』

『勝利』是有巴拉斯女神 (Pallas) 那樣光明的眼睛的。』

『不要矇閉她。』

『不要屠殺 (Sine Strage vinoit) 』

『又不要鼓噪 (Streptin Sine ullo) 』

『丹農雪鳥』

在與這羣政治家讀過丹農雪鳥的信以後，我送他們走，並且宣言，假如我只剩了一個人隨從我，或者只我自己一個人，我都不停止我這次的奮鬥，一直要等到得着我所計劃的最終的結果。

我所說的合乎論理的情晰的強壯的熱烈一致的理由，給與那些來貢獻和解，妥協與讓步的人們以一個深刻的印象。

我想，那時內中的一個，必是立刻跑去告訴首相法克達，說對於我是無法可想了。

可憐的法克達，不知道他自己的短處，只是手足無措地不知將這真真的意外變亂告訴誰才好。這時國會是閉會了的。他倒是向着誰說呢？

無論任何人都能看出來，在任何事件之下，都可以看出一些奇特可笑的事件，牠們甚至還可在一種大的事變的蔭影下面發展。

意大利自由政府的最末一個還要作牠最後的表示。牠對國人作一宣言，其文如下：

「現在有幾省發現一種叛亂，以至阻礙國家政府執行職務，並陷全國於困難之境。

『現政府多方設法，以冀得一和平解決。對此革命運動，政府將不惜任何犧牲以維持公共秩序，今內閣雖已發生搖動，但政府必盡責以維持市民與各機關之安

雷。

『同時，市民應保持鎮靜，以便通力維持公共治安。

『意大利萬歲！國王萬歲！

『署名者：法克達，斯程日（Scharzer）、阿孟杜拉（Amencola）、達地（Tadd-
ei）、阿拉西阿（Alessio）、伯通（Bertone）、巴雷士（Parratore）、沙瓦
瑞（Solari）、德維士（De Veto）、安尼來（Anile）、瑞西風（Riccio）、
伯體尼（Berlino）、羅西（Rossi）、德羅（Dello）、斯巴（Sparba）、佛
爾西（Fulci）、陸西尼（Laotiani）』

在這時候，合開員看見這種情形，只好由法克達一人處置。他同他的幾位朋友
在羅馬商量的結果，他決定宣布戒嚴令，但是國王拒絕簽字。

國王明瞭黑衫黨的革命是三年掙扎與政黨戰爭的結果；他也知道唯有一個政黨
的勝利，才能得到和平，得着意大利人民生活的調協的秩序與進步。

並不是因為尊敬正統的憲法的形式，但是國王允許法克達遵照憲法的規定。辭職，指派，酌商，通知，委託等等都有了。在這時，一個不良的計劃發生了。外表與法西斯同而內容大異的國家主義右派，派遣密使對我貢獻些奇異的請求。

他們稱言，這是解決時局的關鍵。沙郎得雷(Salandra)——這派的典型的代表人物——安排犧牲他自己來解決此問題。他們以為這對於法西斯的幫助不小。我堅決反對此種決解方法，因為這只是使妥協，錯誤延長下去。法西斯現在在軍事之下統治我國的中樞，牠有一個很好的目標，牠從容遵照非國會的道路，牠不允許將牠的勝利來如此殘毀與混亂了。這就是我對於那連合法西斯與國民黨右派的居間人的正確的回答。我絕無與人妥協的餘地。

我們還是繼續向我指定出來的目的地努力。在這自傳中想要將當日的革命情形都說出來是不可能的。我記得很清楚，一天一天過去，而我統治意大利政治情形的感覺愈來愈深：我們的仇人現在都分散了，迷惑了，閉口無言了。法西斯的隊伍已

近羅馬了，他們希望我去帶領他們入此國都。

廿九日午後，我接了一個很急切的自羅馬國王辦公處打來的電話。國王副官西達地尼將軍 (General Givardini) 請我到羅馬，因為國王觀察現在的情形，他將組閣的責任放在我身上。我謝謝西達地尼，但是我要求他將同樣的消息以電報通知我。因為電話時常是可以惡作劇的。西達地尼將軍，起初拒絕我這請求，因為平常朝中的規律不是如此的，但是他觀察目前在這非常情形之下，他允許用電報再送同樣的通知給我。在兩個鐘頭之後，這個急迫的消息傳到了。牠是私人性質的。

其文如下：

『萬急。墨索里尼。米蘭。』

『皇召汝速來羅馬，因彼擬將組閣重任交付與汝。卽此問候。』

『西達地尼』

這還不是勝利，但這進展也很有可觀了。我立即通知卜瑞熱亞總部與米蘭的黑

衫黨的指揮。我把民報出了一期號外，將我得的命令發表。

我的神經現在是在一種可怖的緊張之中。數夜未曾合眼，發施號令，注意法西斯縱隊，限制法西斯的軍事活動。

擔負重大責任的時期起始了；我不應放棄我的責任，更不應失掉我的目的。我將我全副精神都聚集起來，我回憶死者，我求上帝的援助，我要求我忠實的朋友幫助我去作我所擔負的事業。

一九二二年十月卅一夜，我將指導民報的責任交與我兄弟安拿爾杜。十一月一日，我發表以下的宣言：

『自今日起，民報指導責任已交託安拿爾杜墨索里尼。

『我以兄弟般的友誼致謝所有的編輯，並共同工作者，通信員，工人及其他勤敏地，誠懇地與我共事維持此報生命及盡力國家的朋友。』

『墨索里尼』

羅馬，十月卅日，一九三二

我與此報分離時，心中實在有點歉然，因為他是我此次勝利的一個有恆心的，有能力的因子。我應該還加上說，我的兄弟安拿爾杜很能以尊嚴與能力維持他的編輯地位。

當我將報館交託以後，我立即馳赴羅馬。那一般熱心的朋友，要爲我預備一輛特別車至羅馬，我拒絕了，我只需普通車的一部分就是夠了。用不着消耗機器與煤。經濟要緊！這就是政府的負責人的頭一個試驗。終究，我領導黑衫黨進了羅馬，駐紮在山達瑪令尼拉(*Santa Marinella*)的空曠之地，國都的陽光普照着我們。我離米蘭的消息立刻傳至全意大利。在每一火車站，火車停時，就有一羣法西斯黨人和羣衆圍着我，他們要歡迎我，致候我——甚至在大雨傾盆的時候。

離開米蘭於我簡直是一種痛苦。我在此已垂十年之久；他的貢獻對我是十分滿足；牠在各方面對於我都有很大的幫助；牠爲法西斯的行動隊施了洗禮；牠是歷史

上政爭的舞台。現在我要離開牠了，我爲命運與更偉大的事業而離開牠了。全米蘭都知道我要走的消息，我一方面爲走而快樂，因爲這是勝利的表徵，一方面愁雲密佈在我的心中。

但這不是的感傷的時候。這時必需的是敏捷的，果毅的決斷。在我與家中人吻別，再與米蘭的顯者說過再見後，我立即走了，在夜中的旅途中，我自斟自酌，使我靈魂復活起來，憶及我友的言語，去估量我將來成就的範圍。

在當日旅途中的零星瑣事並不重要。火車將我帶進法西斯周圍之中；駐在羅馬山達瑪令尼拉。我檢閱我們的隊伍。建設了進入羅馬的儀式。我將四軍團與政府當局連絡一氣。

我的來到此地，使青年的狂熱更加倍了。我自他們的眼中看出他們理想勝利後神怪的笑容。因爲有這種鼓勵，我不但敢與意大利的統治階級挑戰，就是必要時與任何仇人，任何國家挑戰，也似乎都有恃無恐的了。

在羅馬我受熱烈的歡迎。我不願擔擱時間。我還未與其他朋友接見之先，我立刻開車至國王辦公處。我穿的是一件黑衫。我見國王時免去了一切儀式。斯太芬尼 (Stefani) 通信社與各國的大報紙，都鋪張揚厲的過事誇張我這次進謁國王的事。我自己現在只能說國王很以禮相待而已，我將我的計劃都獻出，並把將來治理意大利的意見說出來。國王同意於我的意見。我住在沙維旅館 (Savoy Hotel)，便起始工作。頭一樣，我與總指揮安排，將我們的義勇隊帶進羅馬，並令他們在國王前排成陣隊。由我發施號令。十萬黑衫健兒在國王前整隊練操顯示他們爲法西斯意大利帶來光榮！

我現在是勝利了，並且身在羅馬。我立刻禁止一切歡迎我的表示。我下令，不得法西斯統領的許可，不得舉行任何游行。這是必要的，在我的治下的起始，我就要在每人心中給一個嚴厲紀律的意識。

我又阻止了軍官們歡迎我的表示。我常常以爲軍隊是不在政治範圍之內的。在

我的意思，軍隊必須以絕對的有意識的紀律灌入；牠必須以深刻的志願，唯一地忠於保護國境與歷史上的權利。軍隊是一種神怪不可侵犯的制度。牠不能忍受牠整個性與高貴職務的損失。

這時還有許多更複雜的問題環繞我。我在羅馬，責任並不是僅僅組織內閣；我堅決的要去根本再造並刷新我們意大利人民的生活。我誓要促成更高尚的，更光明的目的。

羅馬尖銳化了我的獻身的意識。這不朽的城——世界上的首城——有兩個朝庭和兩個公使。在歷史上，牠見過許多皇家軍敗在牠的城下。牠曾見過思想與文化的浪潮起伏。羅馬是公王領袖的目的地，是全宇宙的羅馬，牠是舊帝國的繼承人，牠是基督教勢力的根據地。羅馬現在竭誠歡迎我，拿我當一個全國軍隊的首領，當作偉大的信仰者及個整人民的代表了。

我站在黨人的立場上，站在政府的負責人的立場上來決定我的行動。我晝夜不

忘我的責任。我已經勝了，但我還能更前進。假如我願意的話，我能將我的仇人都釘在牆上，叫他們不能動彈——他們是謾謗法西斯的，還有那些不忠於戰爭，而又要破壞和平的人。

這時空氣緊張，隨時都有發生意外悲劇的可能。我調度三十萬黑衫黨。他們在我的信號發動。他們完全聽我指揮。在羅馬我有六萬武裝的隊伍預備舉動。三月間羅馬幾乎發生戰爭的，假如依照以前或近代的革命，則必流更多的血。這時，正是我必須用鎮靜的頭腦，清楚的推理以觀察全局，以比較我在一定目的的行動中現時與永遠的結果。

我可以宣佈獨裁制度，以形成法國國民會議時代的執政府的方式，法蘭西大革命時代，在拿破侖執政 (Time of Convention) 之前。法西斯革命有牠的特點，牠在歷史上沒有比擬的。牠的發生是用考慮了的目的，合法的，制定的傳統歷史與方式，這也是與其他革命不同的。因為這個原故，我知道我軍隊的調動，在最短的

時間就要停止的。

我不能忘記，我還有一個國會；要對付這充滿陰沈險毒的下議院，他們常常陷害我，他們習於朦朧，奸計，嫉忌，而又懷恨；毫無主見的上議院，他們能尊敬我，但不能與我合作。同時國王袖手看我依照憲法到底能作些什麼。

教皇憂心如焚。各國都以疑惑的眼光觀察此次的革命。國外銀行界都急切探聽消息。兌換漲落無定，我們的債權也發生搖動，都在等待清算的情形來到。現在，最要緊的，就是要給新政府拿出一種穩定的印象來。

我必須觀察，又要知道每件事。我時常數夜不睡覺，但是在這不眠之夜中，結果想出許多行動與意見。在我的政府的頭廿四個鐘點之內，我的策略就可證明這不眠的成績。

在革命的性質上，還有一個問題。每種革命，除了羣衆與公平不自私的首領外，還有兩種別的革命者——冒險家與悲觀的知識階級，後者可總稱爲革命的厭世

者。當革命過去了，這些被簡單的直覺與歷史社會的現實所衝動的羣衆，立刻回復他們原來的工作。他們是新統治下的勤勉的，守紀律的基本分子。革命中的公平的，不自私的領袖，是統治者中的精華。但是這革命中的悲觀分子，與冒險者在革命後是一種重大的擔負，頭一種革命厭世家他們希望在頃刻之間，人類就到了至善的地步。他們不懂得沒有一種革命能改換人的天性。因為他們的樂觀的幻想，他們永不滿足；當他們應當努力前進時，他們消耗了他們的時間與別人的精力在詭辯與疑惑之中。至於那些革命的冒險家，他們將革命的幸運與自己的幸運混合了；他們想自勝利之中得些個人的利益，當他們目的達不到時，他們胸懷憤恨，於是走入極端危害的政策。

我排斥革命的厭世者與革命的冒險者混亂法西斯的勝利：在法西斯革命之中，冒險者不久就沈淪下去了，因為法西斯革命是不同於其他的革命，並高出於其他革命。

但是，在這種時候，我的責任使我去檢察，去考慮我一步一步的行動。

在這事變緊急的時候，首先，我希望組織一個政府，使全國都入軌道。那時秩序不久就恢復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可避免的也發生了一些小小暴動。我以為我應當保持法克達的安全，我召來十個勇敢的黑衫健兒，叫他們發誓保護法克達回他的故鄉皮來諾羅（Pinerolo）。他們允許了。我命令說：「任何人都不得輕蔑侮辱法克達，甚至不得動其毫髮。」法克達的獨養子曾為國家服務，在歐洲時，因為飛機相遇事而遭慘死，他因此應該被尊敬的。

我禁止我們對於反對領袖的報復，因為我的強大的威權，將我的強暴仇人的實際的破壞性打消。我為他們保存他們的皮。同時，在最短期間，我的新閣也組織起來了。我屏除法西斯獨裁制，因為我要給人民一種排除一黨專政的印象。這種保持平衡在天性的意識，在此嚴重，熱狂，危急的時候的我是一直維繫着的，當我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我決定組織一個混合內閣。

我一直覺得，以後一定要經過清黨的過程，不過，我情願牠經過政治的自然的演進。

但這是我對舊意大利政黨與政治家的最末次的寬大的表現。

新閣之內，各部總長次長中，有十五個法西斯黨員，三個國家主義派，三個自由黨右派，六個國民黨，三個社會民主黨，自由黨在最近的法西斯的革命時作了一種想從中得利的計劃，我却寬容了他們。在國民黨與社會民主黨中，我選了那些允許我保持國民精神，及那些不和帶有破壞性的出風頭主義與社會主義串通的人。

我自己佔了內閣總理的位置，及內務外交兩部長的職務。陸軍部長一職昇與地日，我並允許給他一個很好的軍隊。達翁德瑞維爾擔任海軍部長，殖民部長則以非得若尼任之。

全部內閣名單如下：

墨索里尼（前下議員）內閣總理，外交，內務部長（法西斯）

地日 (Armando Diaz) (前陸軍上將)陸軍部長

達翁德瑞維爾 (Thaon de Revel) (前海軍上將，上議員)海軍部長

非得若尼 (Luigi Fedrizoni) (前下議員)殖民部長(國家主義者)

阿爾杜阿維略里阿 (Aldo Orvigo) (前下議員)司法部長(法西斯)

阿爾比士德斯太芬尼 (Alberto de Stefani) (前下議員)財政部長(法西斯黨)

溫山日唐哥瑞 (Vincenzo Tangorra) (前下議員)度支部長(國民黨)

熱阿文尼日地爾 (Giovanni Gentile) (前大學教授)教育部長(自由黨右派)

加不瑞雷加賴日 (Gabriello Carnazza) (前下議員)公共工程部長(民主派)

熱西皮德加皮坦尼 (Giuseppe de Capitani) (前下議員)農業部長(自由黨右派)

德阿非羅羅西 (Teofilo Rossi) (前上議員)工商部長(民主派)

斯德芬諾加文日尼 (Stefano Cvarzoni) (前下議員)社會工作部長(國民黨)

熱阿文尼克龍拿地西塞羅 (Giovanni Colanno di Cesaro) (前下議員)郵電部長

(社會民主黨)

熱阿文尼熱瑞亞地(Giovanni Giuriati)(前下議員)自治區屬地部長(法西斯)各

部次長如下：

總理：熱亞哥莫阿塞步(Giacomo Aebo)(下議員)(法西斯)

內務：阿爾杜芬日(Aldo Finzi)(前下議員)(法西斯)。

外交：埃來斯士瓦沙羅(Ernesto Vassallo)(前下議員)(國民黨)

陸軍：嘉羅邦拿里地(Calo Bona Rdi)(前下議員)(社會民主黨)

海軍：康斯坦若西諾(Costazo Ciano)(前下議員)(法西斯)

度支：阿爾佛瑞杜羅客(Alfredo Rococo)(前下議員)(國家主義者)

軍事副部：西塞瑞馬瑞阿德維琪(Cesare Maria de Vecchi)(前下議員)(法西

斯)

財政：皮愛岡諾里西亞(Pietro Lissia)(前下議員)(國家主義者)

殖民：熱阿文尼馬琪 (Giovanni Marchi) (前下議員) (自由黨右派)

自治區屬地：安伯士墨林 (Umberto Merlin) (前下議員) (國民黨)

司法：佛爾維阿米蘭尼 (Fulvio Milani) (前下議員) (國民黨)

教育：達瑞阿盧比 (Dario Lupi) (前下議員) (法西斯)

美術：呂日西西里尼 (Luigi Siciliani) (前下議員) (國家主義者)

農業：阿達維阿加日尼 (Ottavio Crigni) (前下議員) (法西斯)

工程：愛來桑德諾沙地 (Alessandro Sardi) (前下議員) (法西斯)

郵電：米捷達日琪 (Michele Terzaghi) (前下議員) (法西斯)

工商：克龍琪熱阿文尼 (Gronchi Giovanini) (前下議員) (國民黨)

社會工作：西爾維亞喀 (Silvio Gai) (前下議員) (法西斯)

當內閣完成後，我立即出佈告宣布解散軍隊，此文經四軍團簽名，其文如下：

「全意的法西斯！」

『四軍團』

丹農雪烏處我也去一電，其他各省長及下屬官員，我都有通告書去，給丹農雪烏的電文如下：

『現在我已擔負國家紀律與內部和平之重大責任，因此致敬於你與國家之命運。恢復國魂之少年法西斯將不致損懷此既得之勝利。』

『墨索里尼』

給各省官長通告如下：

『從今天起，在國王的信賴之下，我已就任政府的指導工作了。我願一切官長，自最高級乃至最下級，都能明瞭於各自職責的重大，並徹底謀得全國的最高利益。』

『我願以身作則。』

內閣總理兼外交內政部長墨索里尼』

最後，我宣布於十一月十六日下議院開會，計算我所做的事，並當眾宣布我的志願與綱領。

這是一個與平常不同的會議。會場都擠滿了。每個議員都已到會。我的宣言是清楚，簡括而有力量。我覺不出有什麼可誤會的地方。我述說革命的責任。我使聽衆注意就是因爲法西斯的志願，才使得此次的革命不出合法與平和的範圍。

「我本可使此會場變成尸橫滿地的地方。我本可將國會作爲一黨專利的地方而造成一黨專政的政府。我都可以作這些事，但是我不作牠們——至少，現時不作牠們。」這是我說辭中的一部份。

我再致謝我共事的人，我以同情提出意大利的工人，在法西斯的革命當中，他們曾以自動的或被動的團結力來幫助成功。

我並不提出像以前的內閣政綱；因爲那只是紙上談兵。我斷言我要拿我的意志去作，我不要因爲無用的空談而延擱了我的行動。在外交政策上，我公平的宣言我將抱「尊嚴與國家利益」的政策。

在每種討論題目上，我都發表一個重要的宣言，說明我們法西斯能觀察，分析

並解決各種不同的，急切的問題，並且能制定政府將來的大綱。最終，我的結論是：

『諸位先生：

『從種種的報告，你們當可以知道法西斯黨綱的細目。我不希望，也竭力避免我的行政是反對國會的；但是國會必須明白自己的地位。牠有兩天或兩年就被解散的可能性。我們要求整個的勢力，因為我們希望擔任整個的責任。假如我們沒有整個的勢力，我們簡直不能救一個呂耳——我膽敢說一個呂耳。我們不希望拒絕自願與我們合作的貢獻，卽如是上議員，下議員，甚至普通的市民的貢獻，我們都竭誠接收。我們每個人對於我們擔負的艱苦事業都有一種宗教般的意識。國人歡迎我們，期望我們。我們將不給與他們以空談而給他們以事實。我正式地，嚴重地答應使國家的行政恢復健康態度。我們將使外交趨於和平，但同時要尊嚴與穩定。我一定要如此作。我們希望給國家一種紀律。我們不允許我們的仇敵——以往的，現在

的，將來的——在我們的永久勢力中培養幻想。那種已往的愚蠢的，幼稚的幻想！

『我們的政府建築在國家意識的基礎上的。牠生存於最好的，最新的子孫的努
力上。這是無疑的，在最近數年之中，統一的精神定會有長足的進展。祖國自北徂
南，自大陸一直到海島——地中海與大西洋之島——都連起來了。諸位先生，再不
要對國人說空話了。這次共有五十二人要求發言，這未免太多了。不要說空話，讓
我們以清白的心，有計劃的腦筋去工作，使我國漸漸興盛偉大。』

『願上帝助我，使我的困難工作得到最後的勝利。』

自一七八零年以來，我不信在孟特西土瑞阿的會場中，聽見過有力的，清楚的
言語。現在他們都被我的熱情來燃燒起來了。在如此的演說之中，有許多是我年來
心靈掙扎的結果。有幾位下議員都竭力的遏止他們對於我切責的話所生的恨怒；但
我在國會中的說辭，得了全意大利的讚許。我是將眼光望在小勢力的政黨同政治家
所集的老朽的會場以外的，我是對全國人說話。他們傾聽我，並且瞭解我！

我的政治天賦告訴我，自這時起，隨同真理的增加，與法西斯活動的擴張，意大利新歷史的一線曙光將慢慢起來了。

或者是新文化路上的一線曙光……。

第十章 五年秉政

我的革命的手段與黑衫黨的勢力，使我負起重大的責任來了。我已經說過，我的事業並不簡易，牠需要遠大的眼光，而增加的責任愈來愈多了。

我的新生活起始了。假如要描寫牠，就不得不捨去普通百傳的體裁，我必須要顧到我有機的整個的政治活動。自這時起，我的生活純然是由於無數的政府的法令所形成。個性完全消失，我這個人——我有時覺得就只表示實質的法令與規律；這法令與規律不只是關係於個人的；牠們是與羣衆有關的，牠們關係於並且侵入全民衆。所以個體的生命與全體的生命混而爲一了。

自然我知道，我執政的時候正是國家中央權力消沉到極點的時候。我們這時的財政情形已由代表自由派的皮諾以一句話表示出來了：「缺少六千兆！」人民自己以臨時救急法來自濟。漸次的虛張與印刷的紙票，給了一種虛假的興盛。牠是成其幸福的不穩的欺騙根基；牠激發求利的不良的賭博。所有的這些都要靠法西斯的財政政策去補救。

在國外，我們的政治榮譽漸漸低減。我們被認為一個無秩序與紀律的國家，既不能興盛，又不能生產。因為連年不斷的騷亂，使比我較強國家的同情心也減退。更壞的就是我們仇人對我們的驕傲與輕視更甚了。

意大利的教育制度非常複雜，大學，中學，小學，都將精力用在純然地抽象的，理論的機能上去了；這種教育制度使學生離開真實的世界，現代的世界，離開國家生活的根本問題愈來愈遠；學校已失掉了領導文化責任的機能了。學校與講座應該時常是領導上進的人民到正路去的。

現在，在整個的政治機構之下，還存在許多希奇的，可恨的地方政治組織，這也許不會對團結精神發生多大的危險，但至少是要生點問題的。政府的活動，本應依真真正正的需要而施行，但牠們借口責任所在，謀求進步，適當處置等等的話，以求媚於人民或地方。國家的精華都被這卑陋的政治方法——選舉區政策糟踏殆盡了。

地方分權制已經要受大腳瘋的痛苦了，牠的漸漸增加的膨脹，勢將產生許多麻煩，如搖動，不能容忍，愛盡小責任的種種性質，這種性質是代表那一般薪俸很少又不明白他們自己的道德威信是國家的權勢，同個人的責任給他們的官僚的。

因為我們和平的掙扎的原故，我們的法西斯的小部隊還存在，在這種新的活環境之下，他們也許於公共秩序與法律有礙。

海陸軍與國家的生命關係離得很遠。在某種情形之中，雖然這樣有許多好處，但是，置他於卑屈的地位而不顧，也是不善的。航空學也不振。那情形很難恢復。

當我們說到航空學，我們不要忘了尼蒂曾經禁止飛行。不但軍事的飛機，即私人的飛機也禁止。他命令解散飛行隊，飛機與發動機都賣去了。他的這種舉動簡直是國家致命之傷。

當時，所有反法西斯的勢力都集中在羅馬了。那些政黨，起初震於黑衫黨的革命，同我的力量而勢稍殺，現在又復活起來了。他們又有膽量在國會中作以前同樣的活動。意大利的報紙又結合起他們原來的團體，與原來政治的顧客了。

人民生活是必須重新組織的，同時不要忘記一個能作事的政府的根本需要。使經濟生活及學校與軍隊恢復秩序也是必要的。我們必須裁去雙重的職務，削去地方分權制的勢力，去改良公共服務事業。我們必須阻止舊政黨餘孽的腐敗的批評。我們將要去對一切作攻擊。我將要去改良法西斯。我要分化，消除我的敵人。我見到我必須在各方面加緊工作，去改良調和意大利政治生活的態度與習慣。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不要疎忽了境外的十萬移民。我們再起始給邊疆的

人民一個深信念。我們必須幫助南方的人使他們在生活上近世的改良與鼓勵，我們必須接近所有健全的，強壯的省分的人。

問題與煩惱不絕地發生。我要決定每件事，我又必須要有一個堅決的意志去總括我在國會中，在其他會議中所說的政治提議，及在報紙上所發表的文章。這種事不但是一個經久的，獨立的力量問題，而且是一個志願的問題。

凡是能使我繫於我報紙的事我都放棄不作；凡是有一點帶私人性質的事我都拋開不問。我將我自己整個地，完全地，絕對地放在建設的工作上。

我如今還是如此。我希望作一個樸實忠誠的國家的奴隸；作一個黨的領袖，一個強壯政府的首腦。我捨去一切膚泛的生活的享樂。我只作戶外運動，以鍛鍊我的身體使其敏捷靈活，並且作我複雜生活的一個健全的快樂的休息。在這六年之中——除了應酬的吃飯——我並未進過貴族式的俱樂部或咖啡店。我差不多完全捨去了入戲場的快樂，我以前曾經在那邊消磨過我許多晚上的時間。

我嗜好所有的戶外運動；我開車很有把握的，我用最快的速度開車繞圈子，不是我朋友佩服，就是有經驗的開車者也是驚奇。我愛飛機，曾飛行了無數次。

甚至我在很忙的時候，我還去學得駕駛飛機的執照。我有一次自五十米之高處落下來，但這並不足以阻止我飛行的心。發動機給我一種力量的意識，騎馬也是一種快樂的遊戲，擊劍術是我專長的，牠於身體很有益處，我對於此道十分滿意。在靜的時候，我拉梵蠟鈴。於詩人但丁，與哲學家柏拉圖等，我都時常領教。

沒有別的娛樂對我有興趣了。我既不喝酒，又不抽煙，我對於紙牌及其他賭博全無興趣。我對於那些消耗時間與金錢，有時甚至生命在這種遊戲場中的人只有可憐。

至於說到飲食，我更不賞識牠。我對牠毫無感觸。尤其在近幾年我的飲食簡單得像一個窮漢。在我生命的每一個時候，都是一種精神成分推准了我。金錢對於我也失了牠的引誘力。我唯一的目的就是文化與生命的最大目的，人民最高的福利，

同我國人深刻的希望。我對於我的力量與信仰很有把握；因為這個原故，我從來不讓步，不妥協。我將落伍的仇人都拋在後面，我連頭也不回過一看他們。我讓他們作他們的政治的好夢。我讓他們去努力口頭的工作。

意大利需要什麼東西？一個報復者，牠的政治和精神的復活又需要一個相當的解釋者。我們必須來醫治以前的創傷，有力量能夠作一個中流的砥柱。我們必須減少歷來發生亂禍的惡因。我們必須去遏止政治的解體。我與我們國民生活的血的潮流建立一個新的，靜的，有勢力的意大利人民的泉源。

選舉這件事現在成了一種很幼稚的遊戲；因此數十年來牠使我們國家不安穩。牠所產生的國會是不良的而又毫不盡一個新意大利所應盡的責務。我現在對抗無數的仇人。同時我又樹立了一些敵人——我對於這件事並不奇怪！在我的意思，我的掙扎是到了最終的一幕了；牠必定整個地在各方面進行鬥爭。

假如我要說我掙扎的全部，我必定要用一種清楚的，實地的方法；這似乎是應

當將我的政治行動分類來說，這樣才可以展開我一些有意義的政治生活的事實。我們的事業與行動，是比較任何主觀的說話還能寫出我眞真的自傳——自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七年。

我從不因爲猶豫而擔擱事；僥幸，我從來不知道但喪與得意，一般普通的政治家都因此而受害。我明白我的威信及我所愛的甚於生命的國家的威信都在我掌握之中。

我急於做良精益求精而去清理我們意大利人的性質。我現在來說說我的內政與我所計劃的及成功的事。自種種的爭議，自雜色的政黨，自農民的掙扎，自流血的奮鬥，自報紙的不忠實，自國會中的戰鬥與陰謀，自無意識的辯論，種種困難之中，我們最終還是走上國家統一的坦途上來了，而得到一個有勢力的和諧生活——由法西斯統治，鼓勵並灌注以精神，這並不是我以為是法西斯的功勞，這是世界的評斷。

自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在下議院演說過後，以三百零六票對一百十六票而使我的宣言得通過。我並未有一點困難就得着整個的勢力。

我立即下大赦令以造成和平空氣。我要解決法西斯隊伍的問題。我絕對能支配法西斯黨員與我們的行動隊。在全意大利，他們都表示了他們的勇氣，壯志，和熱烈的忠誠。現在法西斯黨已大權在握，在這種情形之下，武裝的組織是不需要了。

同時我不能立刻就取消他門，他們對於我是有一種深刻的，盲目的，絕對的崇拜，在他們的天賦之中，在他們的信仰之中，他們不但有力量，有勇氣，他們也有政治道德的意識。現在危險期還未完全過去，黑衫黨的勝利還需要保障。於是，我決定組織「保安義勇隊」。自然，牠的責任是要規定的。牠必須由適合的身經百戰的兵士同領袖指揮，因為他們經過戰事，知道並且經驗過法西斯運動的奮鬥。

我宣言：法西斯一天存在，則一切騷亂與非法都將消滅。我將法西斯的行動隊

改爲「保安義勇隊」的決定無疑地是一個好計策；這不但與新的統治以一種威權並且給以一種後備的實力。

組織一個大議會 (Grand Council)——一個純政治的組織——也是我取得政權後的一個重要的目的。我覺得有組織法西斯政治團體的需要，一種出乎以前統治我國的一切政治組織的團體。每天，我都要應付種種發生的問題——我需要一個參議的團體。在我作政府領袖的複雜工作中，我並未忘記我同時也是一黨的領袖，三年以來，我不斷的奮鬥，我並不僅是爲要取得政權，最要緊的還是爲要灌輸新精神在我們國中的急切的需要。

這參議會是由法西斯中的活動份子組成的，他的困難的，慎重的事業就是去將法西斯革命工作演成法令。這其中沒有——現在還是沒有——雜色份子，只有法西斯黨人，閣員，或能代表我們政見的份子，同專門人才。此會一直是成功的。牠是在我指揮之下，其中所有的動議，所有的報告——見諸各報上的——都是我寫的。

所發表的也都是我長時間考慮的結果，我用我們法西斯的精神，法西斯的信心去分析，去考察我們國人的生活，及意大利在世界上的地位。這參議會——現在我正在打算將牠改爲現政府下的立法機關——在五年之中，作了許多偉大無比的工作。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警政的統一。現存的有普通警察——分政治的與司法的——有皇家警備軍，還有御衛隊。御衛隊是尼蒂拿被解散的軍人組成的，牠是一個無用的團體。我決定立刻解散牠。這次的舉動並未發生意外的事。在有幾個地方——如杜瑞諾 (Turino) 同米蘭諾 (Milano) 等處——也發生了騷動與反抗。我立即下了嚴厲命令。我呼召並打電話通知各地負責人切實維持秩序。我吩咐各地負責人，在必要時他們可以開槍。在六個鐘頭之內，什麼事都定了。這次解散四萬武裝隊，只死了四人，傷了數十人。他們的軍官有的派入其他的機關作事，有的隨他自己選擇專業；兵士等都平靜的回到自己的家鄉。

我們意大利的祕密社團 (Masonry)，起始囑於法西斯的勢力，不敢猖狂，現在

又起始反對我，反對法西斯了。在參議會中，我宣告，凡法西斯黨員，不得同時爲秘密社團會員。在我是社會主義者的時候，我即起始反對秘密社團的政策。這個無聊的結社，帶了一種秘密的性質，代表了意大利的賄賂勒索者的行動。牠並沒有保護，仁愛等性質。每一個人——甚至自此會中得過益處的人——都相信這個社團只是互相幫助，互相諂媚的團體。每人都知道牠有一種崇拜自私的精神，採用陰謀的方法，輕視知識與道德。我反對他的奮鬥是非常嚴厲的；我現在還帶這戰爭的遺痕，這個遺痕是我忠誠的功績的徽號。

一九二三年，經過長時間的談判，我將國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聯合起來了。在某種時候，這兩派關於國家的命運的目的的政見——可以說是相同的。因爲政治的發展，使牠們分道揚鑣了。現在政情變了，國家主義中之良好份子已與新統治者合作，兩黨的合併是再聰明不過的舉動；並且此舉在政治上也很忠實。黑衫與青衫——青衫是國家主義者的制服——在勇武與政治的忠心上聯合起來了。這個新的，

深刻的結合，使我們前途更其興盛，我們要使我們意大利偉大得像我們兩派所預言，期望而且最後所要創造的。

一九二三年四月，國民黨在都靈開全國大會。這是一個無結果的討論會，與以前催眠人民的政治會議並無分別。他們用了很長的時間來討論法西斯統治問題，在許多意見發表之後，到會的大多數對於反法西斯與法西斯之間，贊成取騎牆態度。

在內閣之中，有數位閣員是屬於國民黨的，在這次會議之後，他們覺得他們的地位很難處。我提醒他們，請他們想想，在他們的黨表示了態度後的新情勢之下，他們是否還相宜在法西斯政府之中。經過一番解釋與交換的意見，因為我要開始我政治的清黨起見——我以前已預料到有這種事發生——我勸在政府中的國民黨放棄他們的位置，以免他們國會的黨團與法西斯黨的爭訟。

這清黨作用，在我得權後立即進行了。在這時候，法西斯還不很受歡迎。還有許多背叛者。有許多人夢想他們可以影響，可以屈服法西斯所立的有系統的，坦直

的政治路線。因為這個原故，我時常被那種工於奸計的油滑的人所攻擊。但是，他們發現我如火石一般的強硬。

一九二三年勞働節第一次未發生事變；工人都照常和平工作，而且並不覺得那種情形是無意義的。後來，我想要知道國人的輿論同法西斯對於人民的印象。我起初到米蘭同羅門拿。再到維尼斯，巴得 (Padua) 維山日 (Vicenza)，西西利，沙地尼安；最後到了皮山日同佛羅蘭斯。我在每處的軍官中，黑衫黨中，人民中，都發現熱烈的，活躍的真摯。他們覺得他們是有了政府，有了領袖。

黑衫黨人——革命的創始者——拿同樣對領袖的熱忱歡迎我，就像對我在以前僅是一個黨的領袖而發展我報紙時一樣的熱烈。

意大利人的性質，有時更近於分黨搗亂而不近於實在的行動。但是，我的老同志在他們日常工作中，在他們兵營內，是永遠扶助我的。他們的態度不但使我們驕傲，並且深深地感動了我。我不能不顧這些充滿了熱忱的青年，我決定，我決不懨

牲了他們去和將死的舊勢力妥協，人民現在也覺得已獲得了真自由；他們現在自欺騙與勒索中解放出來了。他們爲我的政治工作祝福，我也因此喜歡。

在這時候，反對我的運動起始了。當他們在和解，妥協，退讓的政策失敗後，他們在報紙上——塞拉導報爲首——作種種不祥的預言同狂呼。他們竭力譏諷及淆亂聽聞。但是，我不顧一切地實行我的新選舉法，因爲我不願再落以前比例制選舉的窠臼。我捨去了一些國民黨，民主派，同自由派。因爲改良學校——以後將說到——也引起一些反對。

同時我們要去對付反法西斯的攻擊與暗算。這時可算是多故之秋了。我要阻止法西斯內部的陰謀與奸計所造成的恐慌。對於此點，我自竭力壓制那些在內部造成騷亂與組織小黨派的人着手。法西斯是一個整體；牠不能有各別的傾向，牠不能有兩個領袖。這是一種絕對統治；下層是黑衫黨員，上面是領袖——他僅是一個。

這是我所以有實力的原故；所有的黨的分化不是由於理想的動機，而是由於個

人的野心，虛假的成見，或者由於內部的腐敗，或者由於其他我們常見於意大利秘密結社中的神秘的，不正的，隱藏的勢力。這種種我都想到了。我決定不讓寸步。當緊要的立法問題解決後，我決定解散國會，在我勢力伸張後，我宣布一九二四年四月六日選舉。

這選舉信號放出後，各黨派的騷動都平靜了。他們考察內部的人才，檢閱他們的勢力。他們去拉攏最大多票數，並且希望在國會中站很多的位置。

選舉細看起來簡直像小兒的遊戲，被選舉的人到比選舉的人還重要。這些「大人先生」們，因為要作大人先生，所以不惜用各種曲折的方法，用煽動的手段，以妥協而去達到目的。法西斯不願耍此一套舊把戲。我們決定擬一人名單，以集中人材為標準，不但包括各地的忠誠的法西斯，並且包括那些在國家命運的行動上能保持國家尊嚴的人。法西斯的這個政策證明是很聰明的，很忠實的，這個人名單甚至包括反對我們的人同態度不明的人，因為他們能服務國家。前內閣總理阿蘭多同前

會議長德尼古拉；但是大部份還是新人物。牠包括二百身經百戰的老練的官，十名得金賞牌的，一百十四名得銀賞牌的，九十八名得銅賞牌的，八十名殘廢者，三十四名義勇隊。這名單的大半是大戰時的主體。

自共產黨分化出來的社會黨現在也秣馬厲兵的預備選舉競爭，國民黨也同樣努力。但自六日打開的投票箱中，我們的人名單得了全部的勝利。以五百萬票對二百萬票，他們所有各派的人名單放在一起還是只有我們一半票。由此可知我的政策是由大多數人民所贊助的。這樣，我本可以壓迫他們的，但我寬容了他們。

我在米蘭指揮這次的選舉戰。我對於此次的選舉的結果，並不大注意，使我感着興趣的就是人民對於法西斯人名單熱烈的贊助。這個贊助使我對於我的政治行動與言論更有把握了。我回到了羅馬，人民當我是一個凱旋而歸的英雄歡迎，自巴拉蘇琪日 (Palazzo Chigi) 的洋樓上與人民致敬，並恭祝新的，漸漸偉大的意大利；在此新的國家中，我們忠實的人都生活在調和空氣中。

這是我的結論：努力使各黨派都消滅，然後國家才能生存。

五月二十四日在非常尊嚴之中，第廿七期的國會開幕了。國王陛下作一篇很動人的說辭。會場中有一種盛會的景象。因為政治原因，那些不忠於國家及損害意大利偉大的份子都不能到此會。總之，在這第廿七次的國會開幕典禮中，牠的完整與道德的價值一毫都沒有損失。

那些身經百戰的軍人特別受歡迎，他們有的是裝飾得十分整齊。在這老的會場中——牠是習於卑陋的，肖小的政治陰謀——現在充滿了新生命的空氣。充滿了意大利新靈魂的英雄思想，及偉大的求生意識。

所有的這些事都激怒了社會主義者。在他們的心中，他們恨戰爭，他們看不起我們在大戰中的勝利。而以前的舊國會又不能適合這偉大的青年羣衆。他們的天生的怯懦，他們的議員，都將要拒絕崇奉這獎章所象徵的勇敢！

新意大利與舊意大利的爭鬥，在國會中時常復活。雖然這爭鬥在其他各處都解

決了，都是法西斯戰勝了，但是在國會中還堅持不讓。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廿四日的歷史上出名的會議中，這不共戴天的彼此仇恨就宣布牠的尾聲。我之選我們參戰紀念日作閉會的日子並不是沒有用意的。

幾天之後，國會討論起始。下院議員鼓起一種激烈的辯論。社會黨——他們在五月廿四日國會開幕典禮中都不會到會——起始了牠的戰爭。空氣十分熱烈。我知道我必須換一種方法應付這國會的生命——幻想是無用的。我用了很大的忍耐心，才將頭次喧擾的會議平靜下去。六月六日，一位瞎眼的軍人加羅德爾克雷（Carlo Talorok）作了一篇說辭，這對於提高討論的空氣是很有效力的。在六月七日會中，我竭盡精力的應付我的反對派。我斥責他們的詭計。我記得我以法西斯黨的殉難者的名義，我以和平的靈魂勸告每一個人去作專事建設的行動。我末了說：『我們要知道我們是代表人民的，我們要宣言我們應將你們的及我的嫌忌的餘燼拋開，我們才能在永遠的將來，在我們尊敬的國家的實體中，在強壯透明的液體中生活。』』

我覺得我必須在國會中要求安靜，要求平衡與正義的意識。我是被和平希望所刺激。但是我的話是失敗了；在這國會中的政治戰鬥的熱烈下，不宜開會的。

那些社會黨曾經攻擊了他們以爲很重要的地方；他們會屏絕了真實現象。現在他們被意大利的青年所覆沈，所震懾住了，他們被現在正進展着的新趨向所沮喪。所有的政治的現實都與他們的傾向絕對相反的，他們是失敗了，並且他們自己也覺得他們是無用了。這種情形之下，這些社會黨最後的手段便是希望尋求一個方法以避免屈服——至少在國會中的屈服。

因他們的精巧的，奸滑的政治藝術，他們將他們想法造出來的搗亂盡量的延長。他們的目的只是想破壞而已。在這種工作之中，下議院議員馬太地 (Mattiotti) 是出類拔萃的。他是一個諾維喀 (Novico) 省的社會主義者，他的懷抱只是政治的破壞。他與別的社會主義者一樣的憎恨戰爭，但他恨的程度已過了分了。在我們嘉波 瑞士 戰敗的時候，他曾經拒絕我們維尼斯 的避難者。他拒絕保障這般自奧國暴力侵

入的地方的逃難者。他說他們應留在奧國統治之下。

因為要對付這國會的辯論戰，他將他的全付精神都擺出來了。因為他是一個富翁，在他心目中的社會主義只是一個在國會中的公式。他是一個勇於戰爭者，在掙扎的漩渦中，他能激怒他的仇人，但是他的能力還不足以破壞我們的會議，還不足以壓倒像法西斯這樣的一個黨。馬太地並不是一個領袖人材。在社會黨之中，有許多比他更有辯才，比他有天才，比他合理一些的。在他的選舉區中，他與法西斯竭力競爭，在國會中，他是一個最熱烈，最好鬥的一個反對派。

一天，馬太地在羅馬忽然失蹤了。後來，相傳出了一個很大的政治罪案。社會黨尋找他們的一個殉難者——爲辯論而用的——當真相示明的時候，他們立刻控告法西斯。得了我的命令以後，一個精細的完全的調查開始了。政府決定嚴重辦理此案，並不僅爲正義的原故，一方要去阻止這種誣告，我指定羅馬的縣長與警察長，內務次長蘇日，印刷部長西塞爾羅西 (Cesare Rossi) 共同清理此案。對於搜尋此案

的犯人的執行是毫無限制。不久，此案犯人發現。他們都是身居要職的。他們是法西斯黨人，但他們不是政府的直接負責份子。

我們以無限制，不留情的嚴厲的手段處置他們。施行着嚴厲的法規——如此嚴厲，在某種情形之下，牠們可以說過分的嚴厲了。

嫌疑犯一概捉捕。在負責份子之中，凡有嫌疑與正犯有關係者皆引咎辭職。對於當局，對於警察與法庭皆不加限制。

所有的舉動，應當將此次風潮平靜下去了。

但是，事實正相反。這次動人的事件注定地要擾亂我所希望於我自己及國人的嚴肅的安靜。雖然我們仍在一種熱情的，詭辯的，激烈爭鬥的空氣中；但是，在第十七次國會開幕幾天之後，一羣在位之人正想去創造一種事業，而結果只是一曲悲劇。這也是不可能的。我平時對於所發生的事總是說粗暴的，嚴厲的話，雖然中央政府的行動是忠實的，出力的，到了反法西斯及反法西斯領袖的亂子發生的時候，

國會中的反對是大模大樣的信號。我覺察出這並不是因為愛死者的心，而是爲恨法西斯的原故。我並不驚奇。在國會中——普通人處此情形自身一定要搖動的——我說了以下的話：

『假如這是追悼一個死者的問題，悲傷的問題，假如這是一個懲治犯罪者及負責者的問題，我在此再重覆一遍，我們將要安靜地，不變地照着去作。但是，假如有人想借此不幸的事件而要別生事故，不願國家的和平——假如有人想借此悲劇表示他自私的政治性質而借故攻擊政府的話，則政府亦將不顧一切以求自衛。政府以良心擔保已經盡了牠的責任了，並且將來也願盡牠的責任；牠現在要採取適當的方法，以克服那些擾亂意大利人民的和諧並陷人民於可怕的分離與狂妄之中的奸計。』

這種話不能進入無情者的腦筋中。於是，我所預料的事復生了；那些反對派將他們自己委身於馬太地的尸身，目的就在毀壞意大利的政治生命，及在國內外宣傳

法西斯的罪狀。

一九二四年六月至十二月，意大利的民衆生活的現象，簡直可以說是一個任何國家的政治鬥爭都比不上的奇觀。那是恥辱，不名譽的表現，牠辱沒了任何政治團體，報紙，會議，亂黨與各種反法西斯的黨派，虛假的知識階級，失敗的後補者，意志薄弱的怯懦者，流氓，寄生蟲等，都委身於這個尸體，像一羣烏鴉，遞捕罪犯是不夠的。發現尸身及醫生的誓言說他的死不是由於被殺而是由於傷，但這也是不夠。

在羅馬附近的加達瑞拉(Quartarella)的籬笆前將尸身找着了，但是還不足以停止社會黨無謂的追求，這次事件，我們都記得有一個不好的名字稱之爲加達瑞里斯 (Quartarelismo)

有些人借馬太地的悲劇來發財；他們以他的相片，以紀念牌，以紀念日，以發電號等來作投機事業；一些不逞的新聞紙也借口來募款等，一直到現在還未停止款

項的。

反對派及其在國會中的議員都退出國會，他宣言不再與我們合作立法工作；這退出國會運動及左袒此運動總名目「阿文提諾」(Aventino)——自命為與羅馬史上有名的「阿文提諾」相同。這個「阿文提諾」團體簡直是一個希奇的團體，怨恨與失權將所有不同的政黨都聯合起來了。他們內中包含社會黨，自由派，民主秘密社會黨，自命為天主教的國民黨。他們秘密開會。濫用出版與結社的自由，以期毀壞意大利的生命。瘋狂的份子時時在等候法西斯的傾覆。在這曲滑稽劇的背景中，有一位上議員阿而比地尼(Albertini)，他是擁有報館的。他甚至願意在垃圾堆上剝，他願意聽卑下的流氓的話，他收集卑污的小冊子，千方百計的想打倒我同法西斯。

我却沒有疑惑與沮喪的時候。我很知道我的仇人的態度與舉動。假如他們能夠的話，他們要用這位社會黨議員的尸身來作反法西斯運動的信號與旗子。但是他們

這種「吃尸鬼」的政策簡直出了我意想之外了。除了這些投機份子以外，還有一些怯懦的法西斯份子，他們不瞭解一件小事並不是造成歷史的材料。他們因為一時感情衝動的道德的關係，不惜損壞大的道德的政治的忠誠與全國的福利。

在這種情形之下，有些「從良妓女」式的，及被反對派所煽惑的法西斯反過來攻擊法西斯，他們戰戰兢兢的捨棄了法西斯意大利，牠現在已被仇人攻擊得熱血沸騰起來了。

因為這反常的時間同種種困難，我們又回到革命的時代了。在這種空氣之中，有許多屬於祕密社會黨的縣官，自然不能作很公平無疵的審判。在國外的各黨派也幫助國內的社會黨。這是很清楚的，在民主政治，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橫行的國中反法西斯到了什麼一種程度。

種種情形，在某種政治空氣之中，本可以造成一種幻想：以為政府現在已是無用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三個月變亂之後，許多人在暗算我們內閣還有幾天的壽

命。在一些渴於政治的人的心中，起了很大的幻想。在前三個月內閣總理之中對我有一種暗計；他們能欺騙他們自己與別人。但是這些職業政客沒有一點普通常識，他們不明白，我一紙命令能令黑衫黨將他的狂想與幻夢立即根本打倒。

這一羣氣膨脹的青蛙在等他們的勝利。那些腐化報紙與高彩烈地公認這次的誣告，並煽動罪惡與宣傳譏諷，使勢力平衡的國王現在也被恐嚇住了。與以前一樣，有許多人借機會以恢復他們的政治生活。我對於這種人，我竭力把他們在我勢力範圍之中肅清出去。

似乎這種種還不足，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前印刷部長西塞爾羅西計劃一種陰謀。他因為牽連在馬太地案件中，所以被法西斯開除，而他現在以譏諷虛偽的文字作了一篇紀念文。他想陷政府於罪犯之地，更想從此陷害我。意大利所發生的事都堆在我頭上。這篇紀念文算是攻擊我的道德的檄文。但是，我不怕這種手段；像這種計畫總成空的。我在事先已得報告，我知道他這篇文的內容及他準備在報上發

表的日子。我立即想法制止他這種行動。我先將他此文發表在一個友誼的報紙上；我指出這篇文字的無價值。這不過是一種笑談，是一個欺人的東西。他這一個計劃因此成了泡影了，像破了的輕汽球。

這次的事經過六個月之久。缺於勇氣的人都沈沒下去了；那些唱悲調的人都口渴了。投機者也煩厭了。在這時，一個皇室貴族以前曾作過關員的加來爾德拉倫日亞達 (Collare dell' Annunziata) 也與共和黨及社會黨中惡劣份子連合搗亂。

在這個時候，我十分小心的控制法西斯黨。我禁止他們以報復手段處理此事。我命令『凡法西斯黨不得亂動！此事須由我一人處置。』但是在佛羅倫斯同波郎納地方發生了極端暴烈的事。我知道，這是我應該出來說話與行動的時間了。

在此六個月之中，我敢說我並未失掉我的鎮靜，也並未失掉我公平與正義的意識。鎮靜的判斷力指導我每種行動，我命令將罪犯一齊捕獲。我希望正義不屈。現在對於公務，我已盡了我的責任，不失為一個公正的人。至對於我的仇敵，我私自

要公開的對付他們。

當羅馬同盟罷工醞釀的時候，我命令佛羅倫廷（Florentine）的義勇隊在京都示威。這武裝的義勇隊是最富於勸誘性的。一九一四年九月，我去查訪蒂斯卡（Tiscan）地方的法西斯；我到人口最多的埃米亞達（Amiata），我去到工人中，農民中，到西納（Siena）省的礦工中，在此情形之下，當我的仇人正在等我倒台——這也是國外的仇人所希望的——的時候，我對法西斯黨發表以下的說辭，表示出我們的力量與勝利：

對於我的仇人，我說：「法西斯將拾穗相見。」

反對派的報紙對於我的話大驚小怪的批評；但他們的喧嚷都是無關宏旨的。一九二五年正月三日，那時各省的被逐的政治犯與熱心於我們此次政爭的人都齊集羅馬了，我在國會中曾作以下的說辭——內中也有不盡之處。

「諸位先生，

我今天要說的話可以說不是國會中說話的方式。在會散後，你們之中也許有人能尋出我今天的話與我十一月六日在此說的話的線索。這種話也許別有用意，但不能說是爲選舉票的關係。無論如何，你們要知道我不是爲票的關係；我不需要，我的選舉票太多了。法令四十七條說：『凡下議院議員有權彈劾閣員使受最高法院之審判』。我正式的問，在我們當中，是否有人要引用第四十七條。我的話是很明白的，我要求一個水落石出。你們也能明白此事。在我們與各同志努力如此長久之後，我們感謝他們所作的事，但現在最好停下來考慮一番，是不是以後我們同志將來能走同一的道路。

諸位先生，我現在在此提出對我自己的彈劾。

傳說我要組織「傑卡」。(“Cheka”)

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怎樣組織的？沒有一個人能說。不俄國會待審問而處決了十五萬至十六萬人——見官方統計，在俄國是有所謂「傑卡」，牠有系統的給中

等階級及此階級個人以一種恐怖。「傑卡」據說是革命的紅劍。但意大利的「傑卡」是還未產生呢。

沒有一個人能否認我有以下的三種性質：謹慎的知識，無量的勇氣同對金錢引誘的輕視。

假如我要組織「傑卡」的話，我必定要依照我的理解力，我會用過我這理解力去抵抗在歷史上不能磨滅的暴亂。

我以前說過——凡是五年來跟隨我堅苦奮鬥的人都記得——凡一種要奠定非常事變的暴力，必須要是謹慎的，有理性的，並且是要有義俠性的。而現在一般所謂「傑卡」作的事都是無理性的，任情的，而且是愚蠢的。

比方當耶穌聖誕的日子，在我的政府發表過很和平的話以後，你們想，我能下命令在清晨十點鐘在羅馬的維亞法郎塞哥克瑞斯波 (Via Francesco Crispi) 攻打嗎？

請諸位不要想我是這樣的一個蠢人。我還要計劃這種無理性的對於米蘇里(Forn)與福里(Forni)的不關緊要的攻擊嗎？你們大概都記得我六月七日的演辭吧。這是很容易去回溯那一個星期各人的政治熱狂，那時，在這會場中，多數黨與少數黨每天起衝突，因此，許多人十分悲觀，以為在國會中的各黨各派將永遠不可合作了。彼此的怒罵充滿了全會場。最終，七月六日德爾克雷說了他的充滿生命與熱情的詩一般的話以後，這種局面才算打破了。

第二天，我發表演論以肅清空氣。我對反對派說：『我承認你們理想的權利，你們的不確的權利，你們的經驗也許比法西斯多，你們可以任意批評法西斯政府的各種法令。』

我記得那時此會中人的景象——那種景象現在還在我眼前——所有的人都十分注意我的話，所有的人都覺得我所說的話的深刻與活躍，都以為我建立起合作的基礎，如果沒有這種合作，甚至我們的國會都不能繼續下去。

在一個勝利——不客氣地說勝利——一個全國會甚至反對派都承認的勝利之後（因為在下星期三國會又平靜地開會了。所以可以說是勝利），我既不是瘋子，教我如何還要命令——我不能說謀殺——甚至很輕微的對於我的仇人攻擊。而這仇人又是我以為他與我有同樣的勇氣，與我有同樣的固執性呢？

那些與蟋蟀腦筋相同的人以為我在這種事發生時只作一種輕蔑的態度。我最不能容忍這種態度；我的良心的深處很痛恨牠們。而我又十分反顯我們的力量。

什麼力量？對付誰？什麼目的？當我想到這些問題時，諸位先生，我就想到大戰時那些軍事家，當我們在戰壕吃東西的時候，他們就用小針在地圖上定他們的戰略。但是當他們所定的地方的事已經發了的時候，情形又不同了，而他們的策略又不能不改。但是，在許多情形之下，我都證明我有很大的精力。我應付事從來沒有失敗過。

我曾經在六點鐘之中解決了御衛隊的叛亂。在很短的時間，我破了一個陰謀的

暴動。在四十八點鐘之內，我派了一部分陸軍同一半海軍到加佛（Corn）去。我所以將這些力量的表示——最末一個甚至使我們友邦的大將也吃驚起來了——引出來的原故，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並不是沒有力量的。

死刑？但這不過是一個笑話，諸位先生！頭一樣，死刑必依據刑法，總而言之，死罪不能拿來作為政府的報復手段。

假如問題是關係於一個市民的生命，那麼死刑的執行必應限制——不如說應十分限制，經過審判。在這一月底，我心中深印的就是：我希望意大利的和平，我希望重建道德的政治生命。

但是我這種政策的反響是什麼？頭一樣是「阿文提諾」退出國會——一個反對憲法的舉動，無疑的，他是革命的！接着，報紙的聯合戰線的攻擊，經過了六月，七月，八月。這是一個卑污的，不幸的聯合的攻擊，牠侮辱了我們三月之久。最狂妄的，最糟糕的，最恐怖的虛言不顧廉恥地在報紙上發表。

他們又檢查各種秘密發生的事；他們無中生有地找事，他們自己知道他們在扯謊，但是他們還同樣的作。我在這狂風暴雨之中時常是和平安靜的。繼我們而來主持政府的朋友一定記得這狂風暴雨，並且要覺得是一種恥辱。在九月十一日，有人計劃復仇，擊斃我們的一個人。他是荷貧而死的——他只有六十個呂耳在他的懷中，但是我還是繼續的使種種事恢復原狀。我阻止種種非法舉動。我坦白的說，現在在牢獄內還有數百法西斯黨員。

當我以前召集你們的時候，國會在定好的日子開幕，而牠所討論的差不多完全同於財政方面的。這是事實。

義勇隊是發了你們所知道的誓言的，而各處將官的提名就是由我控制的。這也是事實。

末了，一個很使我們動心的問題也解決了——接收熱安達辭職問題。國會因此騷擾了。我明白這叛變的意義；但是，在四十八個鐘頭之後，我用我的威信與我的

勢力，使這件事成功了。我對於這暴動的，不屈的國會說：『接收這辭職，』而這辭職居然接收了。

但是，我還以為這個並未達到我的目的，我竭力想造一種就範的情形——改良選舉制。這種意志的反應是什麼？不過是一個戰爭的呼聲，並且還說：『法西斯黨是駐紮國內的一羣野蠻人，牠是一羣強盜的活動。』諸位先生，他們現在走上道德問題上來。我們都知道意大利道德問題的悲慘的歷史。

諸位先生，畢竟我們想在 *Ficus* 的拱廊下尋找怎樣的蝴蝶呢？好，我現在此會中，在意大利全體前宣言，我單獨的擔負一切將來發生的事件的政治的，道德的，歷史的責任。假如一句話就能處人絞刑，請將繩子拿出來！假如法西斯黨是僅僅如一種海狗油，或是一種俱樂部，而不是意大利上好的驕傲熱忱的青年，這個責任也由我負！

假如法西斯黨是一個罪犯的結社，假如牠所施的暴力是歷史的，道德的，政治

的罪惡的結果，這個責任也是我的，因為那是我自我加入大戰時起直到現在止以宣傳一手創造的。

在最近以來，不但法西斯黨人，就是許多市民都問他們自己：我們是有一個政府嗎？他們政府的人都有人類所應有的尊嚴嗎？他們的政府有政府所應有的尊嚴嗎？我希望我能達到這指定的幾點。我這六個月以來的人生經驗可謂十分豐富了。我試驗我們的法西斯黨。就像我們要試驗一種金屬，我們必須用錘打牠，我照此試驗過許多人。我觀察他們的價值；我發現了，當逆風來時，他們只是在一個犄角上轉，我也試驗了我自己。但是，要知道我不一定要堅持什麼法令，假如這種法令是於國家無利益的。一個自侮的政府不能使人民尊敬牠。人民希望他們的尊嚴自政府反映出來，他們說：「夠了！我們已無可容忍了。」

爲什麼要說無可容忍了呢？因爲「阿文提諾」的背叛有一個共和黨的背景。

這「阿文提諾」陰謀有了牠的結果了，因爲，無論何人，在意大利只要是一個

法西斯黨，那末他的生命時時都有危險！在十一月與十二月之中，有十一個法西斯黨人被殺了，有一個頭破碎而死，還有一個七十三歲老人自很高的牆上拋下而死。在一月之中，被鎗打死者三個。在鐵路上被鎗刺死者三個，一個在羅馬，一個在巴馬(Parma)，第三個在佛羅倫斯。於是每處發生陰謀活動。

一個義勇隊的領袖被一個不逞之徒重傷了。

警備隊與一羣叛黨在仍日諾(Genzano)又起衝突。

法西斯在達居尼亞(Targuina)出席國會的代表也幾遇害。

維龍納地方一人也被亂黨所傷。

義勇隊一位兵士在克雷末納省受傷。

在福利的法西斯黨也被亂黨傷害。

在日阿爾日阿地伯沙諾(Gioglio di Pesano)的共產黨也圖謀不軌。

孟上刺諾(Monzambano)的亂黨口唱「紅旗」之歌，並攻擊法西斯黨。

一九二五年正月的三天內，在一個地帶的梅斯德 (Mesero)，皮安加 (Piorca)，九龍不雷 (Valombra) 發生事故；五十個武裝的亂黨，走過這地方，口唱「紅旗歌」，並施放炸藥。在納尼斯，一個義勇隊巴斯開瑪瑞阿 (Pasoi Mario) 被攻擊而受傷。在加瓦沙地德瑞維索 (Gavaso di Treviso) 一個法西斯又受傷了。在克雷潘諾 (Crespano) 警備隊的總營也被二十個婦人侵入，一個義勇隊的分隊的領袖被攻打而又被拋入水中。在法瓦拉地文尼日亞 (Favara di Venezia) 的法西斯也被亂黨攻擊。我所以拿這件事放在你們的前面，因為牠們是一種徵象。第一九二號特別快車也被亂黨投以石子，打破玻璃。

在莫低諾地里文日 (Moduno di Livenza) 我們小隊的領袖也被攻打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你們可以看出「阿文提諾」在全國有一種很深的返應。牠激起一種鬥爭，這鬥爭的一方面說說夠了！當兩種勢力鬥爭的時候，解決就待力量的試驗。這在歷史上沒有其他的解決方法，而將來也不會有。

現在，我敢說這問題解決了。法西斯，政府，我們的黨是在牠最大的效力的頂點。諸位先生，你們騙了你們自己了！我限制住法西斯，而你們偏要想牠大概要完了，我控制了我的黨，你們偏以爲牠是死了。假如我用我遏制法西斯的精力的一來放鬆他們！——啊！你們看吧！……

但是，我不需要如此，因爲政府的力量夠去收拾這阿文提諾的叛亂。

諸位先生，意大利現在希望和平，希望安寧，希望工作，希望鎮靜；假如是可能的話，我們要以愛給牠；假如是必要的話，我們要拿力給牠。

你們能確知在我說完這話的四十八點鐘之內，這種情形都要肅清牠，我們都知道這不是個人的幻想，這不是政府的貪念，也不是卑下的熱情，而是我們國家一種無窮的而且偉大的愛。」

這些話同我的輕視的態度與言語的力量，立刻驚醒了全意大利。在我預料之中，不佳的情形四十八點鐘之內就廓清了。反對派的報紙以前一直充滿了嫉忌，憤

恨，和譏諷的攻擊，現在却鑽進他們的洞而致無聲無聞了。一種新現象，富有勢力與責任，漫漫發展起來了。法西斯有資格使牠自己前進，並且能統治一切——自從長時間的加達瑞拉的事以後。

自由派的閣員沙羅琪 (Sarrochi) 同 加沙提 (Casati)，還有一位溫和的法西斯閣員 阿維略里 阿乘此機會辭職，我換以三個法西斯黨人。現在爲時事所迫，又返於我們歷來的不妥協主義了。

經我這一番充滿忠實與勇敢的言辭以後，法西斯又恢復了牠的戰士的精靈了。所有在黨外的人都要參加我們的運動，但因爲要減輕我黨的擔負起見，我們的黨立即截止登記。

勝利算完成了。幾位前任總理的計劃完全失敗，不過留爲別人的笑談而已，其他別的陰謀也同樣的不成功了。邦尼里 (Benelli) 假借「意大利聯盟」(Italian League) 的美名發起一種運動，鼓動法西斯黨員退出，加里波 的不肖的孫子也秘謀起事，

但都失敗了。

一九二五年正月月底，「阿文提諾」及我們的反對派破裂了，他們因內部的意見不合及黨派的不同而致四分五裂。我在前線上又是一個戰勝者了，我預備將法西斯革命深入國家一切制度與憲法上的組織。

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廿八日，國家義勇隊——這是法西斯中的良好份子，我所最愛的手創物——發誓盡忠國王。現在我們必須適用一八四八的憲法以產生適於新意大利的新代表制度。

因為這個目的，我組織了一個十八人精於治國的專家委員會，付以預備建議改良憲法的責任。

這委員會的名稱定為「立法委員會」。在一定的時期內，牠的工作包含提議改良舊憲法同產生新的。我以後再用他們的建議作為一種立法根據。這委員會並不提出一定的條例，不過幫助改良而已，經我再細定後，再由國會通過。

禁止秘密結社的法令通過；於是法西斯與秘密社團（指Masonry）的衝突就有了法律上的根據了。實在說起來，在一九二五年還有非法結社。不服政府法令限制而擾亂社會治安，真是笑話。

在近世的時代中，秘密的政治結社除了一種恐怖外簡直是毫無意義。我決定了，凡是一種結社必須將牠的目的，牠的組織，牠的會員同發展都宣佈出來。

這時內務總長非得若尼得我的同意草「公共治安法」。於是我們將地方自治交與地方政府官（Podesta），使各地方不至再受各選區的轄制。這種選舉制是不適於現在的時候與情形的了。羅馬的政治也立起基礎來了，我們又起始攻打西西利的瑪琪亞（Mafia），剿滅沙地尼亞的匪徒，並攻擊其他擾亂地方的亂黨。

一九二五年二月，我不幸大病，因為種種原因，我的病狀詳情一直未宣布。那時情景非常嚴重。在四十天之內，我未出房門一步。我的仇人的希望又復活了，他們幻想着我的末日到了。因為我的沈默與各報上不符合的報告，法西斯黨人非常焦

急。我現在才十分看清我的黨人，我的親近者，我的意大利的全人民是離不開我的。黑衫黨不耐煩地等着我看我。

到了三月底，在法西斯成立的六週年紀念會上，我在萬人歡呼之中出現於巴拉若琪日的洋台上，全羅馬人都在我前面了。我清瘦憔悴的面容激起了深刻的感情。我敬祝羣衆的春安，在我說完別的話之後，我又說：『現在，我們前途光明了。』這句話有無量的意義，並引起羣衆的歡呼。

巧妙醫生——如像巴斯新來里教授 (Professor Bastanelli) 以及馬琪亞法瓦教授 (Professor Marchiatava) ——的巧妙的手腕將我完全治好了。那些希望我因病而死的仇人現在又歸絕望。我對於這些無勇氣只望別人病死的人十分憤恨。我現在更強壯更活躍了。我重說我以前曾經說過的話：『子彈穿去了，墨索里尼還是存在。』不久謀殺我的案件又接踵而來——這證明我的生存的困難。

這事由日尼邦尼 (Zanboni) 發起的，他是一個卑劣的社會主義者，他由捷克斯

洛伐克的社會黨得了十五萬法郎的兩個支票以作反法西斯運動的經費。他即用此三十萬法郎去預備謀害我的生命，他在戰勝紀念日舉事的。他埋伏於對着巴拉若琪日的德雷剛尼 (Dragoni) 旅館，在那一天，我立於巴拉若琪日的洋台上以觀與不知名的兵士們敬花同誓忠的大隊游行。

他預備了一個外觀很美的奧國來復槍，方不至失了他的目標。因為要避免人的疑惑起見，他穿一身陸軍少將的制服，在早上他預備動手了。但是他被發覺了。他事先被偵隨多日。在幾天之前加伯羅將軍 (General Capello) 很大的給了他一些錢及鼓勵。祕密社團也利用他。但是，同時日尼邦尼，加伯羅將軍及其他共謀人在預備動手之前一點鐘都被捕了。

謀殺案件的頭一件算完了。

一九二六年四月，當我正去參加國際醫藥大會的時候，一個英國的瘋婦人，被瘋狂鼓勵着，走近我的汽車旁，以槍射擊我！自我的鼻孔處穿過。只要再有一米達

之差，我就會致命了，她是一個瘋的，歇斯地里的婦人，她的主謀者迄未知曉。

我將她送出國境，使她自己去想她的失敗同她的愚笨。

在這事件發生之後，我不管我的鼻子的傷痕，我又赴全意軍官會去演說。我衝口說：『假如我向前，你們要隨着我，假如我退後，你們殺了我；假如我死了，你們要替我復仇！』

另一次是更危險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名陸西提 (Lucoetti)，他是新自法國回來的，他對法西斯和我都十分憎恨。他在維亞諾曼達納 (Via Nomentana) 波達皮 (Porta Pia) 前等候我。在沉靜中他本可以想他的罪惡的。他在羅馬住了八天，身帶炸彈。當我到巴拉若琪日的時候，陸西提認出我的車子了，當他看見我時，他立刻向我將炸彈拋來，炸去車的一角，炸彈落於地上，在我剛過去的地上炸裂了。我並未受傷，只是無辜的人却受傷而抬入醫院了。

這人立即被捕，除了他反法西斯的憤恨以外，考不出其他緣由。我並不拿此事

恨的到最有理性的，自最好滑的到最狂妄的——都以爲毀壞法西斯唯一的方法就是毀壞他的領袖。人民也看清楚這一點，他們要嚴重處置那些罪人。那些激怒了的法西斯希望去警告那些在暗中的陰謀者。

警察的力量是絕對需要的。我拿着內務總長的職務，制立保守統治的法令，這法令是新統一的國家生命的基礎。

我禁止所有的亂黨的出版物，牠們的目的只是爲淆亂人心的。他們的省委遣派職業的黨人到牢獄裏去。我們無時無地不覺得這些阻止騷擾與不忠實的惡勢力的法令所生的效果。

現在我必須結束說，我的強硬的政策已得了實際的結果。國人漸漸覺得法西斯與國家的活力是一而二，二而一。意大利全體人民都享受幸福；每人在法律之下都有保障的。甚至許多從前的亂黨也覺得一種有規律的生活是不但對於某一階級有益，就是對於意大利所有的階級都有益處的。在牢獄中的人，已是很少了，而叛逆

放在心上。在我會晤英大使以後，我一直到巴拉若琪日，與外國交涉使很鎮靜的談話，一直等外面有很大的示威遊行時，我的談話才中止。這時，在驚奇之中，英大使才知道方才有人謀害我的生命。

第三次企圖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卅一日。地點是在波郎納，我在那兒住了一天之後——富於生命，熱情，驕傲的一天。

一個青年的無政府主義者被陰謀家所指使，當羣衆正在鞠躬致敬的時候，他以鎗射擊我的車。我坐近波郎納的地方官名阿爾比納地的身旁，鎗彈燒了我的衣裳，但是，我還是平安無事。同時，羣衆激怒，其勢難以禁止，此人當場被羣衆制死。

其他企圖亦失敗。而人們的憤激也是無法禁止了。我知道，現在是應當想法禁止這些慘劇了。那些秘密結社，那些反對派報紙同那些欺騙的政黨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想法了結法西斯的領袖，這樣，法西斯就完結了。他們以爲現在支配意大利的運動是在一個輪軸上轉，是在一個人，一個單獨的人身上。所有的亂黨——自最可

也很少。我以我內務總長的資格，在一九二七年正月六日，發出一通告與各處總督，指示出對於人民他們所擔負的責任。

一種公正的，有目的的，調和的新意識領導意大利全體的人民並領導所有的階級。現在既無騷動，又無暴亂，僅是善與英雄道德的提高。在每個階級，每個市民中，沒有一件反對國家的事。沒有一件是拋開國家而作的事。

許多人畢竟睜開他們的眼睛看見這光明的，嚴厲的真實；意大利全體人民現在覺得在到一條正義之大路上的他們都是兄弟。責任的意識，行動的必要，公民生活的態度，都表示出我們的復活。所有的老政黨都永久的死去了。在法西斯的政治生命中是混合了道德的事實；牠是一個信仰。牠是一種精神的力量，她革新了我們偉大的，耐勞的民族的历史。

第十一章 新路

當一個人看見修造建築物的時候，斧錘釘鏈轉動不停，這時要去問那監工者對於蕭伯納戲劇的意見是不可能的，或者去問那建築師關於夏天戲劇將以東山或海濱為場地也是不相宜的。

要是以爲我同我的生活能與我所作的事分開來說，那簡直是笑話。法西斯意大利的產生與時間的變換同危險期間的消滅也不能分開的。我個人則繼續在這些事的織維中。牠們同我簡直混合而爲一了。別的人也許對於樹葉子的翻飛這件事上生出一些浪漫意想；而我則不然，我的環境，我的命運使我成了另一種人，他的眼睛，

一耳朵，他的每一種思想，每種意識，他的所有的時間，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樹幹上——人民生命上。

我的生命的可歌詠之處就是我的建設工作可歌詠之處。我一生中的可作小說之處，只是關於法令，政治，同國家將來的事。這些都是我人生劇中最香豔的一齣。

我回顧六年領袖事業之中，我看見種種問題的解決，每個問題都是形成我的生命和我的國家的歷史的一章。每一章，無論牠是短是長，是簡單或是複雜，都是人類的冒險，試驗與先進的歷史。

我對於誤解我的事並不十分注意。那些故意曲解我的，或者完全誤會我所作的及因為什麼要這樣作的原故，都是些太瑣碎的事。總之，我是太忙了，無暇去聽那些謠言。

那種回過頭去看落伍者的人只是白費時間；我假如寫我的生活——我的日常生活，我的活動的生活，我思想的生活，甚至我特殊的，感情的生活——我不能不寫。

我重建意大利及增進牠文化地位的步驟，所以我將我最近的奮鬥都聚集起來——關於與全人民有關的法令的奮鬥，關於我全生命中最出色的政治奮鬥。

我所寫的我的生命，表示出我的意志，我的行動，我的思想，我的結論都分兩方面。

我都將牠們用很簡單的文字寫出來，免去一切複雜的字句。我以為長篇大論是毫無用處的。這些字句簡直像兵在夜中被徵到永不能回來的戰場去，而那敵人又是對於原則上妥協的，並且是怯懦的，不活動的，並且不着實際的。

無疑的，有許多人現在拿我當作——或者以前也曾經——是世界和平的仇敵。對於這種人我無別話可說，只請他們好好讀我的自傳。事實的紀錄，是比與那些人作無味的爭論有價值得多。

頭一樣，要澈底的改革意大利的外交政策。要知道，我對於意大利與世界各國的關係中的經濟與精神上的可能性的歷史都很清楚。這種外交的改革，這種外交的

再造，對於我們是很不習慣的。在國人及外國的外交家完全明瞭與接收之前，必定要遇着許多嚴重的成見與誤會。

我完全瞭解一種新精神——一種新的嚴肅與尊貴的精神，我拿牠來統治我政府的一切大小行動者——能夠造出一種印象以打破國際傳統思想與組織以及一切現存形象。

要去開始創造一個穩固的基礎而不去革新外交政策，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依據一個有勢力而且豐富的國家的能力而去要求對於意大利有更好的評判的話，唯一的方法就是建立我們國際上相當的地位。

我希望歐洲各國的政府的負責人睜開他們的眼睛。他們一直盲目的以為意大利戰後是在搖動之中。

去使他們睜開眼睛注意意大利很不容易的。我用了長久的時間纔使外國明白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全無奸計的。牠是誠實不假的，並且很謹慎的。牠是坦白地根據事

實而行動的，所以希望外國也根據事實。這種彼此的瞭解自然能使意大利在世界的新世紀中站得更高的地位。

一九二八年春天，我在上議院會作了一篇演說評判我們國內的及國際的情形，以及意大利在世界生活上所發生一切大小事件。在這篇說辭中我的政治的全部同我的政府作的事都在內。牠指出我們對於增高意大利地位的雄力。

但是，在一個實體的可接觸的結果未達到以前，請任何人不要相信這中間的過程是很容易的。我知道得很清楚，有許多人對於羅馬的觀察是疑感的，他們以為羅馬是一個不負責任的騷擾的中心。我們國家的仇人，法西斯的仇人，千方百計的用不忠誠的態度，用曲解和謠言使外人對於我的誤解增加。

但是，真理總伏在簡單清明的政策後面的，並且能克服不正的態度，傳統的思想，投機的精神，及以往的謠傳。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雖然牠計劃得很好，並且受多數人的贊成

——沒有不受國內無知者與不忠實者的攻擊。所以，雖然我將內政和外交都安排得很好，但是還免不了一般人的惡意的批評，這是無足驚奇的。

這些人中的一個就是斯佛日伯爵，他在一九二二年曾任過意大利駐法公使。

這位多舌的，不負責任的前政府的官員是我們國家的阻礙物。他是與亞德里亞海案件有關，並且侮辱了我們國家的。這位糊塗的外交家還妄自尊大，不明白他在巴黎的可憐的地位。在意大利發生內變的時候，他因怕在國內失掉勢力，所以他作了許多不忠於國的事。他甚至在巴黎與法西斯政府搗亂。在那裏已經有許多政治團體對於意大利的團結精神有些嫉忌，斯佛日伯爵立刻公開的批評我的內政和外交，批評我的政治方策，批評我對於法西斯意大利的觀念。我立即給他一電電文如下：

『汝外交態度不佳。在余外交政策未宣佈之前，汝可考慮汝辭職事；命出如山，並非感情與憤恨之表徵。現命汝保舊位，不得故難政府，政府現為代表國家誠意之最高機關。我現等候汝之回電，以定我最後對汝之辦法。』

「墨索里尼」

他對此電來了一個含糊不清的答覆。於是我將他叫回羅馬，在一番談話之後，發現我二人意見完全相反。於是我將他撤職，這時的政治非身居下位者所能干涉。意大利的政治現需要命令，組織，與紀律。我們以前的駐外代表似乎過的淡漠無關的自治生活，與他們對於國家的責任相離甚遠。

我這次強硬的手段是一個很清楚的警號；無疑的是給那般想依主觀的態度而不受國家檢束的駐外代表一個警告。

這個問題解決之後，我將全副精力都放在我們將來政治問題上去了，這與未來很有關鍵。現在要應付以前政府大錯鑄成的環境了——就是那些充滿缺點而又不得不應付的許多和平條約。

意大利與猶哥斯拉夫的「雷巴羅條約」的傷痕還未痊愈。我現在要去考慮牠，並且醫治牠。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國會中我會站在條約的柔弱的立場上，

對於外交政策有所解釋與建議。我說——我時常如此說：『條約無論好壞都必須見諸實行。一個體面的國家不能有兩個政綱。但是條約是不永遠的，不是不能修改的，牠們是歷史的一章，而不是歷史的結論。』說到各國和外交的關係，我又說：『我們不能拿博愛主義來定我們的政策，也不能以諂媚而屈膝到別人的政策之下。我們要保持堅決嚴厲的自主。』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之中，我在勞山遇着法國的波安加雷(Poincaré)與英國的居庸。我在那時因與協約國接近而重新建立了與他們平等的地位。我們交換了許多意見；有的繼續維持好感。

因為我們的犧牲及歷史的關係，現在意大利在外交上也與英法並駕齊驅了。

當我在勞山短短的勾留期間，我會與羅馬尼亞的外交總長，同美國駐羅馬公使李却華、雪却秋特先生開會談判。我會解決杜得康尼(Dodecanis)的問題。

我到瑞士的結果如下：

第一，我使外國外交家明白我們意大利的新威信。

第二，在我個人直接與負責的各國外交家接近時，我將我們外交政策的新方式表示出來。

在這年十二月，國會作了幾次對於外政的宣言。我再檢察雷巴羅條約。又起始解決阜姆與達馬下的問題，使這種解決方法適合於以前的條件。我第二次遇着居庸爵士，我於是到了倫敦，我在那兒住了數天。此次我受了很大的優待。並且英國政治界的人都很尊敬注意我的言論。

這時協約賠款問題已發生了。我會與秋特先生同英國大使在羅馬討論此問題。我有一個計劃，我無疑的承認那是解決此問題的最好的辦法。我的計劃在協約國中引起了注意，但一部較劣的意見與法國佔領端爾 (Rhin)的計劃將我的計劃破壞了，此計劃依我的意見是解決賠款問題，與恢復德國的問題是最合理論的。這個解決將使世界經濟很快很有力的恢復原狀。

在我外交政策中，我必須解決許多國際上的經濟問題，所以我在一九二三年，便依據政治的背景，與其他國家訂立了一些商業條約，要是考察我的和平的國際交涉上公平的訂立條約的方法，而還稱我爲反對和平者，那簡直是笑話。

這些商約都可解決我們的經濟情形。一九二三年，我在日瑞徐(Nurich)簽訂意瑞條約；我承認華盛頓海縮條約，其他與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西班牙，法蘭西也訂定商約，並再與蘇俄恢復商業關係。

我們國際事務上的成績，表示了我們作到和平與友誼的努力，我們既不損失自主，又不被人利用，我們努力於製造和平，保持友誼，這和平是一步一步建造在事實上而不是基於夢想與不能實現的計劃上；在這一方面，我們也可算是一個理想家，我堅決的要將我們國家進於強健，但是同時要努力於寬宏大度。

整個的世界外交方策都變成陳舊腐化，充滿了領土慾與自私的微弱的計劃，這必須有効力的外交上的努力，才能洗刷以前外交的錯誤。

於是，我起始重新組織我們的領事館並裁減職員，這工作的範圍很廣，費時又多，因為我們必須去改建我們領事組織，這個繁重的工作終於是一意達到了。

在這外交複雜的政策中，同時我正在研究解決亞德里亞海問題的時候，我們的駐阿爾巴尼亞的軍隊在路上被亞德里亞海岸的匪人所襲擊，並且幾乎全部被害的消息傳來了。在這次不幸事件之中，安瑞克太里尼將軍（General Enrico Tellini）陸地醫副官（Surgeon Major Luigi Corte）礮兵中將馬瑞阿邦納西尼（Artillery Lieutenant Mario Fonacini）同法賴蒂（Farneti）都殉難了。意大利的在阿爾巴尼亞的駐防軍隊與其他國的駐防隊是國際和約定的，在那兒負有重大的使命，這次對於意大利及其名譽上的侵犯激怒了牠的知覺。在歷史上是有這種惱怒的前例並且有解決的標準，我將我們全國人的憤怒表示出來，立刻與希臘去一哀的美敦書。

我要求道歉，並賠款五十兆。

但希臘方面，置若罔聞，以種種遁辭來回復我的要求，她又竭力運動協約國來

幫牠，我立即派遣艦隊到希臘島加佛去，意大利海軍由此上陸，同時，我與各大國去一通知，國際聯盟宣言他們不能判斷解決此事，我繼續佔據加佛島，並宣言，如不能得圓滿結果，意大利將退出國際聯盟，這並非文字的侮辱問題，而是關係於意大利軍士的生命的問題，我對於這悲慘的一葉歷史決不忍受取一些空頭的代表就翻過去的，而也是不可能的。

因為我國人憤怒與我的要求引起了許多誤會與無意識的批評，但是假如我說出這簡單的事，就是小學生也能明白並且細味牠。

此案在各國公使會議中，在我們意料之中的得了一個於意大利有利的判決。

希臘允許所有我的要求。賠款也付了。我將十兆分配與希臘的政治逃犯中。得了圓滿結果之後，我於是將加佛的艦隊召回。這案件就算完結了。

但是，這個月可算是多事之秋了。法西斯的外交政策的新方式雖滿意於意大利人，但是外國人看見我的非常的外交政策是於他們有損的，並且是反對那些侵害我

們權利的勢力，他們有點不高興了，我不讓任何事件阻止我的進行。我對於希臘案、阜姆問題在上議院都曾作重要的宣言。我以為我們外交的最痛苦的「遺產」就是阜姆問題，但是，我還是竭力從事於此。以最小的損失的手段來解決雷巴羅條約上訂明的亞德里亞問題。

上議院贊助我的政策與行動。

一九二四年正月，終竟我與塞比亞政治家巴西克 (Pasio) 同猶哥斯拉夫的關員甯西克 (Ninovic) 訂立了一個意猶新約。這條約的結果，阜姆屬於意大利了。一九二五年的其他行動，使諾泰羅會議 (Nottuno conventions) 得了解決，規定了意猶兩國以後的關係，此種決定只等猶國的同意。

我們外交工作的結果，到底失掉了達馬下，失掉我們意大利人曾為牠們而犧牲的城市。這些在倫敦條約之中本可得到的。這個解決的方法最好不過是經過我與巴西克與甯西克善意的談判後之提議。

猶哥斯拉夫雖然並未承認諾泰羅會議，但我們的邊境已經堅守。猶哥斯拉夫本可表示好感；無論如何，我們現在可靜觀我們鄰人的掙扎了。

一九二四年的外交綱領，在上議院以三百五十票對六票廿六人未到會通過。同年十二月我與英新外交總長張伯倫氏會見。在各種外交事件上，我明白張氏是意大利和意大利人的朋友。

一九二五年，意大利與阿富汗之間又發生事故。在阿富汗國都中，一個意大利工程師比伯諾 (Piperno) 到彼處去工作與研究而被刺了。阿富汗政府拒絕給比比諾家庭以賠款。我立即提出要求。我雖然希望得圓滿結果，但我也願不損及兩國的國交，後來阿王在羅馬受了極熱烈而且誠懇的歡迎。

時事變換無常，新問題又接踵而起了。德人在我國東境作反意的宣傳。一九二六年二月，當上愛地日的混合人民被法西斯政策的公正，重要與魄力喚醒的時候，我將我們與不瑞尼的德人的關係很清楚地指示出來。我曾作了兩次坦白的演說使那

些怯懦與忸怩的陰謀家與專以感情用事者聞之喪膽。這種話在膽壯勢盛的人們中是不生效力的，在這次我又辭去一個公使波斯達瑞（Postari），因他在此德意重要關係之中舉動不宜。

我此次坦白的演說——日我在同一情景之下對付奧首相西伯爾（Seipel）的政策之言語中抽出來的——無疑的將德意在邊境上的關係弄清。

上愛地日問題是依照我國與各國的關係而構成的。正是在這時候，我接見了保加利亞，波蘭，希臘，土爾其，羅馬尼亞諸國的外交官。

因為這緊張的政治空氣，使羅馬一天一天的成了政治活動與政治意見的交換的中心。我所履行的忠誠的外交政策，既得全意大利人民的贊助，現在又使別國更不敢輕視意大利。忠誠的政策一定是成功的。我的性情中毫無混淆不清的性質，所以我的政策中也無這種弊病。我覺得我能用堅決與尊嚴說話，因為我有盡責任的入作後盾，他們有權去保持，並使別人尊敬他們。

我對着僑胞發出友誼與忠誠的公文；我不稱他們爲殖民，因爲在以前這兩個字有一種污辱的意義，並且含有一種卑劣的人類的涵意。我能保護我國人民，同時又不損傷他國人民的情感。這種保護乃根據於國際法與各國彼此間的善意的基礎。

意大利對於一切商人，宗教家，游歷家，好奇者，凡來拜訪我們土地之人均給與一切優遇。我使一切意大利人民尊敬駐留我國的外交代表。我不許人民有各方對於大使與領事不滿的表示以擾亂外交的談判。在意大利時局危急的時候，憤恨與反抗時常易表示出來，我常常控制這種的反抗舉動，使不出法西斯尊嚴的範圍以外，而外國報紙對於這種事總是言過其實，這種情形甚至爲意大利擔任維持秩序與紀律的人都不難於瞭解我。

在我指導之下的意大利外交政策是非常簡單，極易明瞭，並且根據以下幾點：
第一，我的外交政策是一種和平政策，牠不是根基於空話，不是根基於表情與紙上的交換意見，而是自國家的威信，及各種調和民族的種種條約中得來的。

第二，我與任何列強未結特別聯盟。反之，我只訂定了一些增我邦交的條約，特別與歷史上有重要關係的英國友善。

我對於小國的訂定條約也一點不忽略，因為這樣，意大利的影響才能普遍。亞爾巴尼亞，卽此一例。匈牙利，土耳其，也是其中的。因為要使地中海處於和諧之中，故我與西班牙交訂，因為要發展工業與增加外國貿易起見，我與蘇俄也恢復了商業關係。

那些看不出我的安靜尊敬的態度並非卑屈的人們，實在有點愚蠢，國際聯盟與羅加諾 (Looonno) 條約的外交家很瞭然於這件事。關於裁兵問題，我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我並未完全發表我的意見，因為我覺得有許多不妥之處。

我這時已改良了並且完成了領事組織，我換了許多純法西斯黨人。他們都是經得起戰爭與重建意大利的熱情之磨折。同時，我不忽略我們殖民地的法西斯主義，我希望將達到紀律與意大利人民的調和的標準推廣。這種事將來都集中到一些能代

表我們政策的人的身上。

現在，一種新生命的意識，一種驕傲的意識不但充滿全人民的心中，即全世界的意大利人民都有這種感覺。意大利現在是受了世界上各政治重要關係的尊敬了。

我的殖民政策與我的外交政策相合接的，雖然考慮了我們殖民的道德，而又不忘我們派遣去發展非美殖民地的好人材，但在歐戰前後，我們都不會認清我們殖民政綱的潛伏的能力，我們並未將牠有效力地實行起來。

依據我們的權利與戰事期間及戰後所盡的責任而言，我們的殖民問題本可得一個合法的圓滿結果的，但是我們失掉了這個機會。

殖民地的發展不僅僅是人口問題的理論的結果，並且是解決經濟問題的方式，甚至現在，雖然雖大戰已有十年了，但這問題還待解決。我們的殖民地很少，並且不能十分銳意改進。我們頭一個殖民地愛瑞德雷 (Eritrea) 到現在還未發見多大的變動。因為外交的關係，桑瑪里蘭地 (Somaliland) 擴張到英國的熱巴蘭地 (Ginba-

Land) 一。

後來，因為德維琪總督的高明的政策，將全桑瑪里蘭地都平定了，大宗的意大利資本都流入這殖民地，用作一定的目標，為意大利勞工預備工作。里比亞殖民地——包含色瑞納加 (Cirenaica) 同德瑞波里坦尼亞 (Tripolitania) ——在大戰時海岸與其他重要城市都被佔去了。在法西斯取得政權之後，就發現許多嚴重情形。但是都解決了，我們的軍事佔領政策與經濟侵入政策，都證明了我們在色瑞納加與德瑞波里坦尼亞的統治是無問題的。

在其他的兩個殖民地中，也生出復活的氣焰。德瑞波里 (Tripoli) 在這時已是地中海沿岸的最美麗的城市了。醫學家的會議審定這個地方是最宜養病的所在。城市內水也十分方便，灌田的水也不缺乏。我曾經一度拜訪此地，我確信此地改良的可能性，可以擴張到全部殖民地。其他在加瑞安 (Gairan) 也有一帶地土，牠的出產與肥沃直不亞於南意很好的地帶。在色瑞納加一帶也是同樣的情形。在這個地方我將

前政府所創設的畸形國會取消了。現在此地總督享有完全的勢力並擔負所有人民福利的責任。所有的這些地方都平定了。殖民繼續前往。資本與勞動都繼續流入。

這兩個殖民地並不能解決我們的人口問題。記着這一點。但是以我們的善意及我們殖民政策的好性質上着想，我們能使此兩個會屬於羅馬的殖民地增高價值，使牠們達到過去的偉大，並且增進意大利經濟進展的可能性。

因為使意大利重歸於和平的地位，及發展殖民政策以解決我們的人口問題，我費了許多晝夜的光陰，有時甚至不眠。但是，要是以為沒有這些國際問題和殖民問題而我的生活就很舒適了的話，這似乎有些詭誕。

現在，我轉過來說一說我們的驚心觸目的財政情形。

自由派在國會中的領袖皮諾在我進軍羅馬六月之前，說我們的預算表相差六千兆以上！

甚至依據我們敵人的報告，這財政情形確是十分嚴重的。我知道我接受了極困

難的遺產了。這好像前輩的錯誤與弱點造成而留給我的遺產。實在我完全明白，有這樣一個裂痕在我們國家「船上」，而要作長途的旅行是不可能的，假如我要恢復及提高我們國內外的債權，財政問題於是就變為我們最要謹慎，最急切要解決的問題了。

負的債與急需待付的款項不可勝數；因為迫於需要，不得不印出許多紙票，於是意大利的幣制愈多愈落低價值。跟着就是不負責任與煽動的政策以至於使那些暫時維持的計策都變成十分複雜了。這不但影響預算案，並且將我們整個的經濟生活同國家的效能都損壞了。

我竭力裁減無謂的耗費同那些只知領乾薪者，我恢復了收稅制度。在行政方面我也想法使牠特別經濟。又減少雇員。但是，我們的外債又是急待處置的。雖然我們的財源盡絕，而這誠實靈敏的行動是必定要作到的。

無問題的，國家與私人一樣，假如一個債務是承認了必要付定的，担了責任一

定要守忠實。

對於此項工作，我選好一個幹才；我的任命德斯太芬尼貴爵作財政部長，他是一個法西斯政治經濟學博士。他能裁剪費用，遏制劣跡，創造新財產新稅的來源；在這種情形之下，二年之內預算案就平衡了。

我將舊政府自戰時以來所留下的經濟組織一概取消；並將每省的治權集中，因為這些省都擔負了戰時的債務與賠款。我發行公債以解決這些問題，而這公債票立刻就聚齊了。

在我未實行極端節約政策之前，我希望對於因戰爭而殘廢了一人作一點有益的事。我用種種特權方法不顧我們的經濟，決定國家對於因戰爭而死者的孤兒寡婦特別優待，在我補償了這個戰爭遺留下的殘痕及為國家犧牲了性命的死者盡了責任以後，我很容易對付那些因戰事而漁利的人們。這種舉動無疑地是太厲害了。但是為什麼不厲害一點呢？這些不正的進益是代表對於那些犧牲性命財產者的一種侵

犯。

我一方面想法減少阻礙我們經濟生活與財政的東西，另一方面我努力鼓勵個人從事極度的生產。我是素來尊重積蓄的財產的，我現在使每人都知道財產遺傳的經濟的道德的價值。因此，雖然我贊成很重要的租稅改良法，但是我恢復了許多別的根本的權利——如承繼權。

這是很明白的，我決不會使遺產還要徵稅，要是如此，那就和社會主義的沒收財產差不多了，干涉承繼權將破壞家庭制度，我引起對於此事的爭論，但是結果人民都瞭解並且接受我的意見了。

意大利人很熟悉他們所受的紀律是值得我的欽佩，值得全世界的敬尊的，我們沒有大的天然財富，而我們的人民居然能忍受重稅的壓迫。所以在一九二四年末，財政總長德斯太芬尼不但在國會宣稱我們的預算平衡了，並且說在一九三五與一九二六年間要贏餘一百七十兆。

我以為所有的政府的策略的基礎是在乎一個敏明的，強健的財政計劃。現在，所有的政策有一個健全的財政預算案作後盾，則可謂一個完成的事實了。因為一個充分有能力的行政，同意大利負稅者的忍耐力，我們國家現在可應付所有的擔負，弄清所有的債務，在一九二五與一九二六年而在能華盛頓，倫敦兩度討論戰債的複雜問題。

我們是脫出危巢之中了。

我們不但注重中央政府的財政，國家財政既恢復了之後，政府用牠的力量與同樣的方法使所有的省縣的自治區的財政恢復。但這還不夠，我們考查所有的公司及工業的財政情形，普通說起來，所謂工業，便包含所有依據證券交易所的工業。

因為本國中的及國際的投機事業——在現代生活中是常見的——於是我們的工業股票與政府公債，假如將呂耳的價值與牠的購買金子的力量比起，是常常漲到不可思議的數目。

：甚至在意大利這樣一個靈敏誠實的國家，雖然投機事業永未猖狂，並且任何階級也未想自證券交易上得無限制的利益，但是還發生了證券交易的賭博狂。自然，有許多人喪失了他們的生命。有的傾了他們的家，其他墜落破產更是指不勝屈，但此種種並不足以阻止投機的瘋狂，我們財政總長決定干涉交易所的活動。我們必須取很嚴重的規律，這種自然與舊習及難於改變的商業傳統相牴觸的。或者因為這些規律施行太驟，牠們在中等階級及財政界激起一種反對以至弄成市面的騷擾。

我是時時注意此事的，這次的反對——是經濟的而不是政治的原因所致——也許是一個大危險，但我借此又可得許多經驗與觀察。我立即取反攻政策，一方輾化那些反對者。我的政策是十分溫和的，但對於那班投機者也絕不讓步的進攻。後來德斯太芬尼辭職了，伏爾彼繼任。在這件困難案件了清楚之後，我就將全付精力集中於戰時公債上。

在解決國家預算以後，我想我應該與英美討論減少我們戰債的合同。我深遺憾

表團到華盛頓去。其中之領袖爲伏爾彼伯爵同外交次長克蘭地 (Grand)。這次的談判是很見功效的。我們得到一個既滿意於美人而又保障了意大利的利益的合同。

一九二六年正月廿七日，與英國訂立一個差不多相似的合同，因爲我們與英國的關係不同，所以這和約稍有改變，於是我們對英國債務也解決了。英美都批准此和約，我們也很驕傲的簽字了，因爲這是我們公私事業上持久的，堅決的規律使我們對於我們所說的話守信，使我們一點不抱怨的付了我們最後一分錢的債務。

自然的愛國主義的表現，使我們頭期付與美國的款子不用國家的力量全由人民募集付清！

我相信，我們預算案的安全，華盛頓與倫敦條約，足夠使我們的工業界，商業界，銀行界相信我們政府的財政政策是十分健全的，我希望不久就可恢復我們的幣制同我們內外市場的信託業。

不幸，有的事我們以爲很合乎邏輯，而牠又不是那麼一回事。在一九二六年的

上半年，我們以金磅說起來，失掉了卡成工金磅影響了其他別的幣制，所以當我們的債權應該漲時反而縮了。我們的私人經濟生活愈來愈不穩了；因為擾亂意大利北部工業中心的經濟的虛漲情形，使經濟生活更是搖動了，這於意大利及中等階級要儲蓄錢的更是不滿意。

這種情形必須想法挽救。這樣一個有秩序的，安靜的，有紀律的國家，人民都不因債務而騷擾，並且工作也十分努力信仰，而且得意，而非要捨去健全的活力與產業而在那些投機家，寄生蟲手下討生活，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這些投機家與寄生蟲都很熱望呂耳降低而他們好從中得利，他們並且希望甚至想法使國家破產以免去他們私人的債務，免去他們自己的銀行的存款人的款項。全意大利人被這一羣不逞之徒破壞了。這是很嚴重的損失，並且於道德也有關係，因為破產的人民在世界上的債權是不易恢復的。

我研究了我們國家的，私人的財政的複雜現象已經很久了。我將我們的經濟情

形與我們相近的國家比較。我一刻不離地注意我們商業上的進出口貨物的統計。我能作一個確切經濟的評判，並且能說出話來影響意大利的經濟生活，因為我手上有充分的證據。

一九二六年八月，在中意皮沙諾（PISSANO）一個美麗的城中的廣場上，我作了一篇演說，這篇演說很著名，並且是我們呂耳恢復原狀及實行金本位的徵兆。

我到底決定對國人公開的說明這種情形。國外的兌換將我們國外的債權的不穩處顯示出來了。在這種混亂經濟之下的搖動是由於一些人秘密搗亂所致。我將投機事業想法遏制住了。又將那些使國家瀕於破產的人們制服住了。政府不能放鬆他們同他們的陰謀。因為這不但於將來的國家經濟有關係；即國家的名譽也都在危險之中。實在的，在某種情形之下，幣制的健全也可表示國家的尊榮，故應以種種公開的手段維持牠。當國家的祖業同尊榮在危險之中的時候，人不應處於朦朧之中。

法西斯以前曾經與國家以紀律，現在牠要將近視的投機家，損壞幣制的投機事

業轄制住。法西斯以前曾在政治界中佔勝利，現在在經濟界中如不努力，則將歸於失敗了。

所有的國際反法西斯主義被國內外的敵人所惑引而連合了這經濟的陰謀。我明白這不但是誠實與公正的問題，並且是意志的問題。於是我不得不發表言論了，以下是我說辭中的重要之點。

「假如我要作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宣言，你們不要驚奇。我不用一切官樣文章而將我的信念和我的決策很直接的說出來，這並不是頭一次了。我應當受人民信任，尤其在我對他們說話的時候，看着他們的眼睛，聽着他們血脈跳動的時候，我現在對你們說話，在這時我是正如對全意大利人說話，我的話要求國外的反應。讓我告訴你們，我要以我最後的一口氣保護我們的呂耳。我永遠不使意大利人受侮辱，我們已經努力四年，我們爲道德的恥辱與國家破產的經濟危機不惜作更大的犧牲。

法西斯的統治將要抵制所有用惡劣的經濟方法毀壞意大利的勢力。只要我們一

發現這種勢力，我們一定要消滅牠們，我們經濟生活的表號，我們長時間的犧牲同象徵我們堅持的工作的呂耳，我們要保護牠，我們堅決的要保護牠——無論怎麼樣犧牲！當我在這樣勤於工作的人民當中，我覺得我這樣的說法才能很誠實的解釋他們的情感，他們的希望同他們的意志。

市民同黑衫黨人，我現在已將我重要的話說完了，這話是決定要肅清這次的烏煙瘴氣的，並且使那種破壞主義的最後企圖不能得手。」

我所說的話對於那班藏在交易所的投機者簡直像一陣鞭打。這時交易所明白不與政府連絡而採取單獨行動是不可能的。他們覺出他們這次是上當了。

我並不只是說說而已。在九月一日的內閣會議中，我決定了保護我的經濟政策的條例。這些條例可總括起來：九十兆莫爾剛公債(Morgan bond)轉至「意大利銀行」，規定國家與意大利銀行間之核算；將國家通行的幣制減少二千五百兆；清算

康沙日阿瓦羅瑞(Consorzio Valori)的自治區。

除以上之外，還將租稅制簡單化，並取消一些雜稅，再互定保障節儉與銀行活動的新方法。

在十一月中，我因維持商業起見發行一種債券，我稱牠爲「里托瑞阿」(Limon)。牠的目的是使現金流通較易，並易使預算案的伸縮性大一些。爲公債所迫，我們的債務很重了，我決定將公債票收回。我所定的條款的性質都很劇烈，並且附帶着許多犧牲。但是當不安的時候過去了，我們就能起始我們靈敏嚴厲的政策；我們的呂耳漸漸出現於華盛頓及倫敦的市場上了，而我們的債權又在世界各國復興了。

我們要知道，自不穩定的情形中到我在皮沙諾演說後的嚴肅的經濟情形中不是沒有困難的。也有失敗與損失，起初一鎊磅值一百三十呂耳，後來落爲九十了。所有的這些免不了有種種損失，凡是經濟的弱者及缺乏經濟的抵抗力的人都受了極重大的損失。

要回復尊敬與嚴肅的經濟的地位是很難的；恢復原狀的困難與以前虛漲的容易

的程度一樣。我們將國家預算案與公債票減少；並起始解決我們的債務的政策，以期明白我們複雜的經濟負擔，並決定我們每年所付的利息。

情形慢慢見佳，因為要求一個更健全，更敏捷，更方便的組織，我決定先統一紙票的發行機關。「意大利銀行」才有發行紙票的權力；其他拿破爾斯，西西利等銀行都回返牠們原來的職務去作南意農業經濟生活的保護者及鼓勵者。

經過一年的困難，我們的預算案與意大利的經濟情形才算弄清楚了，在一九二七年，我們依據實際的根據實行金本位。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內閣會議中，對人民宣布呂耳有金本位作後盾，牠們之間的比例是由經濟問題專家判斷的，並且以為十分好的。

我覺得我有一種勝利者的驕傲。我不但領導了我的黑衫黨及政治的勢力，我還解決了一個複雜困難的財政問題，這種問題有時出乎政治家意志與影響範圍之外，並且有時受制於種種原因所造成的物質環境的支配。在這種事件當中，須對於經濟

生活有深刻的認識，對於人民的構成十分的清楚才能得着一個使多數滿意的一個結論。

到今日我們的財政預算案是平衡了。自治區的單位——省縣也使他們的預算案平衡。進口貨，出口貨，與牠們的關係都有一個正確的，一定的規律——我們的穩定的呂耳。

因為團結精神與確定的現象，法西斯意大利是正在創造一個新統治，同時，我們普通的政策的必要的補充與國家組織的精華是由於新的社團法制維持的。

第十二章 法西斯國家與其將來

在法西斯文化革新與實驗之中，其中一個問題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這個問題即國家的社團的組織。

在未討論此問題之前，我必須聲明，這個組織的階段非常長，我的研究，分析，討論是無所不窮其極。而種種經驗與嘗試又包含了許多教訓。

這種經驗好像一個航海的經驗。頭一樣，我們必須記着，這種社團的組織的目的並不在乎產生一些法律上的組織；在我的意思，這些社團的組織是由於意大利特殊情形的需要，在這種特殊情形之下，有一種經濟的限制，並且工作與生產還未因

經驗及充分的時間而發達。意大利，在政治復興的前半世紀，各種武裝階級彼此對抗，他們的目的不但是要政治的權力，並且爲我們有限的富源而奮鬥，而這種富源實在不足以使工作與生產的關係人分配。

與統治階級對立的階級——因爲易於參考的原故——我稱之曰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因爲受社會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的影響，不斷的與統治階級鬥爭。

每年都有同盟罷工發生；每年，肥沃的波河流域都有不絕的騷動，影響了收穫與生產。與我們同胞所應盡的責任而對抗那建立的和諧的意識的就是社會主義者工團主義者所煽動的各階級日常利益的鬥爭，這鬥爭是反對中等階級的，而中等階級又堅持他們反抗的地位，及期待救世主的降臨。公民生活並未進展一步。

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既無天然的富源，一半的土地又差不多都是山地，所以不能有多大的經濟能力。假如我們的人民還彼此吵鬧不安，假如各階級彼此希望消滅敵人，則我們市民生活永不能達到一種規律而發展成近代的民族。自由派與民主

派，每年——差不多每季——都在某一個地方聚會，喊出一個口號：「既不反動，又不革命。」——似乎這句話有一種確切的，無論如何，有某種的意義在內！

現在的情形必須要突出卑污的，部落性質的階級競爭的習慣。在大戰後，又跟着列甯不良的宣傳，人們的惡意識已佔了大多數了。騷動與罷工結果總是戰爭，以致弄得死傷枕藉。當工人們恢復工作的時候，他們心中充滿反對廠主的憤恨，無論對與不對，他們都以爲廠主是比世界任何中等階級還缺少見識。在農民與新興的城市的工業階級也有一種明確的誤會的現象。所有我們的生活都被政治的煽惑所支配了。每一個人都傾向於容忍羣衆的暴亂，假裝着了解牠並且對他們讓步。但是當每次騷動以後，某種環境又容許第二次的騷動發生，甚至比前次更厲害的衝突。

在我的意思說來，我們必須造出一種政治空氣使得政府人員有膽量去說熱烈的真話，去肯定自己的權利——假如政府付他以這種責任時，只有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才用水乳性質的手段，他們在國會中也想盡了方法，領導這些騷動的都是工廠工

人，鐵路工人，郵務工人及其他搗亂份子。但是，以前政府的威信好像一個死貓。在這種情形之下，僅只憐恤與容忍都可造下一種罪惡。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雖然每次都很盡職，但是牠們都不能將意大利各階級的權利與責任看清楚，分配妥當。法西斯對於這一步就作到了。

事實是這樣的，五年努力的工作，在各種重要性質中，已將意大利經濟生活，政治生活，道德生活轉變了。讓我再聲明一下，我所施行的紀律，並不是強迫的紀律；牠既不根據於成見，又不屈服於任何派別與階級的自私自利。我們的紀律只有一種見解，一種目的——意大利的名譽與福利。

我所施行的紀律是一種啓發人心的紀律，下等階級，因為他們的數目很大，並且最需要掛慮，故我常常盡我的領袖的責任將他們放在心深處。我看見鄉下人的時候，我就不由得不想到國家對於這般手足胼胝的人所應盡的責任。意大利的中等階級——農民階級包含在內——是比較一般人所傳說的好些。種種問題都是由於種種

不同的經濟利益的衝突而起的，這樣衝突使得生產團體不能聯合起來。沒有一個意大利的生產團體是社會主義所說的「吸血鬼」。現在國家對於不同階級的利益不再模糊不清了。國家不但盡力免去衝突，並且還有衝突的原因。因為統計同研究學問學的幫助，現在我們能詳示將來的出產。同時，因為中央及各處地方政府的幫助，我們正確的知道將來生產計劃的大綱。

最要緊的，就是我希望法西斯政府特別注意社會立法，這些社會立法對於我們國際的工業計劃，對於將來擔負發展工業的工人都有很大的關係。我以為意大利已進步到超過歐洲一般國家了；在事實上說起來，我們已經批准了八小時工作的規定，及強行的保險，童工女工的限止，工作後的消遣，成年工人教育，及肺病保險等等。自這種種看來，我是站在工人一方面的。凡不傷害我們經濟的固結的事我都起始去作，自工業危機保險到疾病的保險，自老年的養老金到軍事服務的限制，所有關於社會福利——凡是研究出來時於我們經濟有益或於社會快樂有關的事——我

無一不作。我希望給與每人一個機會去體會工作不是一種痛苦的需要而是生命中的快樂。但是這種複雜的工作都不能與社團制度的創造比較。這後項的工作是沒有一件能與他比擬的。

一九二三年，在我進軍羅馬數月之後，我堅持要批准八小時工作的條例。所有的羣衆在法西斯社會立法中找着了朋友，他們一致贊成國家性質的工團主義。我們將舊的職業式的工團改爲法西斯的社團方式。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的一個會中，我說國內的和平是政府最要緊的工作。政府有一個很清楚的行動綱領，公共治安，不能借任何原因以擾亂牠。這是關於政治方面的，但是還有經濟方面的，這就是合作主義。還有其他的問題，如同關於出口貨之類。我要用種種原則以提醒意大利的工業。一直到現在，我們的工業的自私性——不合作性太重了。舊的制度與方法必須一齊捨掉。」

我再往下說：『在人類與法律的利益衝突之上還有一個政府；政府處於適當的

地位以觀察全國的福利的，不能以任何個人的意思爲移轉的；牠是在任何個人之上，因爲牠不但要從事於現時的國家的司法的是非，並且還要顧及將來。政府表示牠對於國家生產力的尊重。在這種原則之下的政府，每人都應該服從牠。牠有一件應作的事務。牠一定要實施牠。牠要堅決保障全國的道德的和物質的利益。

舊的勞工組織與社團漸漸廢去了。我們將慢慢實行社團觀念。我不希望將工人們的假日減少一天，所以我將外國性質而又是社會主義國際性質的五月一日改到羅馬生日四月二十一日，這一天在意大利生活中是很榮耀的一天。羅馬是世界法典的發源地，羅馬法直到如今還是統治着公民的關係。要慶祝勞工節，我以爲這是最好的一天。

因爲我要使法西斯及社團法令在複雜情形之下實行，所以我召集了一個會議批准一個文件，我立刻將此文件宣布，並承認他是有歷史上的價值；這個文件就是所謂的『勞動憲章』。

此憲章共卅段，每段都是根本的真理，自最重要的生產的事，捭演到出產物平均的分配，勞資衝突法庭的評判，保護法的需要。

所有意大利各階級的人都歡迎這憲章。勞工團體的辦事員在他們的神聖的職務上比較唱高調的自由主義，民主政治，共產主義等，在雲霧中的朦昧的希望是能代表一種強壯國家中的東西，建設與實行是法西斯的事業。所有以前的社會主義者，工團主義者對於這新改革都十分驚奇與納悶。法西斯不是任何一個階級的保護者，而是全意大利人互相關係的規定者。這個「勞動憲章」就是法西斯政策的證據，並且引起世界各國研究勞動問題的人的注意。這「勞動憲章」是法西斯意大利的新憲法中的重要部分。

因為「勞動憲章」與社會立法勞動團體的結果，組織社團是必要的了。在這種組織之下，所有的國家生產的團體都集中了。所有的複雜工作，在他們的範圍之內，無論是勞心的或是勞力的，都要需保障與培養，在法西斯國家中，每一個市民不再

是一個自私的，不是一個有反社會，反集團的法令的個人。法西斯國家用社團法人法的觀念將人們與他們的能力放在生產工作中，並且我將他們應盡的責務解釋出來。

在這種新觀念之中，很地合理產生出我們的代表制度，市民之所以有價值者，原是由於他的生產力，他的工作，同他的思想，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已經二十一歲而握有選舉權了。

社團法人法制度的國家，所有的國家的活動都反映出來了。工團的組織形成新組織的一部，也是很合乎理論的。因為新政治與社會的實現所造成的這種需要，就產生了國家政治代表的改良。不但政府的新官員依着能力與所代表的人民選舉他們的後補者，而這些新官員是經過法西斯大會 (Grand Fascist Council) 的選舉與批判的，此會的目的在產生一個最美好的，最穩固的，最有代表性質的，最有專門學識的政府負責者。

我們解決了許多重大的問題；又剷除了所有經年的騷動，不安與疑惑，凡此種種，都足以破壞我們的人民的心靈。我們給國家工作以一種法律及保障；在各階級的合作中，我們發現了我們的能力與將來的勢力，我們不消耗時間於無味的爭訂與衝突中，因為那些都是煩擾精神與破壞我們的經濟力與團結力的。我們認為衝突是富者的奢侈品。我們必須保留我們的力量。工作是生產的唯一力量，所以在我們國會中這種工作份子是不多數的，因此我們的國會可算是全意人的操持生命的舵工。

同時，資本並未如俄國的夢想那樣被消滅了，而我們還以為牠在生產中的地位漸漸更重要了。

在我的自傳中，我已數次聲明，我希望將我的政治生活織成一個有生機的而且一致的，我不希望對於意大利生活只描寫一些外觀的東西；我希望深深地影響牠的精神。我的工作是根据於事實意大利人民的實際情形；自這些真實的活動，我得了許多教訓。最終，我成就了一種有用的和現時的結果，這就是我們國家將來的基

礎。

我所鼓勵而又十分注意的改革之一就是學校的重行改組。這種改革名曰「日地爾改革 (Gentile Reform)」——此名由教育部長而來，他是我進軍羅馬以後立即就委任的。教育問題的重大是不能逃出關心民運的政治家的。我們必須十分重視學校。公立學校，中等學校，大學都影響人民生活的傾向——無論是道德的，經濟的。我起始就注意此問題。或許因為我以前曾作過教師，故我對於青年人及他們的發展特別感覺興趣。在意大利，文化本是比較高的，但是因為缺乏經費而尤其缺乏精神的原故，故公立學校也就江河日下了。

雖然文盲的百分數漸漸減少，有的地方——特別皮德孟——甚至沒有不識字的人，但是人民並未自學校得着教育的相當的教化的根基——身體上的，知識上的，道德上的。中等學校是擁擠了，因為只要形式上的種種試驗，無論誰都讓進來，甚至那些不應入中等學校的。我們缺乏選擇法的知識測驗，又不能將個人依照職業與

教育來分析。如同磨子繼續的轉動，磨出一樣的傢伙，最後再在各處了結他們的生。這般死人將公共服務的功能都減低了。至於大學呢，也造成一般木偶似的所謂『自由藝術』(Freearts)的律師與醫生。

在這時候，這關係全國精神生活的教育制應革新而成一個正確的，精密的，有生機的組織。我們將中等學校不良份子都排斥出去，並將我們歷史上，世傳的寬宏的文學美術的潮流灌入公立學校內。結果，在教育界施行新紀律是必需的——每一個人都要服從這紀律，教師是頭一個應如此作。

我們要知道，意大利教師的薪俸非常的低，這個問題我一俟我們國家的預算案解決了，我就應付的。我不肯使教育受經濟困難的待遇。吝嗇的政策是由於以前自由的民主政府而來。這樣，使教員有所借口對於他們的責任漠不相關，並且被不正的思想侵入，甚至反對國家。不良的情形到了最高點時有的教員扔下他們的位置而逃，這種情形不但在初級學校是如此，就是在大學也是家常便飯。

法西斯以紀律來阻止這種情形，這紀律無論高級與低級學校都要遵守，尤其是那些負責指導學生去嚴守秩序和紀律，並維持人類服務的最高觀念的人應該遵守。

在以前我們曾經有一個教育法，牠是自加斯提(Cassini)而來的，成於一八五九年，其間經過古比諾(Coppino)，但尼阿(Daneo)，克雷達諾(Kredaro)等人的修改，但是牠的根本還是未變，經過我們黨的熱忱重新改革了牠；我們加上教授法與道德的觀念在內；我們將新意大利的再生的精神灌注在內。偉大的思想與偉大的革命造成那解決許多問題的正當時機。拖延多年的教育問題，現在也得着解決了。此處不能詳說如何的改良。但是，我可將我與教育部長商定的根本原則說一說。牠們可以總括以下幾點來說：

第一點，國立學校只為那些有資格者而設的，凡不得入國立學校者可入其他學校。

這一條將以前民主的觀念以為國立學校是為每人而設的思想推翻——那種情形

好像將寶物與廢物放在一個籃子裏。中等階級以爲學校只是一個服務地方，所以也不尊敬牠。他們希望學校愈寬縱，他就可很快的達到他們功利的目的——以學位及學校作進身之階。

第二點，在國家考試時，國立學校學生與私立學校學生均享同等的待遇，考試是由國家指定的委員會執行。

這一條是與英國同樣的鼓勵私立學校。對於天主教會設立學校者很有益處，但是使舊式的反教會的人十分不高興。我以爲這能使國立教育以外的求學機關自由發展。

第三點，國家十分注意私立學校並激起國立學校與私立學校的競爭，以提高文化程度並增進一般學校的文化空氣。

國家司法權並不因此種私立學校而損傷，反之，牠監視所有的學校。

第四點，中等學校的入學許可，必須經過考試，學校要向人從文化那方面走，

並且將以前民治學校的變亂的情形及苟且的態度除去。

因爲以上的幾條及其他的改良，初級學校於是有兩個絕不相同而又互相扶持的目的。一方面預備進中等學校，一方面牠自己又完成普通教育的一種高等法式。

中等學校又擴充以下的機關：

(甲) 補習學校——由以前的專門學校改建，牠自己一方面是有完全的新的課程。

(乙) 高等專門學校——求高深的專門學識。

(丙) 大學科學預備學校——較專門學校稍高，代替以前的「近代預備學校」，及高等專門學校的數理部，並預備升入大學理科的課程。

(丁) 教師專門學校——一個純粹的人文及哲學的學校，代替以前補習學校同師範學校。

(戊) 女子高級學校——一個普通文化學校，自成一種完全的學制。

(三)大學文學預備學校——與以前並無多大改變，不過增加了一些文學美術性質的課程；牠的目的也是預備進大學各部的。進大學之先，必有入學試驗。中等學校，大學科學預備學校，文學預備學校的結束考試統名之曰準備試驗；所有的課程都加以改革，以期適合近世文化。所有的學校都有拉丁文，除了補習學校同中小學的宗教科。

所有的這些學校有一個很要緊的法規要實行的，就是每一種學校必成一個單位有機體，班數與學生都有一定，備取學生可以經過考試漸次插入；凡不得入以上之學校者可入私立學校。

這次改革的實行將以前人民的舊興趣，舊思想，尤其是功利主義的精神都推翻了，這樣免不了引起一些惡感。而反對派報紙利用牠以為攻擊的目標——特別是塞拉導報；但是這次改革在我指導之下努力進行，並且是我們意大利教育與文化復活

大學的改良與中小學的改良同時進行。其目的在將大學生分在不同的學院中以免學校無謂的重復，凡國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學生入學試驗都由國家舉行。即非國家委派之人 (Libera Docenza) ——與大學行政委員會有關之人員——所立之學院亦被改革，其委任將不再屬於各部私自執行，而由於羅馬的中央委員會。

一次，在法西斯大學代表會來見我時，我對他們宣言，「日地爾改革」是我所決定的方案中的最革命的一種改革，因為牠將自一八五九年以來的情形完全改變了。

我母親是一個女教師；我自己也曾經在初等及中等學校教過書，所以我自己懂得教育問題。因為這樣，所以我必定要使牠有一個具體的結案。意大利的學校不久又要在世界上站着相當的地位了。自我們的大學講座，自我們的科學家和詩人的拾頭，意大利的思想又要重放光明了，同時中等學校是為人民預備專門及行政人材，而公立學校是為民衆的公民教育與公共道德締造根基。

我已經決定，借各大學的合作，將法西斯經濟部門，法人法部門其他有關於法西斯文化的機關都建造好。這純學者的，純專門學識的世界，被法西斯主義所浸潤了，法西斯用實際的，理論的，精神的，經驗的熱忱及複雜的行動以創造新文化。

比法西斯大學還使我注意的就是巴里拉國民童子軍 (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Balilla)。牠的名字是由野史上一個熱那亞的小英雄的名字而來的，在這種團體之下，所有的青年與小孩子都組織起來。現在我將牠改良，不再像以前根據各種的遊戲結合，及散漫的政治學校及其附屬學校，牠是以體育的操練與國家的紀律訓練的。他們習慣服從，並且眼光遠大。

因為要表示我對於教育維新十分注意，於是我到卜魯日亞大學講演。各學者都承認此次講演闡發了他們對於青年的義務的世界觀了。

後來，我要對於文化及研究科學，美術，及文學名家以一種貢獻，我設立意大利

利科學研究會，其中會員都是名垂不朽者。

我們國家軍隊自一九一九，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後漸漸衰微。我們人民之花是被侮辱與屈服了。

在自由政府時情形之不佳，有時甚至陸軍部長發出通告，勸告軍官不要在公共地方穿着制服並攜帶武器，以免流氓光棍的挑釁。

這種反常的情形——爲國家的原故，這種情形愈收束得快愈好——是由法西斯來推翻的。這情形是那時人民所以急於革命的原因之一。現在，我國的精神不同了，國家的軍隊是國家保安的，可尊敬的，有價值的保障。

我對於軍隊也有一個清楚的，不猶疑的計劃，在一九二二年我進軍羅馬之後，我立即任命地日爲陸軍部長，他是一九一八年大戰中的名將。在維托瑞阿維乃士之後，他很沈默，他因鑒於時局的艱難，會對尼蒂政府提出抗議。我又任命大戰時我們的海軍領袖達安德雷維爾爲海軍部長。一九二三年四月地日將軍在閣議中提出

一個軍隊改良的完全的綱領。此次會議是一個歷史上出名的會議；關於軍隊改革的根本議案也在此會中決定了；以後我們對人民又作一個嚴肅明白的宣佈；自此次會議中，我們的軍隊已有了一種新生命，「在我們全國最高福利之下，完成我們受託的偉大的使命。」

我已經完成對自己，對國人的頭一個誓約了。我立即又將我的精力轉注在航空的復活的組織上去，這個問題是以前政府絕對不許的。這件事是很容易的；每樣事都要重新作起。飛機塲，飛機，駕駛者，組織者同專門家都要恢復。我們航空的仇人，都以一種放棄的，喪氣的，不信任的感情灌入。意大利人民中許多人以為這武裝勢力必先視爲一種遊戲才能發展。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用盡我的精力——我以個人的注意，個人的懇摯以鼓勵。我的目的到底達到了：德皮來杜 (De Pinedo) 馬達賴納 (Maddalena) 等入飛行的成功，飛行隊的成立，航空大操演等都足以表示意大利的航空，不但在意大利，就是凡在有空氣能飛行的地方，都可以顯示我的航空

的精巧與威信。

海軍也是同樣情形，我將牠的組織重新安置，單位改良，將艦隊完成並且使牠的紀律實行。第四點，因為競爭與勇敢的精神，國家保安的義勇隊組織成功了，牠分成一百六十隊，都由著名的軍官同法西斯黨人領導。這些隊伍是很偉大得驚人的。

結果，我們的兵營與軍艦都成了和平的保障者！軍官都將他們的行動專注於人類身體上以及教育上的改進，軍隊的訓練都依照現在的戰術。牠現在也不像以前那樣不盡職了，因為要擔任維持公共秩序的責任，這責任是全體一致擔責任的。近五年來，兵營完全為戰策操演而不為別用。

以後，地日將軍因病辭職。弟日阿爾日阿 (Di Giorgio) 將軍繼任。但是，我以為有將國家所有的武力集在一人指揮之下的需要，所以我擔任了海陸空軍的總長一職。因為這樣，我發表一個全部軍官的大元帥，這些軍官都是計劃並且實行將我們

的全副武力趨重在一個目的上——勝利。我們的軍事精神是非常活潑的，牠不是侵犯的，但同時不要被人侵犯。牠是和平的，但同時也是時時小心戒備。

要將法西斯復興事業完成，必得還要提到幾個比較不重要的問題，因為國家的尊嚴與實力的原故，不得不立刻解決。

政府退休的官員，在戰前所得的養老金很少了。這時因為幣制低落，他的少許的養老金又受影響。我使他們的養老金與金價及生活需要相等，以保障他們。我又與牧師打算盤；這是一個公正的與必需的處置，在以前秘密結社的政治下，在民主政治下，這種處置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因為他們都是反宗教的。意大利共有六萬牧師。他們與歷史上政教之爭是無關係的。他們完成他們靈敏事業，並且在宗教上處處幫助人民，對於政治毫不過問，尤其在法西斯興起以後，這情形更入佳境。他們不願將所負的使命上的精神性質損壞。自然，一些不好的牧師是被攻了。但是，凡忠於聖經盡他們的職務而表示與人民以一種博愛的，神聖的真理的牧師都受國家幫

助的。因為他們之中有許多貧窮的，所以我立了一些法規以改進他們的生活條件。

關於公共建築的政策，以前是帶有一些選舉制的色彩的；所要作的公共建築都零碎由各處決定，既不是按照有組織的計劃，也不是按照必需的計劃，不過使各地的投票者的各團體滿意而已。我阻止這種合法的殉私。我建立了公共工程局，將一切的公共工程都付託與我信任的人，他們都絕對服從中央政府，並且不受地方利益的影響。這樣，南意的大路才因此改好，我將全國的水溝，大路，水港的計劃都發表出來。這些都是很對的，各地方立刻就起始實行。所有的政府官員現在受了一種新的激動，有了一種新的威信。國家的一切大小公共事業，鐵路，電報，電話，專賣權都重行起始工作。有些人甚至對現在這新規律譏笑。這很容易解釋的；我們不要忘記意大利人民歷年來都習慣於反抗紀律的；他們習慣於苟且生活及對於政府的行動與工作的喧鬧和怨恨。有些舊的心理態度的遺痕還時常流露在表面上。有時他們甚至呼喊，因為世界上還有所謂程序與效力。一些野心家希望打擊我們強壯

的秩序與紀律的成功。但是現在，國家不是一個抽象的，不知道的東西；每處每日都有政府的存在，凡住在國內外的人都覺得法律的神聖。這好像美國那種一切公共事業都在絕大效力指導之下，而地方政府以前曾經零落，現在也變成熱烈與靈敏了。

我特別注意國都羅馬是一個全宇宙的城市，每個意人及全世界都愛牠。在羅馬帝國時代牠是十分的偉大，到如今還是保持着光明。牠是一個歷史的地點，並且是基督教的發揮的中心。羅馬是命運與歷史的城市。牠也是新意大利的國都。牠是基督教的地點。她曾經指示並且還繼續指示全世界的美術與法律。

我不能拒絕使羅馬有藝術上的美麗，政治上的秩序，並使其有紀律的任何經費與方法，牠有天然港阿斯細亞（Ostia），有新的道路；牠可以成歐洲最有秩序最清潔的城市。我將羅馬的一切紀念物都隔絕起來，這樣，以前的羅馬人與現在的意大利人的關係是更美更有暗示了。這種重新估價——差不多可說重新建造的工作的實

行，並不損害意大利的其他城市。牠們每一個都有牠們古昔都市的特性。其中如卜魯日亞，米蘭，拿波爾斯，佛倫蘭斯，巴來莫（Palermo），波郎納，都靈，熱那亞都有牠們高貴的歷史價值值得尊敬；但是沒有一個能比得上羅馬及牠永久的光明的。

有些著作家是很精密的觀察者，所以我們的政治一步一步的改變，他們是一步未放鬆的守着，在某一個時間，他們發出一個有趣的問題。爲什麼在一九二二年十月革命成功之後，而法西斯黨還不解散？

因爲要回答此問題，就不得不指出幾個重要點，歷史告訴我們：凡是一種革命運動必定經武力才能變成合法的事，甚至對於參加此運動的人也要用武力。每種革命都有意想不到的，複雜的現象，在歷史上的某一時候，以往的英雄的犧牲，可爲將來的人們的最高志趣的殷鑑，但是，在我的一生，我是不值任何人的犧牲的；所以我要用勢力來阻止不振的現象，阻止異端及私利與競爭。我寧願事先防備，不願

事後再用壓迫。

假如是必要的話，我是時常表示堅決的。實在的，我時常想，一個黨派既將全權責任負擔起來，牠就應當知道如何去施行外科手術——即主要的手術也要注意——以反抗黨的分裂。因為我個人的情形——我個人創始這個黨——我時時支配牠。常有退出黨的事發現，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政治方針不同，而只是爲個人的野心，但是，因為他們損失了價值與羣衆的注意，與他們的自私的暴露，這樣的情形就漸漸減少了。

我的無問題的支配意識使我有使黨繼續生存的把握。還有別的使我們的黨不應解散的理由。頭一樣，一種感傷的動機深印在我與國人的靈魂上。法西斯黨員——尤其青年人，他們以一種盲目的，絕對的，深沈的崇拜跟隨我。我將他們自學校，事業，工廠中引出來，再領導他們經過許多驚人的變動。這一般青年遇着危險時一點也不猶豫。他們將他們的地位，甚至生命財產都拿來冒險。我對於以前的義勇隊

一直到如今還應該感恩他們；去解散我們的黨，頭一樣就是一種不知感恩的行動。

末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我以為我們意大利政府新方法的形成是法西斯的責任。這種新方法的形成必有待於勞動的活力，經過一番選擇人的程序，並且軍事領袖不應臨時找人。我們應該貢獻我們自己的人以盡職的地位。按照這個意思，在我們統治之下，政府與黨是並行的。我們的黨已捨去暴力的鬥爭，但是我們還保持着不妥協的性質。有許多事證明我們不能以新的世界來補舊的。我不得不為將來預備後補軍！政府的領袖應該是黨的領袖，就如同世界其他各國國會的領袖就是政治的領袖一樣。

因為要維持公共治安，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政府對於法西斯發出一警告書。其文如下：

『凡法西斯黨員皆應為秩序之保障者。凡擾亂秩序者，無論彼有否入黨證，皆為社會之仇人。』

僅此數言，就可以表示法西斯統治之下我們黨的地位與責任。

在一九二二年我們遇着許多困難。因為種種緊張的經驗，以致黨到了神經過敏的境地。在很困難的時候，黨曾作過全國福利的領袖者。我們的革命並不像其他的革命經過長久流血的時代，我們只有一時的戰鬥。事後，我已用我的意志將暴動控制住了。

但是，反對派報紙的態度十分奇怪，自由派色彩的塞拉導報同社會主義色彩的前進報——同床異夢者——同樣的激烈地批評法西斯的行動是暴力的，同時，他們希望法西斯的試驗立刻完場。按照這些政治的診斷者的意思，這不過是一個短期試驗，法西斯不久就要碰在國會的礁石上，或者因不宜於領導意大利生活的複雜的事而破滅的。我們能逆料這預言的不幸結果，因為這樣，我必須——尤其在第一年——繼續注意我們的黨，牠一直是有功效的，不怕批評與陷害，並且預備接受任何命令與調遣。

黨又發生了一個嚴重的危險，就是黨員入黨太濫了。我們起始的帶戰事性質的少數人，現在漸漸加多了，所以我們不能不限止入黨了。我們法西斯的團結精神以前已經證明了的，現在舊世界的份子要混入。假如這事實現了，則所有舊的思想，舊的弊病與混亂都將恢復舊觀，而不能保持經過教育與信仰的黨的膨脹。黨如增加了投機份子，則將失掉活躍與原來的精神。我們必定要阻止舊勢力的侵入。黨能就此繼續下去而不破壞意大利新青年復興的運動。

一九二六年在我停止黨的登記以後，我將我的全副精力，注意力與方法用在青年的選擇與教育上。學生軍 (Avanguardia) 組織成功，同時巴里拉國民童子軍也組織好了，後者是一種青年男女組織成功，因為他們的名譽與工作，我最近才選好他們，並且稱爲『法西斯統治的無價之青年』。

這個計劃得了一個非常的結果，因為這樣，黨從來就未遇着真真的危機。我相信我有能力待時而動，並且在相當的時候攻擊而又不帶遮掩怯懦與奸滑的假感情。

在這種守護的預防工作之中，我身旁總有許多黨中的各部的部長，他們給與我無限的幫助。米捷斑琪在進軍羅馬之前就領導法西斯黨。他將我們運動的暴動的性質平衡下來，適應了那時政治情形的需要，因為那時政治必須以靈敏的手段對付。正因為如此，他是一個絕好的關員，現在，他在還政府中，是我內政的一個大幫手。他有一個頭號的政治腦筋——沈思的腦筋；他在任何時候都是忠實的。我們的統治在任何時候都可依賴他的。

桑桑賴尼貴族 (Honorable Sansonelli)，他曾加入歐戰，現在是「歐戰兵士國際聯盟」的主席；現在也在我們的政府中。他曾經對付了受秘密結社的影響的「出黨」運動。

在某一個時期是反法西斯勢力報復的時期，舊的自由派雖然散散了，但是新統治下還容忍他們，但是他們却不明白種種發生的事。他們又回復他們以前的態度；意大利的秘密結社還在與他的無盡的，不可制服的小活動，以及腐化與分化同時發

展。這些惡勢力甚至襲共黨的故智作種種陰謀舉動。一九二四年九月，在熱安達指導之下組織了一個新的總部。關於熱安達的法西斯活動，我以前曾經說過了。在這年的下半年，國內外的反法西斯活動在各條戰線上的勢力都膨脹起來了。一九二五年正月三日，我用言語將這種勢力制服住了。但是，接着我又決定我們黨還應保持堅決不合作主義；因為我心中有這種打算，一九二五年正月十二日，我任命羅伯爾士法爾納西先生 (Hon. Roberto Farinacci) 為黨的總秘書長。

法爾納西知道如何表示他是受託的人了。自他整個的事成功與結果看來，他是很盡他的職份的。他被獲了國內各處的「阿文提諾」運動 (Aventinismo) 的巢穴；他將黨的政治的道德的不妥協主義提得更高，並應用我在四次被暗殺後所宣布的特別法令以抵制反對者與陰謀家及反法西斯的罪惡。我緊接着以黨來應付這報復運動，並且隨時預備必需的行動。法爾納西是法西斯創造者之一。他自一九一四年就很忠誠地隨從我了。

在他完成他的事業後，奧格斯托杜拉第先生 (Hon. Augusto Turati) 便繼他而起，杜拉第是歐戰時的勇敢的戰士，他有清楚的腦筋，高貴的性格，他將黨改變新式樣以適合於新時代及新意識的需要。他對於法西斯羣衆完成一個偉大的，必要的教育改進工作。除了這些黨中的重要份子以外，我必須提到組織「巴里拉」的雷納土瑞西 (Renato Ricci)，組織義勇隊的曼爾琪瑞 (Malignoni)，大膽的行政官馬瑞來里 (Marinelli)。勇敢的戰士斯達瑞斯 (Starace) 及組織波郎納的法西斯的阿爾比納地。

黨產生出法西斯意大利的地方官，產生出工團組織的份子，領事官和各部總次長。漸漸，我將整個的政府放在一個整個的不妥協的線上。差不多所有的位置都畀與法西斯份子。在我們四年秉政之後，實現了我的「一切政權都歸於法西斯黨」的公式，這句是我一九二五年在羅馬一個法西斯黨會中說的。

我竭力克制我的煩惱的心。我竭力避免走入黑暗。我不要盲目地下我的結論，

我將以往的需要與將來的事實混合在一起。因為要使我國有完全的法西斯的性質將黑衫黨的活力與新精力灌注在國民生活的各部份的原故，我不但不將法西斯黨的統治將勢力取消，並且反使牠的勢力增加。這種自政治的組織轉變到國家永久的組織是保障將來統治的堅固。我親手建立了代表制的基礎，這代表制是根據於意大利的各團體，意大利整個的利益的，我已將「法西斯大會」定為國家確定的，憲法的機關。法西斯黨，一方面是獨立的，一方面與法西斯意大利的機關是如鋼一般的結合堅固。

現在有一個引起國內外人士注意與誤解的問題——就是意大利與教會的關係。一八七零年的保證法令 (Law of Guarantees) 相信是解決這個問題的，自法西斯興起後，因此而國家與教會還未重大衝突。當然有一時宗教改革，新教徒被國家所壓迫，但這是既沒有瞭解牠的具體的理由，也沒有什麼深刻的意義。

宗教和平的關係是法西斯統治的貢獻。在以前，因為歷史性質的爭論，傾向於

黨派的嫉恨了；反宗教的活動以種種方式發展，有許多「自由思想」的團體；而這種活動只是增加秘密結社的惡劣的政治勢力。那時一般人的思想以為宗教是私人的事，並且不允許有公共行動。

一方面反對宗教是膚淺的，粗暴的，在他方面，教會因牠的不能瞭解新的意大利，因牠的固執，所以更引起敵人的怒氣。反教會的勢力甚至禁止宗教的徽章，禁止學校的聖經，這時期是社會主義秘密結社的膽大妄為的時代。這種思想是應該剷除的。我們將政治宗教的原理與天主教信仰的精華劃分開。那時的情形造成了許多謬誤，這些謬誤自一八七〇至一九〇〇年的不合作政策 (Policy of abstention) 到國民黨所造的悲慘的回憶，國民黨到一九二五年漸漸變成宗教的布爾希維主義了，我決定清理這種情形，使牠在政治上，精神上都無可再活動。

這種困難的情形，充滿了誤會與迷信，現在被法西斯所救了。我對於國家與教會中嚴重的情形，我不欺騙我自己；我不愚弄我自己，以為我能解救最高理論，最

高利害的衝突，但是我竭力研究這些不同的傾向，和不可屈服的脾氣，假如將這些情形調和好了，則宗教的信念，宗教的儀式與崇拜的方式都要再興了，並且脫離政爭。這些都是新興國家的道德同公民發展的要素。

說實話，教皇的朝廷並未十分瞭解我的工作。或者因為政治的原因，他們在我所作的事上一點沒有幫助。我的工作並不容易，也不輕快；秘密結社佈滿他們的反宗教活動的密網；這種活動支配那時的思想，影響了出版界，教育界，司法界，甚至影響了重要的軍隊。

要表示事情到了什麼程度，只要一個重要的例子就夠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法西斯革命成功後，我在國會中曾作了一篇演說，臨末還訴求上帝幫助我的困難的事業。好的，這句話似乎不相宜！秘密結社所盤據的國會，上帝二字已經是廢止好久了。甚至國民黨——所謂天主教黨——都未想到或提到上帝。在意大利的政治家永想不到這神聖的東西。有時，他雖然想到了，但是政治的機會主義同怯懦

又阻止了他，這種情形在國會中尤其明顯。現在我大膽來說這句話！並且在革命緊張的時候說這句話！什麼是真理？那是公開承認的一種信仰，同時，是一種實力的表現。

我看看宗教精神慢慢復興了；教堂裏又擁擠起來了。牧師們又被人尊敬了。法西斯已經幹了他們的工作，又盡了他們的責任，並且現在一直還是作他們所應作的。

我已經說過，有一些宗教團體尚未重視或瞭解新意大利政治的和道德的復興的重要。

頭一個不瞭解的表徵是在法西斯統治起始的時候：起初，所謂的天主教黨加入我們的政府，希望與我們合作。然而這次的合作却使我們之中有許多沈默與誤會，在六個月之後，我迫不得已將此黨的關員清出我們的政府。

我發現國民黨與秘密社結聯合。但各政黨在意大利政治舞台上還未被打倒時，

國家與教會的困難就反映在意國政治上了。他們曾經重覆討論羅馬問題。歷史的力量使他們相信他們的觀念。筆墨上的爭論，客觀的討論都以為這問題沒有成熟，並且不可解決。或許兩種心理，兩個世界處在歷史上和不合實際的對敵地位上彼此衝突。這兩種對敵的勢力，一種是在宗教上有很深的根柢，並且依據羅馬人的倫理的勢力而生存，另一種有在上帝之下的一種一律平等的普遍性質。

目前，法西斯以最高的忠誠瞭解並且尊重教會的實力：這是天主教每個人的義務。不過，政治與國家福利的保障和奮鬥也是現在法西斯意大利人工作，我們希望看見我們不朽的和無雙的聖彼得教堂被人尊敬，同時不希望混在無綱要與缺乏愛國精神的政治勢力中。無論教會的代表錯誤到如何程度，沒有人想將牠的普遍性質取消，但是每一個人都有權對於意大利天主教的不忠實而抱怨，並且可以憎恨牠對歐洲潮流的贊同，對於此點意大利是常守沈默的。意大利的信仰現在堅實起來了。法西斯給國家的宗教以一種活力及鼓勵。但是，牠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國家及其功能上

的最高的權利 ●

第十三章 前途

有些讀我這自傳的人，必以為這是我的學生的傳記。假如他們是如此的相信，那麼他們是誤會了。要是會相信一個人在四十五歲就能完結他一生的奮鬥，這簡直是笑話罷。

內心的，私人性質的日記是老年時和閒談中的材料。但是我無意於寫任何日記。牠只能表現很小範圍的意識，對於取急烈活動的人是無足輕重的！

卅九歲的我，已經是革命的首領和政府的主持了。我不但沒有完成我的事業，而且我往往感覺到彷彿尚未開始呢。

我將臨到最好的時間。我在這時也向着牠走。但是，我很驕傲地說，我建造好了法西斯的根基。許多人問我將來的政策是什麼，並問我的最終的目的究竟何在。

以下就是我的回答。我自己不希望什麼，我也不爲我家庭打算；不要物質的享受，不要名譽，不要歌頌功德的東西，不要歷史上能站地位的稱讚與議決。我的目的是很簡單：我希望使意大利偉大，被人尊敬，並且使人畏懼；我希望使我們國家不愧牠的尊貴的和長久的歷史。我希望我們合作的最高形式加快牠的發展；我希望使我們人民有永久的更大的興盛。我希望創造一個政治組織以表現擔保並障護我們的發展。在我的希望中，我不厭煩的注意我們新生的和重生的意大利。窮我所有的能力，所有的精力，不要停止，不要中斷，使人民得着他們的最完滿的機會。我不忽視我們人民的經驗，但是我用我自己的份子，用我們的能力，用我們的歷史，用全意大利人民的精力以建造我的事業。我對於我們羣衆的福利，希望，同傾向都加以十分研究。我對於生活的改進都用力推動。我估量並領導這種改進。我希望以法

西斯新的力量去奪回我們已失掉了千百年的歷史。我的堡壘就是我們的黨，牠已經顯示過它的驚人的力量。我信賴青年人。他們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都是有心靈貫注而腦筋靈敏，精神熱烈的人爲之領導。我不拒絕任何忠告，甚至來自敵人方面的，只要牠是忠實。我對於不忠實和隱匿的仇人流氓及賣國者以及以卑污的手段來損壞尊嚴的意識，及國家人類的感情的人都十分輕視。在遠遠號叫的失敗者，已傾覆的政黨的餘孽，損壞國家的陰謀者，這等的人有時連沈默的尊嚴都沒有。

我對於黨人十分嚴厲。我時常干涉他們的過度的放縱。我對於羣衆十分接近，能聽見他們血脈的躍動。我研究他們的志望與福利。我看清我們人民的道德。我窺探他們的清白與健全。我要與罪惡和不良風俗奮鬥，並且要打倒牠們。以前借口爲保護而設立的所謂「自由機關」完全取消，用新法西斯根據事實而來的理想，代替牠們空虛的幻想。

空氣與光明，力量與能力，光輝與顫動，充滿了意大利無盡的天空！最高的公

民和國家的觀念領導人民達到目的地，人民都好像生活在偉大新鮮的春天。牠鼓勵我長久的工程。我現在止是四十五歲，我覺察我的活力，我的工程與我的思想。我將我私人的利益一概捨去；我像一切市民一樣，將我整個的身心都用來服務於人民的身上。我是他們的公僕。我覺得意大利人民都瞭解我，並且愛戴我；我知道只有不阿私，不怯懦，不偏邪，而又充滿了忠實的一個領導者，才受人愛。

現在，將我所作的說完一遍後，我知道復興意大利民族的法西斯已經迎合了歷史的需要，同時牠將來也是如此，並且無疑地將要在二十世紀的歷史上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

譯者附言

在諸位閱者讀起或者讀完這本書時，千萬不要存一個偏見，以為譯者是個法西斯黨員或者信仰法西斯主義。譯墨索里尼自傳不一定是法西斯黨員或信仰法西斯主義者，猶如譯馬克司傳列寧傳而不一定是共產黨或者是相信共產主義者一樣。

但是，爲什麼要譯這本自傳呢？

本年八月二十五日紐約政治學會格林氏演說中有謂「中國真正之需要，應有一種領袖如墨索里尼，胡佛，斯丹林，以指導國家命運。」這是對的。我們中國現在革命條件完全成熟了，人民都希望改革，無知者望「真命天子」出現，而有知者則

望一個真真的領袖的人物。但怎樣才算領袖人物？我們中國所需要的墨索里尼，胡佛，斯丹林又是怎樣一種人？我們所以要翻這本書就是想試試以解答此問題——自然，我們之單單翻譯墨索里尼自傳，並不是說我們中國的領袖一定要如墨索里尼其人者，只是請讀者以清晰的腦筋，遠大的眼光，考究我們中國已往的歷史，考究我們中國的民族性，分析我們中國最近的政治狀況與世界情勢，以墨索里尼，胡佛，斯丹林等人作一種參考，培養我們中國的領袖人材；不過有一點我們要知道的，就是：不管他是墨索里尼也好，斯丹林也好，領袖之所以為領袖都有他們共同之點。因此：你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也好，無政府主義者也好，共產主義者也好，資本家也好……都不妨拿此書看看，不要看見牠就繃眉頭，而就皮相地認為牠是反動的。

現在國際間擾攘最熱鬧的問題，是「歐洲聯邦」與「世界第二次大戰」；無論這兩件事是否將要實現，而墨索里尼之為這兩個問題中之主要人物，則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在白里安氏提出「歐洲聯邦」後，一般人皆以為可實現，而墨氏最近言論中有「

……組織歐洲聯邦之理由，今日尙欠缺之，此種組合，需要一大驅發性的力量爲其理由，而在今日歐洲國際大局中覓不着此種力量，歐洲尙未爲一種外力所壓迫，聯邦或將造成此種壓迫。汎歐羅巴遭汎亞美利加及汎不列顛之對抗，乃意中事……」，他以爲在歐戰後條約未修改之先，歐洲各國因利害衝突，這聯邦計劃不能實現。美記者辛孟智 (T. H. Simons) 在美國雜誌上發表「歐洲聯邦之推測」一文，內有「故在今世之歐洲，政治仍重於經濟，國家主義仍爲國際主義之大阻，蓋歐洲當今人物，非白里安而爲墨索里尼也。」由此種種我們可見出墨氏在「歐洲聯邦」問題中之重要。我們要明白白里安的「歐洲聯邦」的建議的前因後果，我們就不得不明白墨索里尼，這也是我們翻這本書的原因。

最近法意糾紛，愈結不解，各國政治家皆以爲這兩國的糾紛將引起世界第二次大戰。墨索里尼曾謂：「余信至一九三五年時，當能使歐洲今日之情形，引起變更之必要，和平條約，缺點甚多，凡由爭戰及和平時所發生之問題，必須得一解決方

法，余信此於相當時間，必能實現，目下各國中，實有此種國家，彼不能久居於目下之情形也。』由墨索里尼此語，似乎大戰將於一九三五年發生。因此，凡是要研究未來的大戰者，也要明白墨索里尼，這又是我們所以要翻譯此書的原因。

雖說是『墨索里尼自傳』，但是其中並未提到墨氏私人的事，因為墨氏一生只在政治上奮鬥，他的傳記就是他的政治奮鬥史，也是意大利自一九二二——一九二七的政治史，所以這本自傳也是研究意國政治的良好參考材料。

因為要急於使這本書與國人見面，並且我們還要忙於其他的事，故翻譯的時間較短——二十多天——其間難免有錯誤遺漏之處，還請閱者多多指教，以期再版時修改。

其中有幾處因為字句的方便，參加意譯法，但對於本文，總是力求忠實。

一九三〇，九，十日譯者於北平

現代青年書信

邱尼山 著 實價七角

現代青年書信是一本書信體中劃期的，啓蒙的青年讀物。

一，思想的新銳——這部書在各方面都不愧爲站着在時代的尖端及社會的指導層，爲了青年思想生活的進步，並爲了思想生活進步的青年而作的一部劃時代的書信讀物。

二，內容的普遍——這裏提出的都是青年實際生活上的問題，並給以正確的分析討論和批判，是普遍青年所需要的普遍內容。

三，材料的分配——在材料方面，大而至於世界，小而至於個人，以及青年時代的各階段，均有一定的分量。體製的完美，文筆的優異，範例的詳盡，爲任何同性質的書信集所不及。

四，編制的顯趣——有「書信寫法」一卷，說明了現代書信的本質，特點，分類，及其他如信紙信面等，擇論純係根據最有現代風的著作而成。有「文藝書信」及「學術書信」各乙卷。「社會書信」「學校書信」「家庭書信」亦各占一卷，不僅具有文章風趣，又復可供實用參攷。

五，書價的平賤——全書十五萬言，字數與內容均富，印刷又與文筆媲美，售價僅七角，這點可以說是完全實現了「高級的書籍」兼「低級的書價」的理想。

上海光明書局發行

日 記 小 品

模範日記文選

戴叔清編
實價七角

你

也會懷疑到：文學是說話麼？這真想給你一個反證。在這些日記裏，不但沒有謊話，即使無聊什麼閒話，什麼私事，什麼幻想，什麼人性，都盡態地記載着，因為這些本是寫來給自己獨自看的，爲減輕自己的苦悶或預防自己的遺忘而寫的，並不是企圖發表的。唯其這樣，所以日記文的內容，若不是展開了自己的私密，便至少是大胆的說話，不僅是真的文學的模範，而且是日記作法的實例，就是隨意讀來，也自覺情意學切，興味盎然！

閒

來，在春天的金陽之中，在夏天的陰柳底下，在秋天的蒼茫的夕暮，在冬天的叫喚的爐邊，縱談一些「良辰美景」，或是「曉風殘月」，這種逸興，直欲令人飄然飛去；如果興到神會，就把當時口中所談的閒話，用筆頭移到紙上來，這種即興之作，便是何等舒暢輕快的小品！現代的名文學家，在這種狀態中，不覺写下了幾許妙手偶成的小品了。我們在搜集了這些小品，並研討了他們的寫法之後，便完成了這一部最有風趣的編制和內容都極其充實可愛的「小品文講話」，請讀者來親聞作家的聲歎罷。

小品文講話

石華編著
實價七角

上海光明書局發行

重版書

- | | | | |
|-----------|------|---|-----|
| 中國文學史大綱 | 譚正璧著 | 一 | ·四 |
| 中國文學進化史 | 譚正璧編 | 一 | ·三〇 |
| 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 | 譚正璧編 | 一 | ·六〇 |
| 墨索里尼自傳 | 佩登合譯 | 一 | ·五〇 |
| 愛之渦 | 張資平著 | 一 | ·七五 |
| 熱情 | 邱韻錦著 | 一 | ·六五 |
| 暗雲 | 王獨清著 | 一 | ·二五 |
| 明珠與黑炭 | 張資平著 | 一 | ·四〇 |
| 上帝的兒女們 | 張資平著 | 一 | ·二〇 |
-
- | | | | | |
|---------|------|------|-----|-----|
| 柘榴 | 花 | 張資平著 | 一 | ·五五 |
| 素描 | 種 | 張資平著 | 一 | ·四〇 |
| 社會進化史大綱 | 陸一遠著 | 一 | ·〇〇 | |
| 中國社會組織 | 長野朗著 | 一 | ·〇〇 | |
| 汪精衛詩存 | 雲澄編 | 一 | ·二五 | |
| 汪精衛集 | 恂如編 | 一 | ·四〇 | |
| 中國革命史 | 貝華著 | 一 | ·四五 | |
| 評胡適近著 | 潘公展著 | 一 | ·三五 | |
| 現代文學雜論 | 曾景深著 | 一 | ·四〇 | |
| 帝主與中華民族 | 董霖著 | 一 | ·七〇 | |

上海馬路

光明書局發行

門市部 四馬路五六五號
分店 漢口特三區保華街

新出版書

模範日記文選	戴叔清編	實價七角
小品文講話	石荃編著	實價七角
現代青年書信	邱尼山著	實價八角
前路	冰瑩女士著	實價八角
從軍日記	冰瑩女士著	實價五角
麓山集	冰瑩女士著	實價六角
碧血代替了唇脂	嚴夢著	實價四角
春之煩惱	陳福熙著	實價五角
深淵下的人們	邱韻鐸譯	實價一元

新書出版預告

- | | |
|-------------|-------|
| 1. 青年創作辭典 | 錢謙吾編 |
| 2. 現代語辭典 | 李鼎聲編 |
| 3. 中國文學家辭典 | 鄭正璧編 |
| 4. 長安城中的少年 | 王獨清著 |
| 5. 離合(長篇創作) | 張資平著 |
| 6. 綠村的戀愛 | 葉舟女士譯 |

上海光明書局印行

黑蒙里尼自傳

784.58

佩壹魏谷譯

805

15171

學號	姓名	借期	還期
20112	何能榮	16/2	

三民主義青年團
中央幹部學校圖書館

借書簡則

- 一 請愛護圖書
- 二 借閱圖書以兩週為限
- 三 借閱滿期者不在此限
- 四 續借者須於借期前一日以前
- 五 借閱書籍如被損壞或遺失須按價賠償

中華民國二十年一月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廿一年十月十日五版



注意。
本書蓋有本局版權圖章否則即係盜版望各同業注意

墨索里尼自傳(全二冊)

紙面本 實價一元一角 (外埠酌加郵費)
布面本 實價二元五角

譯者

魏佩 谷 壹

發行者

光明書局

印刷者

光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五十五號 光明書局

門市部 四馬路五六五號 分局 漢口特三區保華街五號

78
601046

